

楊塵
因惹

龍韜虎略傳

歷史武俠小說



上海時遷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7342B

俠義
廉明

王陽明演義 一名龍韜虎略傳

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談學理山僧驚虎嘯 | 失女子鄰婦說梟雄 |
| 第二回 | 諸暴客集會訂奇謀 | 余半仙訪友施魔術 |
| 第三回 | 活神仙孤身探王府 | 野鴛鴦寒夜結幽盟 |
| 第四回 | 宸濠見詩急訪異士 | 余欽入府遍媚羣僚 |
| 第五回 | 千里孤身負骨歸葬 | 長宵古廟野鬼弄人 |
| 第六回 | 蔣福銓倚枕談怪物 | 王德輝入寺遇妖魔 |
| 第七回 | 慶登科賢德母訓兒 | 占異兆寧馨子入世 |
| 第八回 | 巧了環對主說異事 | 狂和尚訪友作奇談 |
| 第九回 | 王華愛子奉命尋師 | 孟和迎姑爲母祝壽 |

王陽明演義 目錄



210181

420 移交

第十回 新春迎師王孟課子 中秋賞月主僕吟詩

第十一回 一席話解二子脫圍 四百金誘羣奴入轂

第十二回 五義村小兒媳離家 七里橋表兄弟遇劫

第十三回 林樹人婉言平衆怒 秦王廟停棹訪盜踪

第十四回 茶寮閒話密探羣雄 古廟獨遊巧遇奇丐

第十五回 談劫案四維假龍鍾 探賊巢二王入虎穴

第十六回 二神童被劫蹈危機 三寨主愛才授武藝

第十七回 陷水寨二童幾招兇 入賊店兩客同遇險

第十八回 夫婦行凶貪功召禍 主僕脫險轉危而安

第十九回 受激刺二次探虎穴 觸機關三人陷天堂

第二十回 蒙面客單身救兩孺 大力丐一人擋衆夥

俞序

明新建侯餘姚王文成公守仁。以進士官巡撫。自太祖建國。迄於思宗。間凡二百八十年。文章武略。無出其右。終武宗之世。殛大帽山之賊。平宗室宸濠之亂。天下翕然。其功業彪炳於簡冊。不具論。以言文事。自明初宋濂劉基方孝儒解縉諸家而後。楊榮楊士奇輩出。鼓其權勢。以平易爲臺閣體。時人眩習。不知其非。李夢陽何景明之徒。起而矯之。然其文尙艱深而忽義理。獨文成崛起。博大宏達。以氣節爲當世昌。其後李攀龍王世貞梁有譽七子。雖以高華偉麗。龜秦漢。而相沿詬病。不免爲袁宏道艾南英所譏。惟文成步昌黎之後。起累禩之衰。久而彌彰。比明儒學案。又彬彬可考者。間嘗思之。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文成蓋三有之矣。當其築室陽明洞時。參造化之變。體心性之深。主孔孟之學。而別以良知良能。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又曰。五十而知天命。老子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寡。不窺牖。知天道。不出戶。知天下。佛說容盡諸法實相。如是。

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本來究竟。而陽明一貫通之。曰。知能。是孔子所謂天命。老子所謂谷神。佛所謂禪。耶回所謂上帝。天主者。陽明無不盡之。程朱之學。曰。靜觀主敬。陽明則正坐以悟。知能坐而思。起而行。此何等魄力。豈泥塑木雕不動不食云謂哉。大乘正覺之義。致知格物之道。意在斯乎。是諸教之所運會。千古一人而已矣。自有陽明。迄今五百餘年。三島人士。尙武士道而談元虛者。稱必以其學。勗必以其行。頂禮膜拜。買絲繡之。返觀中土。儘無復有闡發其所學者。何哉。鄞縣姜俠魂。素輯隱俠之史。昌國粹而雅好王學者也。與丹徒張厚齋。思所以普通王學之道。厚齋昔在滬濱。剏古今美術社。今主環球圖書公司。亦嘗以發揚國光爲職志。二子同一詣。因別爲陽明演義。謀於譙北楊塵。因而主其筆。塵因以藝文鳴於時。有年矣。必能使文成之學術。充之於篇。化之於俗。而傳諸世人也。其首卷旣殺青。剏闕垂成。俠魂尺素遠來。索爲序。余固未見其書。不敢妄置詞。因就向之感想於王學者。書而歸之。俾世知文成之立功立言立德。足以貫三教而垂千古。後之從而學者。苟得其所至。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可止可進。無往不利。誠亦陽明其人。陽明其學與
大中華民國十五年八月。上虞俞印民識於泗水漁隱廬

序後附記

余世居上虞城南。與陽明先生故里。相隔僅一姚江耳。少時聞著舊言。有虞人許
半珪者。陽明之受業師也。精青烏術。擅奇門遁甲。博通經史百家。尤曉兵法。世居
城中。其家甚貧。衣履不自周。妻磨豆腐以給。終歲無溫飽。其後課陽明館於其家。
謂陽明一生學業。盡得力於此師。縣志敘其爲畸人。邑人至今稱曰地仙。余登蘿
峯。其上蓋有許半珪之墓。題曰明處士許璋先生之墓。門人王守仁敬立。其書適
勁。似陽明而較端正。則是爲陽明之師無疑。是殆夷齊之徒。管輅之流。隱逸而遺
於世者歟。抑天之將降大任。先使其人爲授其學。養者歟。昔曹娥以度尙之誅。辭
中郎之題碑。而傳王充以論衡而名於世。虞多賢者。獨半珪先生。懷抱利器。身爲
公卿之師。而不得聞。儻所謂至德民無得而稱道者耶。印民并記。

莊序

吾國學術多因而少創。偶有創者。舉世目爲異端。憶年十五赴童子試。同舟中宿儒數人。有誦及致知在格物之八股文者。余曰。若如陽明之說。以行文不更饒趣乎。宿儒大譁。連斥邪說不休。嘻。此王學之所以不振乎。陽明先生之言曰。『其說而是。出諸販夫走卒之口。吾從之。其言而非。雖周孔吾未敢信。』微論良知之說。果合于心性之學。與否。卽此寥寥數語。已足以拓後世之思想而有餘。顧自有明以來。墨守宋儒之說。如裹足女子。不敢越繡帷一步。則雖有陽明獨創之說。而于文化仍無補也。夫文人學士。其智高于販夫走卒多矣。而思想猶如是。則于販夫走卒又何足責耶。老友俠魂書來。謂『楊君塵因近方著王陽明演義成。吾將刊而行之。』余研王學二十年矣。喜其說之能獨創不規之於古人之言也。思有以廣之以爲國學光。而學義深奧。非尋常人所可與知。曠志久矣。今有楊君清麗之文以闡發之。復有俠魂創刊以傳布之。則所謂販夫

走卒者。繼自今。得於尋常之事實中。領良知之奧旨。庶足以合于『愚夫愚婦可以與知』之義矣。夫甯非學術界之幸運也乎。

中華民國十五年八月蛟川莊病骸序於四明時事公報編輯部

姜序

余閱世數十年。知人心之漓。惟足以救之。故歷年來所刊書。以尙俠者爲多。雖然。聖人之道。中而已矣。俠固可敬。而其所爲。往往失中。非生而使然。無學以濟之也。古之所謂俠客義士者。吾縱未嘗目見。證以史傳所載。舍身救人。時有近於摩頂放踵之舉。夫使舉世之人。一一皆如所爲。則一一皆自輕其身而死於非分。吾之提倡俠義。又何以異於教人自殺耶。故比年以來。深恐社會之受吾益者少。而吾之貽害於社會者多。思所以救濟之。使羣符于中之一字。此王陽明演義之所由刊也。國人皆知吾華之病。內紊於亂臣賊子。外逼於強鄰帝國。羣思所以脫此羈陋。以履自由平等之域矣。顧其所以

能造此境者。則有恃乎民衆。民衆之所以不屈不撓者。有賴乎民德。不東觀扶桑乎。據彼邦人士言。日本之興。於物質爲醫藥。于精神爲王學。然則王學之功。不亦顯然可分哉。而又恐義旨深奧。常人未能窺見。爰請楊塵因先生著爲演義。以先生一生之功績。表示其學問與經濟。使讀者于酣暢淋漓之筆墨中。漸移默化。而收王學之功效。是則塵因著書之志。亦卽余刊印之志也。

中華民國十五年八月姜俠魂敘于振民編輯社

自敘

余與姜子。剏王陽明演義。迄今已三度寒暑。然剏草之初。匪敢自詡蓄有深意。顧亦有感而作者也。夫世界爲萬物薈萃之區。古今萬變。離奇莫測。所謂政治焉。法律焉。文事焉。武功焉。經濟焉。教育焉。商務焉。工藝焉。家庭焉。社會焉。舉凡一類之組合。卽一同性之物類所構成。物與物爭。人與人競。爰是世界之潮流。翻動而社會之道途。卽繇是不

平矣。雖然事事物物不平而自平。平而復至不平。輪轉循環。歷百千萬劫而不化者。脫以人事常例衡之。狀若劇變。而以自然變化例之。直如白雲在天。偶幻動象。波濤入海。怒翻狂舞。不過於水面縷一痕耳。所謂以動觀靜。平而不平。以靜觀動。不平而平。歷古今五千年以還。如酋長如專制。如君憲如民權。如聯邦如共和。如共產推而至如世界大同。仍歸於渾渾噩噩之境者。何一非循環輪轉。周而復始哉。孔子之尊王。墨子之博愛。佛家之倡輪迴因果。何一而可逾越循環輪轉之原理哉。是故學理無新舊。道德無古今。善運用者。則各適其適。彼不善運用者。則偏新失於浮誇。偏舊失於腐窳矣。陽明先生。其生於帝權積威之下。文治武功。爲千秋法。而其倡之良知良能諸說。概發于性理之眞。爲歷萬古而不泯滅。此陽明先生之所以縱橫萬古。而可以獨闢門徑者也。今滄海橫流。學說龐雜。欲求一中正之說。而力挽狂瀾。洵不易得。然求諸陽明之學。以挽頽風。庶可獲其中流砥柱矣。姜子有見於此。爰有陽明演義之剞作。能否得傳其眞。爲社會造福。則又非姜子與余所敢自詡也。

中華民國十五年九月一號塵因自敘於海上寄廬

姜俠魂徵求舊著「仙俠四季劍」

俠魂性好武俠小說。以推己及人之心。於清末宣統間。曾撰仙俠四季劍十回。爲未完之稿。由友人付諸石印。訂成一本行世。其書面白底綠字。內容托名續貂於漱石生仙俠五花劍之作。裝潢簡陋。文詞蕪膚。本不足當大雅君子之一噓。茲緣繼續前書起見。爰特徵求海內同好。如有此冊。直寄鄙人。當班即贈定價一元二角之最新敵輯武俠小說一部。聊作報酌。

上海新開路新康里一一七四號：振民編輯社姜俠魂啓

俠義
廉明

王陽明演義 一名龍韜虎略傳

第一集 上卷

譙北楊塵因撰

長沙張冥飛批

古董姜俠魂評

第一回

談學理山僧驚虎嘯

失子女鄰婦說梟雄

寒沙漠漠。古木蕭蕭。冷月一丸。孤懸天表。那幾株枒杈枯樹之下。低圍着半堵土牆。柴扉虛掩。斜透出一縷燈光。被天空的月色所壓。黦綠如古墓中的燐火。倏明倏滅。奄奄若無生氣。再向那柴扉中。睽去。乃是三楹茆屋。坐東向西。那傍南兩間。已是黯無星火。祇有北廂那間斗室之中。燃着一盞短擎清油燈。光燄如豆。室之中央。橫設一張短脚臥榻。左壁橫懸一幀狂寫的殘荷。墨跡爛斑。灰塵盈積。右壁間排列着兩張斑竹書架。架上橫七豎八。亂堆許多書卷。彷彿多年不曾修理似的。迎檐開了兩扇竹牕。牕下設着一張書案。這書案之上。祇有那一盞垂死的油燈。一把缺嘴的瓦壺。一方破硯。一支

秃筆。其外就亂堆着十來本破爛不全的舊書。那書面上的字跡，都模糊得看不清白。比時有一位老翁，年紀約在六旬左右，鬚髮皓然，粗衣布服，端坐在案前，默息不語。那案側坐着一箇和尚，年約四旬，神色却也清逸和藹，手拿着一串佛珠兒，兩唇頻頻微動，閉目靜坐，不曾聽得聲息。

開篇先以一儒一佛登場，包括全書宗爲救人救世之意。

半晌，那老翁拈髯說道：「天子仁明，奈何闖奸當道，賢哲之士，流散於野草莽英雄，很多浪跡江湖，不安寢饋，宸濠高踞江右，野心蓬勃，一旦大舉，必致流血成渠，殃及鷄犬，綠林之雄，再乘風而起。他時奸擄淫掠，自不堪受。小民何辜，罹此塗炭。我佛慈悲，應施佈何種法力，解此浩劫？」彼僧急合掌誦佛道：「善哉善哉，天下安危，本無定數，孽自人造，禍自人受耳。天心卽我心，我心亦卽佛心。善惡的造因，等於反掌。一剎那間，治亂已定。這又何必問人，更又何必問佛？各人捫心自問罷了。」

若此兩言大有深意，惜市人不自省，悟故深陷煩惱之中，不能自拯矣。

老翁默默點頭，又久方說道：「方丈此說，却是一種自治的妙諦，果然孽自我造，那一番禍事，當然由我而受。倘若孽自人造，我又無辜受其禍殃，似這等是非，又應以何種理論判別？」

駁得亦極有味。

彼僧接說道：「此說却

不能限定爲現世觀的。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造來世因。今生作者是。我佛倡言因果。若窮那善惡休咎的由來與將往。須作生前與死後的三世觀。却不能作眼前現世觀的。循環皆報。變化萬端。這其中無窮無盡。不是一言片語所能夠參透的。老翁微笑道。那嗎是要聽其自然了。彼僧道。不聽其自然也。得要聽其自然的。老翁聽罷這兩句話。猛的哈哈狂笑了一陣。這一陣狂笑真可使人猛驚其間意味真可令人咀嚼無窮彼僧猛聽着一驚。便睜開兩眼。矍矍的向着老翁瞪起。靜聽下文。老翁便接着說道。我佛的普渡衆生之說。原來如此麼。老子所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究竟那玄之又玄的究竟。是一種什麼結果。也知說到道吾道。非常道。名吾名。非常名而已。佛家的究竟。祇說出一個空字。與道家的一個玄字。同是渺茫無窮無盡。但皆是一種出世觀。若持此說治國齊家平天下。那是不能的。吾人生存在世間上。自呱呱墮地時。以至今日。如我這衰年。形將就木。一日不死。一日不與這個國家。以及父母夫婦兄弟兒女朋友等。脫離關係。那種種情慾。就一日不能脫擺一切。即使你我本身。要想擺脫一切。那左右四圍牽罣的人。也不容許你擺

脫一切的。總而言之。吾人一日不能與這個萬衆包容的世界。離分毫無牽罣。就應該同謀這個世間上的萬事良善。那世間上不良不善的事。咱們總應該羣策羣力。同謀那改革的方法。這纔是求世間人類真福利的道理。若以出世之法。而謀那人世的福利。豈不是問天扑月。入海撈針嗎。關佛崇儒意在言外。吾人欲謀治國齊家之大道。而托諸空言。宜乎得意即大發牢騷。作消極之想。讀此亦可自知其誤矣。彼僧一時語塞。良久。方轉問道。如先生之言。應以何法救世咧。

老翁便正色朗聲說道。咱們欲謀治國齊家平天下的方法。可引先聖所說的智仁勇三字。爲千秋萬代不朽的良箴。大丈夫剋世。祇可論是非。不能論成敗。忠義誠信。吾人亦應奉爲治世的圭臬。果能人人將這幾個字。常記在心頭。他的天良。自然不能泯滅。處世接物。自然敢做敢爲。不貪不佞。就使他富貴。也不致自驕。貧賤也不致自詔。倘若身陷入危險的地位。氣節當然是高亢的。無所恐懼。雖在鼎鑊斧鉞之下。却甘之如飴。不爲榮利所移。不爲威武所屈了。但是如前所說。乃是治世之後。欲求自己的立身之本。首當充富自己的知識與才能。果使他本身的知識才能。大有可爲。當然不受衣食

窘迫。一個人若能謀得衣食溫飽。再有忠義誠信四個字。維護他的道德。那奢侈放蕩。等等邪念。當然不易萌生。如此類人。問政自是循吏。統兵自是良將。就是在野。也算得是個賢民。謀事若成。固不驕縱。謀事不成。亦無尤怨。各本自己天良中的知識處世。才能立身。那在朝者自無奸佞。在野者自無賊寇。又何愁國政不治。家務不齊。天下的事。不能平咧。再換一句說罷。那聰明才智之人。如本諸天良處世的。就是君子。背諸天良處世的。就是小人。賢愚善惡之分。就在這天良之中判別。今如關臣劉瑾。藩王宸濠。若論他倆的知識才能。皆充富可爲。何以甘心作亂。而使朝野不寧咧。這都是他倆違背天良的行動。因此那忠義誠信四字。喪失乾淨。如先賢所云的智仁勇。那就更說不到了。咱們如今欲挽救四海兆民的禍殃。捨身救世。祇好以天良二字。規勸羣黎。何能祇托空言。說什麼大劫難挽呀。結束以天良二字說到本題而良知良能之學不寫自見彼老翁固有救世偉才而著者亦却有治世卓見也彼僧聽這一番談論。彷彿醍醐灌頂。頓時肅然起敬。方合掌誦佛。接聽室外的風聲漸起。那牕櫺上的綫條兒。吹喇得瑟瑟作響。彼僧復凝神細聽。驀然一陣怪風。來自天末。嗚嗚怒吼。彷彿

排山倒海而來。彼僧一時默坐不定。急轉臉從牕隙之中。向外看去。祇見那漫無涯淡的黃沙。劈空飛起。如籠烟障霧的一般。瞥眼之間。那一丸晶盤似的冷月。全被黃沙籠罩。慘淡無光。那幾株枒杈枯槁的古木。隨風搖曳。險些從根倒拔起來。亂石不脛而走。殘葉不翼而飛。天地昏暗。烏鵲云形。當時這半堵土墻。椽茆屋。在這怪風怒吼之間。棟樑却搖動得軋軋作響。大有傾折的險狀。案頭那如豆的燈光。隔牕也被怪風簸弄得若明若滅。不絕如縷。那僧猝見這般形狀。不禁的兩眼發直。倒抽了幾口冷氣。舌根如結。要想吐一個字兒。再也吐不出來。

五蘊皆空萬象俱幻之佛弟子
今竟作如此醜狀殊太可憐

倒是那位老翁。仍舊

是神色自若。泰然如無其事。可憐那僧的魂魄。恍惚縹緲。搖蕩莫能鎮靜。當時他口中祇頻頻誦佛。眼中直向牕外。默看祇覺那一陣怪風。益加猛烈。一剎那間。那狂呼怒吼之中。隱約吹來一般腥血之氣。其味凶惡。直刺入骨。好像其間藏蓄着有無限銳利的鋒芒。如蜂蠆刺人肌膚。癢癢不可忍耐。還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厲氣。一着人的形骸之上。就有些不寒而慄。接着這一陣腥風過去。轟的霹靂一聲。天驚石破。頓時蕭蕭颯颯。

唧唧噥噥。亂響不已。一時四野都發現無限怪聲。彷彿是鬼哭神號。倏斷倏續。可巧這

時那兩扇柴扉已被怪風吹得洞開。彼僧再凝神向門外看去。一無遮攔。文如剝蕉筆如抽繭層見迭出

耐人觀看那月色雖被風沙所掩。光若朦朧。却不是黑暗如墨。在這月色昏黃之下。祇見漫

天價枯枝殘葉。丸石散沙。一陣一陣的隨風飛走。直鬧得乾坤不淨。宇宙迷漫。再向極

南瞧看。約有一二百步遠近。那一叢荒草之中。龐然有一巨物。高踞而坐。遠看他形狀

如牛。但是廣額闊背之雄。却又不像牛類。仔細再看。他那一對眼珠兒。巨大如拳。光芒

四射。閃灼吐火。若兩丸流星似的。丈餘之外。不能仰視。彼處荒蠻遼闊。慣出野豕野熊。

各種惡獸。但看他雙眼如電。又不似此類形狀。彼僧正歎歎價直看那個怪物。忽見那

物抖擻站起。復又長嘯一聲。響應天末。無邊草木。都被他這一種聲浪。簸弄得搖震不

止。那些丸石散沙。又在此聲浪中。如狂濤怒捲起來。再看他向後一蹬。復又向前一蹤。

祇覺如一片烏雲。飄然向北衝去。長尾掃地。四爪騰沙。其外更不能辨明他的形狀。當

時彼僧四肢。已不禁的瑟瑟作抖。凝神細聽。這獸已到了北郊遠處。又咆哮怒吼了幾

聲。那陣狂暴腥風也隨着他怒吼捲去。那惡獸既一去無蹤。這風聲也漸覺息止。未幾天朗氣清。月明如洗。萬籟俱寂。草木不驚。漸漸兒月影西沉。正是夜闌時候。彼僧這纔低喘了一口長氣。許久方心定神安。恢復他本來的原狀。再看老翁早已伏在案頭上。酣然沉睡。祇聽他的鼻息呼呼。一似適纔的風聲作響。那時霜壓蘆簾。夜深寒重。彼僧便將老翁喊醒。那老翁端坐起身。將倦眼揉了幾揉。復又打了兩個呵欠。頓驚問道。怎麼這時你還未睡嗎。彼僧笑道。先生您可是真睡着了。老翁也笑道。夜入夢鄉。乃是天然的樂境。那裏還有什麼真假咧。因睡而論真假可謂奇文。然出諸老翁胸中。辨之却有不可思議之妙趣。彼僧頓時合掌誦佛道。阿彌陀佛。不識不知。無恐無懼。先生真是羲皇上人。老翁驚問他的原故。彼僧便將適纔所見所聞的事兒。約略說了一遍。老翁便大笑道。我佛力伏萬魔。這些細故。還駁得上大驚小怪嗎。此地乃是慣出虎豹的所在。夜深月朗。他等是時常出來打食的。就是有人碰着了。他也不驚。人也不怕。如聽他這般嘯聲。不過如聽狗吠貓叫的一般。倘若似你這般懼怕。老朽早就葬入他等腹中。那還能安居這裏尋好夢咧。說罷。他又哈哈

狂笑了一陣。那和尚被他說得臉紅耳赤。半晌不能作聲。此亦是大和尚自取其辱。那老翁復又站起身來。推牕向外。瞧了幾眼。祇見月色西沉。草木畢靜。那漫天的一片清氣。直逼人肌骨。越發覺得精神爽利。復入座向彼僧說道。天色業已不早。你也不必再回廟安歇。如老朽這垂死之人。多見一面。總算是多結一次友緣。此番別去。還不知今生今世。可能夠再回相見咧。當此月白風清。寒宵霜重。咱倆何不燃起火爐。暢說一宵咧。彼僧聽說。也覺驚恐之餘。魂魄仍舊有些不定。比時聽老翁的說話。他便高興起身。接說了兩個好字。就幫着老翁。從房外搬進一個紅泥爐子。又拾了一籃松炭。提了一桶雪水。即將爐火燃起。頓覺四壁生春。未幾。那所烹的一壺雪水。輾轉作響。一時如跳珠般熱氣飛騰。那老翁又從書架後面。摸出兩隻瓦盃兒。濃濃的斟上兩盃釀茶。彼此對酌。復又說古論今。各自發抒了一陣懷抱。常言說得好聽。愉快苦夜短。寂寞恨更長。他倆圍爐茗談之際。不覺東方業已發白。枯木上的烏鵲。紛紛聒噪起來。也好像各自在那裏說今說古。草木生動。清氣凝空。漸次那一丸紅日。睍睍自天末躍出。那村野間的鷄犬。不是引

吭高歌。便是搖尾跳舞。

跳舞而搖其尾巴。必定格外好看。

表現他等自然的快樂。真是一筆也寫他不盡。

比時彼僧恐那老翁長夜未寢。總覺有些兒傷損精神。便趁着清氣未散之時。就離別老翁去了。接說那座村莊。乃隸屬於浙江餘姚縣境。明朝初葉。那村中同時曾出了五個義士。因此鄉民却稱做五義村。當鼎盛之時。那村裏居民。足有二百餘戶。迨至成化年間。居民寥落。那村庄周圍四境。尚不滿五十戶人家。這老翁在此村居住。已經五世了。姓林。名樹人。表字硯農。那年已八十二歲。那家本是世代書香。惟不利於科名。他的祖父悟玄公。曾舉進士。未幾即歿。後至這林樹人時。祇考得一名秀才。迭赴鄉試五次。皆未及第。樹人自憤文字無靈。遂棄擲儒冠。以農爲業。君子務本。此正是做人壽世之正途。自稱名曰松壑樵人。不幸老妻早故。祇有二子。長名以仁。娶妻胡氏。生了兩個孫兒。次名以德。娶妻章氏。生了一個孫兒。一個孫女。都經樹人自加嚴訓。皆可以下筆成文。惟樹人不願他的子孫應試。仍舊侍從他耕耘。暮年樹人教子課孫。倒也娛樂。近此村約二十里遠近。有一古刹。名曰大覺寺。那方丈佛印禪師。乃是個孝廉公落髮的。與樹人交誼極深。往來

十年未隔三日不見佛印圓寂之後。廟中事務就由他的師弟慧殊主持。雖不是個酒肉和尚。但與他師兄比較。却相差大遠哩。然與樹人也不斷的時常往來。這日慧殊方丈與樹人暢談一夜。告辭去後。樹人他並未安寢。便督率他的子媳孫兒孫女等。預備來年春耕的事務。老當益壯古人之樸厚勤健洵非今人所能及也直忙到日已過午。方覺有些兒疲倦。便和衣躺

在他那書屋裏。短榻之上。纔迷離入夢之際。猛聽堂前一陣喧嚷。樹人就從夢中驚醒。急起身搶步出房。忽見他的次媳章氏。早在堂前哭得死去活來。樹人一見這般形狀。便驚問道。什麼天大的禍事。值得着這般哭鬧呀。當時左鄰右舍老少男女。可把那一間草堂。擠圍得座無虛席。章氏見樹人被她驚醒。這纔止住哭聲。但是一口氣攔住咽喉。一句話也答說不得。樹人這時越發鬧不明白。再看他家中人等。祇有長媳胡氏。站在章氏身旁。垂淚安慰章氏。其外都是鄰人。樹人便發急道。究竟是什麼大事呀。怎地他兄弟們往那裏去了。又向章氏說道。這般哭鬧。倒是什麼樣兒呢。胡氏便從旁說出原由。方知是日午飯纔罷。他妯娌二人。同在廚下洗刷碗盞。以仁兄弟與他的兩子光

裕光亨。皆到後堂。修理那米糧的倉庫。祇有以德的長子光通。年十一歲。次女光慧。年

纔九歲。同在門外頑耍。猛的奔來十幾個彪形大漢。將他兄妹二人架搶去了。兒女一同被劫。宜乎

章氏哭得死去活來。適爲左鄰王四五匠。瞥眼看見。要想攔助。又怕寡不敵衆。便奔進林家。報說這

事。當時以仁兄弟夫婦人等。猛聽這事。一同奔出門去搶救。那裏還看見光通兄妹。與

那夥強盜的影兒呢。以仁兄弟與光裕兄弟。一見這事不妙。當下邀了十來個鄰友。分

道往尋。章氏受此一驚。當然忍耐不住。就哭鬧起來了。樹人聽說最小的孫兒孫女。被

盜夥劫去。當時就覺心痛了一陣。忍不住兩行老淚。如洒珠般飛滾出來。半晌不語。當

時那些左鄰右舍。也有說是綁去詐錢的。也有說是搶去轉變的。紛紛不一。就中祇有

個郭家老娘。他說舉前天聽他的兒子郭福財。新自江西回來度歲。說什麼甯王宸濠。

年來勾通閹官劉瑾。一心要想謀朝篡位。故而廣收天下的能人奇士。招兵買馬。大動

干戈。又聽他的軍師余半仙之策。在王府裏面。建築一所召仙臺。臺下暗築許多殺人

機關。內藏皇家與官府的珍寶。臺中廣築密室。內藏美麗婦女。以供宸濠追歡取樂。臺

上可以召集天上神仙。共謀大事。現今這座召仙臺。已經工峻。但是欲行那祭臺典禮。須廣搜美貌童男童女。各一百名。當場活祭。方可顯靈。宸濠聽此邪說。

村嫗而稱其曰邪說。彼不正也。可知。

矣。密遣羽翼。分往蘇浙一帶。搶劫美麗的童年男女。限期三月。須全數晉呈。以供活祭應用。所以最近蘇杭等處。被劫的童年男女。真不在少處。你家的寶寶。果真被這班凶惡人搶去。恐怕是九死難得一生咧。章氏聽這番話。越發哭鬧得利害。樹人不住價搖頭道。豈有此理。無稽之說。那能真有其事咧。他口裏雖如此說。心中默忖。那宸濠本是個昏淫之賊。不學無術的。別人不做事。他或者幹得出來。偷光通兄妹。陷此劫中。真就不易活命了。他想到這裏。越覺心痛。復又作幾希之望。默忖道。村婦之言。却不可深信的。幸而以仁兄弟。尙未回來。或者可以救轉。也說不定的。反覆亂想。惟有盼望以仁等回來報喜啦。欲知後事如何。請待次回分解。

俠魂評曰。此卷開篇。首出林樹人與慧殊二人。卽是以儒佛互辨之意。陽明之說。多崇儒而闢佛。以爲處世接物。應各恃良知良能。方可以治國齊家平天下。苟托

佛子空言。道家玄理。雖千秋萬世。不足以定治亂也。作者下筆。卽以儒佛互辨。卒以智仁勇三字佔勝。更謂爲人處世。應以忠義誠信爲救世之法。以各從天良中求其知識與才能。爲立身之本。此卽是陽明所倡良知良能之大義也。雖不明寫良知良能。而良知良能之精神自見。本書全卷之宗旨。亦可由是表現。作者之心良苦矣。

月夜虎吼一場。另有寓意。應當參看後文。而作者寫得活潑潑地。讀者至此。試掩卷自思。幾如身歷其境。筆墨矯健。殊不弱於水滸傳中之景陽崗也。未出本書主人王陽明之前。先出宸濠。並自村嫗口脰中。極寫宸濠之昏淫無道。此後彌顯王陽明之雄才大略。爲世人所不可及也。光通兄妹被劫後一段。苟以等閒之眼光閱之。則姑辜作者之用心不淺矣。

第二回

諸暴客集會訂奇謀

余半仙訪友施魔術

話說明代寧藩自在南昌建府以後。世蓄異志。迨至宸濠驕橫凶惡。尤無忌憚。陰與閣臣劉瑾勾通。內傳消息。外納致仕侍郎李士實。卸職的鎮守太監畢眞。舉人劉養正。以及余欽。萬銳。王綸。李敷。潘鵬。師夔。梁宸。楊璋。唐錦。馬驥。婁伯。王春。王宏。王全。程果。郝文。白昂。閔念四。凌十一等一班匪人。剝民財。殘殺人命。招納盜賊。私築宮殿。信任邪徒。密造凶器。他種種妄作胡爲。無非要想謀朝亂政。這也是明室不幸。贛民遭劫。纔特生這個惡魔。蹂躪社會的。彼蒼者天胡若是不惜民命哉當時那個余欽。乃是一個三元會的教徒。原籍吉安縣人。自稱玄妙真人。少年就不安正業。因賭博誤傷人命。遂與家庭間隔離。隱姓埋名。逃至安徽太平府。一座純陽道院裏。做個燒火道人。那院長慧通本是一個老走江湖的暴客。並且是三元會一個傳教的教長。什麼飛人剪髮。洒豆爲兵等種種邪術。他是無一不精的。後來見余欽聰明伶俐。便收爲三元會的弟子。接着就將他全副本領。全授余欽。誰知余欽善悟玄機。不滿五年。非但將他老師本領。全行學會。更且走進一

步。什麼煉丹吞火。飛劍佈陣等法。他自悟得什之八九了。非此不足助紂爲虐。此利余者實害余。他因具有這

副本領。便不安寂寞。直待他師父慧通死後。他就將道院中一切事務。付托一個道友。本身就自署爲玄妙真人。雲遊四海借賣卜訪友。實則暗中結交許多會友。與江湖暴客。如那轟天雷閔念四。白額虎凌十一。穿山豹郝文。菜花蛇婁伯。莽張飛王春等。都是與他結盟兄弟。採花剪柳。放火劫財。無惡不作。如此在皖贛之間。鬼混了二三年。倒也逍遙自在。須知此類人貪心無厭。慾壑難填。時日少久。就得妄想那進一步的動作了。物以類聚。人以羣分。苟無此結合。則不足以亂天下矣。比時他等都在九江府的附境。一日。大眾剪路。擄搶一個布客。

足得有二三百兩銀子。於是大眾就在九江府東鄉一所古廟裏團聚。他等既得了意外的錢財。當然是大饅酒。大塊肉。同聚在一處追歡取樂了。惟有余欽。當場乘大眾興高采烈之際。猛的長歎了一聲。怨氣頓現出悶悶不樂的形狀。大眾一見他如此情形。都鬧得莫明其妙。在座的轟天雷閔念四。忍耐不住。便問他的原故。余欽歎道。諸位老弟。你們那裏曉得愚兄的心思。喲。人壽百世。瞥眼混過。咱們兄弟尙流落江湖。以擄掠

謀食。難道咱們這一生一世。就如此終場嗎。余欽能作此等感慨。未嘗不是知者惜乎後來之行為種種與天良違背。宜乎不能成正果也。莽張

飛王春笑道。大哥。您也太過慮了。咱們一不要耕田。二不要織布。自然有那些忘八崽

子。孝順咱們老爺爺。誰能如咱們快樂呀。余欽微微點頭道。倘若事敗。被官家拿獲。身

受那些苦刑。最後還不能保全自己的腦袋。那又如何咧。白額虎凌十一忙阻止道。您

少說些掃興的話罷。咱們都有幾手殺人的本領。且有老大哥您的神法護身。還怕誰

呀。余欽道。四海之內。能人很多。似這等大話。俺是不敢自信的。果能始終作如是觀。則天下無事矣。菜花蛇

婁伯不悅道。大哥。你莫要長他人的勢力。滅自己的威風。俺看祇要咱們兄弟夥子不

分散。怕不是要他們孝順一千。他等不敢還九百九麼。比時余欽還未及開口。那穿山

豹郝文就從旁岔嘴道。大家何必這等爭論。大哥他既能說出這句說。必定另有一番

妙法。何妨請老大哥接說下去。倘若他另想出一條道路。比較咱們這等勾當好些。咱

們可何必不樂從咧。大眾聽郝文這番話。說得很有道理。便都不再作聲。同請余欽說

明原故。余欽這纔說道。諸位既恃自己的本領高強。如今可何必落草爲寇。你們想罷。

就如諸位所說。咱們這等勾當。事事順手。搶完吃完。到老還是漂流四海。無家可歸。又有什麼樂趣。一日年老力衰。豈不都要活活的餓死。再說咱們既有這般本領。應當要轟轟烈烈。做出一種大事業來。將來拜帥封王。榮妻耀子。百年之後。後世還稱贊一聲大英雄。大豪傑。那比咱們坐在這個大廟的快樂。又何如咧。志趣雖大奈何未入正途大衆聽了這番說話。各自回想了一會兒。都暗自驚服他所說的有理。半晌。皆不作聲。最後還是郝文說道。大哥這話却有道理。但是咱們要想從軍。又無門路。要想投考。又不曾做文章。憑着什麼本領。可能如咱們的私願咧。余欽笑道。大丈夫祇怕無此雄心。果諸位拿定主意。如此做去。沒有不能功成名就的。如今聽說南昌府寧王宸濠。久懷大志。想要奪取當今的帝位。現在四方收羅奇人異士。英雄俠客。咱們若能投進這條門路。豈不轉眼都可以封侯拜帥嗎。說得易如拾芥。要知太易決難成功。其進銳焉其退速。奈余欽未悟及此。大衆聽說。好像都進入了龍門一般。都樂得抓耳撓腮。手舞足蹈。不知怎樣纔好。又久。婁伯連連搖頭道。不對。不對。大哥你與那宸濠素不相識。誰能引得咱們兄弟夥子進門。俺看這個機會雖好。只恐咱們沒

有此等福命。余欽笑道：「這事你可無須過慮了。愚兄自有方法要他來請諸位的大衆，便接問他的方法。」余欽搖頭道：「這是天機，不可洩漏。好在俺去之後，多在半年，少在三月。自然有人迎接諸位，但願你們仍舊各安本業。就是愚兄的所謀不遂，諸位也不喫虧的。」大衆聽說，都拍稱讚道：「好的，好的。」橫豎咱們閑着沒事幹，落得轟他一砲。閱念四凌十一二人，同聲問道：「大哥您准備何時發往咧？」余欽道：「這沒有什麼定期，今天也可。明天也能的。」當時郝文復皺了幾皺眉頭，問道：「那王府如海樣般深闊，您如何能得近那甯王身邊？」余欽不悅道：「俺自包管你等陞官發財就得啦。你又何必細問咧？」婁伯見余欽有些兒不樂意，便用閒話岔開道：「好了，好了。您也不必今天明天，就請您老大哥後天準走罷。咱們明天辦些酒肉，仍在這裏給您老哥餞行何如？」余欽笑道：「好的。俺明天准領諸位的美意，將來再在甯王府裏給諸位接風罷。」十掣九穩彷彿已成之局無以稱之可稱曰胆大臉皮厚也大衆同說兩聲，但願如此。胡亂又笑了一陣，分頭散去。次日午後，閱念四等果然你提一棹菜，他挑兩罈酒。次第趕到那座古廟裏，七手八腳，都是親手調羹，無非辦了些鷄魚。

鴨肉。直到殘陽西墜，倦鳥歸林之際，余欽纔慢步搖來。大眾遠遠看見，都爭迎向前。祇見余欽又換了一種打扮，頭戴着一頂太乙冠，身披一襲赭青色道袍，足蹬一雙草織的雲舄，身後斜背着一口七星寶劍。他肩頭上還擱着一個斗大的硃漆葫蘆，一手提着個黃布包袱，並一柄棕結的拂塵，道貌昂昂。今在他等眼中看著，彷彿很有幾分仙氣。幾分仙氣，氣上加以彷彿二字，已覺難堪，更冠以在他等眼中，看着一言其抑揚褒貶於茲，可辨文人之筆洵甚於利刃也。於是團團將余欽圍住，你一言，他一語，不過想些極好聽的話兒。恭維一番，無異八抬八擡，將余欽擁進廟門。那時酒菜已料理齊備，當將余欽推坐中央。其次五人團團圍坐一個圈子，你獻一盃，他進一盞，便狼吞虎嚥起來。直鬧到夜闌人醉，都橫七豎八，倒在地面上，混入夢鄉。那管得什麼殘羹賸酒，依舊亂堆在地面上。總算給那些窮年不得顆粒的餓鼠饑狐，乘着他等酣睡之時，都飽餐了一頓肥足。他等那一夢醒來，已是日高三丈，大道之上的行人，業已車來馬往了。余欽一見天色不早，便將各人喊醒，各自整了一會兒衣冠，那還顧得什麼盥沐。余欽又向大眾勸勵，勸誡了一番。這纔向着大眾，略一稽首，直向大道上走去。

大眾送出廟門。直看得余欽走遠。被一帶烏濃樹林。遮攔得沒有影兒。方各自分散。幹自己的活計去了。接說余欽。自與閔凌等別後。曉行夜宿。不多幾日。就趕進了南昌府城。恰巧那南門大街有一座呂祖殿。那殿中道長。名喚法明。年已四十二歲。他却不甚好交遊的。倘有同教中人。前往趨訪。若非特殊人物。他却不願招待。但是若遇少有脚力的人。却拼命去聯絡的。這日他正在後殿打坐。忽聽道童鶴子近身稟報。說有一道者。自稱玄妙真人。乃由四川峨眉山雲遊訪道而來。專誠拜訪道長。說有要事商量。當面撒謊。余欽亦真臉厚。然小人進取非此。亦不足以得心應手也。法明聽罷。便暗自忖度道。你可否問他。與我相識麼。他有何麼要事。何不對你實說。你代傳稟就是了。鶴子道。徒弟曾如此向他問說的。他說久仰道長師父的盛名。故不遠萬里而來。若說那要事。他說關係重大。不能托人轉達的。法明聽說是慕名而來。心坎裏已喜得癢了兩癢。後聽說自峨眉山而來。並有要事商量。此人必有幾分本領。或者不是專爲告貸路費來的。躊躇再四。躊躇再四原來是怕破財。方說道。暫請西院裏坐罷。鶴子奉出半晌。法明做畢打坐工夫。方慢慢搖進西院。比時那玄妙真人。

已等候得有些發燥。纔見法明踱進院門。原來那玄妙真人。在未曾趨訪之前。早向四鄰八舍。將法明的法名。性情。以及他在南昌府的勢力。一一打聽個爛熟。就知他是個好奇喜怪。並極愛別人恭維他的。由此他與法明見面初時。便深深施了個稽首禮。接連說道。貧道下山之後。便知江右南昌府境。有位法明道長。法力廣天。普及萬方。所以不惜跋涉艱難。特來就教。今瞻道範。真算得是三生有幸了。法明被他恭維得心癢難撓。也不知怎樣答復他幾句。纔好。左思右想。祇得勉強敷衍他幾句。各自入座。法明便接着詢問了一會兒。峨眉的風景。土俗。誰知他是無心。不過是仿照通常酬應的一個空套子。却把個玄妙真人。嚇得倒抽了一口冷氣。及疑法明是有意盤攷他的。此乃是賊人胆下虛也。半仙尚且如此。受窘宜乎當。也半仙尚且如此受窘宜乎當暗怔了一會兒。祇得硬紮着頭皮兒。有的無的。扯了一個天花亂墜。果然把個法明道長。瞞混過去了。又談了一會兒閒心。法明便問他有何要事。急須面談。那玄妙真人。聽了這一句話。他方將心神略一鎮定。便賣弄他的口才。當未直說之前。就向房內房外。看了一周。復又故作驚人之態。道。道長此地可沒有閑人出

入麼法明道真人但請放心。小院這裏雖屬狹小，却很幽靜的。無論什麼重要大事，就請放心直說罷。那玄妙真人轉又咳嗽了兩聲，說道：「貧道自幼九歲，就身進玄門。」

不錯

做個燒火道人而已

後被猛虎劫入峨嵋山，祖師顯聖，救我出險，並當面說貧道夙賦靈根，自願傳

授種種文武秘術。上觀天文，下察地理，醫卜星相，刀槍劍戟，皆得異傳。煉丹點石，遣鬼

驅神，皆可舉手作法。上山擒虎，下海捕蛟，非貧道妄言。真視如探囊取物。

好大口氣，則不過一吹牛聖

手而已

道長如不見信，貧道就可略施微技，以證茲言非虛妄的。說時，便將左手編做一

個五嶽朝天結兒，復將雙目微閉，向左手捏訣之處，默誦片刻，又便右手向案上輕拍

一下道起……說也奇怪，他座前所設的一個茶盅，果然應聲慢慢升起來，懸在空中。

法明猛見他具有這般異能，他心裏早已折服。但是他的外表還佯裝做靜的樣兒，誰

知玄妙真人錯會了法明的意思。反疑法明也是一個奇士，並疑法明本領駕他之上。

於是又大展厥能，將此法收來，暗自縮籠着兩手，秘密編了個太極圖，然後閉目默誦

咒語，頓覺那一室之中，天旋地轉，把那四壁當做個大輪迴，旋轉起來。最初法明身坐

在主位之上。尚可撐支。久而滿室轉得如輪盤一般。便轉得他頭昏目眩。滿肚皮裏酒食茶飯都要傾出來。可巧那道童鶴子伸頭向室中竊看。一不經心。他脚跟便覺立不定。接着來了個倒栽葱。却倒栽在他的道長面前。法明險些被他撞了個元寶打滾。比時他的心頭裏彷彿小鹿冲撞似的。突突亂跳。他實在有些兒支撐不住了。忙請玄妙真人止住法術。當時滿臉堆下笑來。向着玄妙真人說道。仙師既具有此等奇才異能。將來的蹤跡。還是準備雲遊。還是準備隱臥山林呢。貧道看來。方今大難將來。國家正是多事的時候。仙師何不入朝問政。或在爲國家人民多謀些須幸福。就是仙師首立創世的大功。宗耀祖。顯身揚名。豈不比寄臥隆中。與草木同朽。強勝得多了。玄妙真人聽說。正中下懷。復又向左右看了兩眼。見那道童早已退走出去。轉又悄聲說道。不料萍水相逢。道長倒是貧道的一個知己。實不相瞞。貧道此次下山。實懷有絕大的一種奇想。因貧道在山修養的時節。靜觀上天星象。慧星已朝北斗。當今天子恐未必能長久安居。况紫薇星已發現在南昌府境。還有許多賢臣名將。也將有一班新發現的。

能人可巧。他等星位都團團將紫薇星圍住。說不定那上天二十八宿都要降身下凡。掃平大亂。但是這夥奇人異士。半都產生在此境左右。然仰觀那些星辰的光芒。好像都已下凡降世了。貧道奉祖師之命。特來審察形勢。果有可動之機。不妨共成大事。這也是替天行道。義不容辭的。法明猛聽這番說話。彷彿已見着真實話兒一般。眼見那玄妙真人。就要官居極品。位列三台的模樣。也不暇再說別話。便倒身下拜道。弟子有眼無珠。不知仙師乃奉天命。前來救世。普渡蒼生。將來不難封侯拜爵了。弟子今不揣冒昧。日後倘有什麼可供驅策之處。雖執鞭之事。弟子也甘心聽命的。說罷他又連次碰了幾個響頭。玄妙真人趕快將法明扶起。暗窺法明業已陷入他的圈套兒。越發裝腔作勢起來。便正色說道。這等剋國的大事業。早由天定。不是人力可以強行的。果真你具有至誠的虔心。却也不難發達的。但是老天這次行動。儼然自稱老夫指顧間即高陞一輩關係很大。你須嚴防左右。千萬不可在外間胡說洩漏天機。那你我的大事不成。都罪該萬死了。法明便一一聽命。次日玄妙真人便遷住在呂祖殿裏。自不待言。光陰迅速。不覺已混

過五天。那玄妙真人日間提着一口硃漆葫蘆。背着一柄七星寶劍。遨遊市廛之中。夜間就歸到呂祖殿裏。打坐修養。但是他日間所遊行的地段。大概都在寧王府附境。一連遊了幾天。並不見碰着什麼進身說法的機會。他便暗自忖思道。這事不妙。仙師何不耶。若似這般的撞木鐘。那王府果然浩如淵海。就是再撞三年五載。也撞不進府門裏去的。再說閔凌等面前。他已誇下海口。倘再十天半月。沒有音信回報。那從此就不能抬頭。說得嘴響了。由此他獨自在呂祖殿的後室裏。打了一夜的磨旋。卒被他想了一個投身的妙法。次日請晨。他便尋着法明。要想在呂祖殿前。設一個課壇。藉此可以收羅英雄豪傑。坐訪奇人異士。法明當時奉了大命。如同奉了法旨的一般。那敢怠慢。盡那一日之長。便將那一座課壇。安置得齊齊整整。余欽他也覩不爲怪。高懸一幅峨嵋山玄妙真人的寶幡。什麼麻衣相。祝由科。六壬課。文王卦等等。舉凡江湖術士應有的花樣兒。他是無一不備。當頭一幅橫額。大書誠則靈三字。左右懸着一副對聯。上聯是不受萬貫金錢。善觀氣色。下聯是全憑一張鉄嘴。直說吉凶。另有一行小字。乃是峨嵋

山玄妙真人撰書字體狂草真比十七帖還難識些。如此誤增如此文字不可言余欽之爲何如人亦可辨矣。余欽每天

打扮得道貌昂軒。居中打坐。却有幾分祖師的模樣。自他設壇之後。每日前來卜休咎的老少男女。足有二三十人往來。雖不曾鬧得車馬盈門。倒也鬧得個課壇座滿。究竟那夥人是否真來卜問休咎。還是故意來給余欽撐一撐場面的。那就非記者所敢判斷了。不消一旬之久。居然轟動南昌府城裏城外的住民。沒有不說呂祖殿接來了一個活神仙。真可使人求財得財。求子得子。這番話傳開了。不打緊。却把那一座呂祖殿險些擠得棟折榱崩了。一日。那座課壇正在上客的時候。猛見擁進來十多個彪形大汉。好像都是軍官打扮。一個一個的雄糾糾。氣昂昂。大家橫眉豎目。惡虎登壇閱者可試猜一猜是否活神仙之幸耶。也不由分說。各人手提一根皮鞭。向兩旁坐客掃去。直掃得那夥問課卜卦的人。如潮水般似的。各自抱頭攢臀。分向兩旁竄散。當時余欽看着那般形狀。也有些兒暗自喫驚。一時他自己。反分辨不出休咎了。欲知後事如何。請待下回再續。

俠魂評曰。主人翁尚未登場。先以陪筆寫甯王宸濠之惡。未出宸濠。先繪其左右

爪牙之奇形怪狀。使閱者先知彼宸濠之惡。與其左右之無賴。然後再請主人翁登場。比時作者雖不加以批評。而是非定矣。作文之筆。應該如此矯健。方足引起閱者入勝境也。

余欽一燒火之道童耳。未幾一變而爲諸暴客所推崇。一變又自命爲奇人異士。又一變而成活神仙。最後一變助紂爲虐。擾亂乾坤。儼然列於謀士地位。豈余欽之才能果優美歟。蓋宸濠左右太無人才耳。作者以此筆伐宸濠。真未加一點死墨。其鉤心鬥角。殊特苦矣。

法明以一道長資格。竟因余欽略施法術。而爲之顛倒。似不失爲好人。但聞余欽自炫特奉神命。願尋明主而事等語。頓覺更換兩種態度。其思想之卑鄙。可不言而喻。本書前回寫慧殊之庸。此回又寫法明之陋。正是以崇儒爲心。終不少喻書中主人翁之本旨。其用心運筆之精密。洵絲毫不少放鬆也。

第三回

活神仙孤身探王府

野鴛鴦寒夜結幽盟

話說余欽正高踞課壇之上。左顧右眄。說些什麼吉凶禍福。不料橫衝來十多個彪形大漢。鬧得壇前馬倒人翻。就是那活神仙似的玄妙真人。一時也嚇得忙亂了手脚。剛要閃身躲避。猛見那夥人中。當頭冒出一人。

曰走出而曰冒出其紛亂之狀可想見矣

約在三旬左右的年紀。

形似武官打扮。直向余欽問道。你可是活神仙嗎。余欽連連點頭。尙未及答。那人便接說道。俺是奉王爺之命來尋的。請你就往王府裏走一踫罷。余欽聽說這句話。方纔放心。暗忖必定是昨夜那一道靈符。發生奇效了。

此又是一個悶葫蘆。不知何時打破。

當是如奉丹詔。綸音笑

得眉飛色舞。也不知怎樣迎接那人纔好。他嘴巴裏不住價打哆唆。祇聽他連聲應了幾個是字。接說。貧道就去……貧道就去……

愈寫其倉皇愈顯其人格卑陋皮裏陽秋意在言外此種意味耐人尋思耐人咀嚼

那人

又催促道。你快些料理料理。咱倆就一道兒走罷。那時左右一夥看相與卜卦等客人。初見那般凶惡形狀。都怕禍及己身。狼奔兔突似的大半分道散去。還有少數不曾走動的人。復聽那夥大漢。乃是王府裏派來的。便各人暗自驚奇。也有豔羨他的。也有嫉

妬他的。還有懷疑甯土不存好意。代他捏一把冷汗的。但是他等都被那夥大漢嚇軟了。誰也不敢出頭露面。祇遠遠的站在遠處。默看下文。原來余欽自在那古廟之中。與閔念四等誇下海口。滿想一進了南昌城。甯王宸濠。就得擺出全副鑾駕。迎出郊外的。誰知走到南昌以後。當頭一砲。祇算把那呂祖殿道長法明轟進了他的圈套。方佔住一所喫飯睡覺的地方。其外。每天祇高踞在課壇之上。與那夥閒遊浪逛人們鬼混。若說那甯王的府裏。狗也不見有一隻。來理會他。

既有此番之熱。即有此番之冷。循環相報。理之當然。但亦足證處世料事不可大開滿弓。先抱極圓

滿之希望也。

余欽專候了多時。不禁的有些焦急起來。他便暗忖道。倘若如此冷淡下去。俺

余欽就算有了安身所在。若時長日久。豈不要等候到坐以待斃嗎。他一時心血來潮。越想。他心坎裏越覺有些放不平落。一人暗自盤算。足足默忖了兩天。方決定一種獨出奇峯的妙策。當夜三鼓敲罷。夜色已闌。那時滿城的住民。都各自安臥。就如他同住的法明道長。與鶴子道童。也都酣然入夢。余欽。他乘這萬籟俱寂之際。暗自更換一套夜行衣服。並隨携一口護身寶劍。大展他那飛簷走壁之能。便將門扇關閉嚴謹。猛一

箭步破廳而出。在那一股烟之中，他已上了對房的一座屋脊之上。乘着星斗的微光，向四圍遠望了一周。夜色沉靜，雖在昏黑之中，那遠處却越覺得清晰。祇見無邊的清氣，扑面而来。那街市中寒燈殘燄，明滅無定。牆頭屋角間的蟲聲，若斷若續。有時黃犬之吠，與雄鷄之啼相唱和。再看那橫一條，豎一條，大街小巷，各處道路之上，黃泥白石，都被濃霜漫透，溼滑得如油刷一般。一個人影兒都看不見，祇見那一陣一陣的微風，吹刮得那樹頭上的枯枝敗葉，上下招展彷彿給他掃除道路似的。余欽比時置身最高的地位，遠望近窺了半晌，方自西北角上，瞭見一座高大樓臺。他便默想了一會兒方向。正是王府所在。於是大展厥能，三步一跳，兩步一聳，瞥眼之間，已奔到那座高大樓臺附近。行動如是神速，比較古之駕風火輪今之駕飛艇者何如。他便站穩脚根，定睛細看。正是他想探望的所在。祇見那座樓臺的四圍，乃是一帶高牆，巍然屹立。在殘星明滅之下，隱隱望去，彷彿粉砌作赤黃之色。藉此以觀，已是藉此以觀，已是藉此以觀，已是藉此以觀。牆內烏濃濃一叢樹林，余欽急奮力踰垣穿林而進。當頭乃是一坐高樓，其勢巍峨，大有凌霄吞斗的概況。他一躍直上了這高樓之頂，向南

前去。又見一重一重的平房。高達二丈以上。寬敞足有十三間的平屋大小。最前乃是一條官道。足有三四丈闊。在夜色渾茫中遠看。沒有止境。他一時意想。大概是那府院的大門。兩廂走廊環繞。那檐前安置的刀槍列陣。弓箭成行。好不威武。一望就知是那夥武衛軍居住的所在。再向後方細看。也分辨不清。何處是宮。何處是殿。祇見那些屋宇。什之八九。都是些畫棟雕梁。高臺大廈。所有的磚瓦。都好像有些兒赤黃的顏色。掩映在一叢一叢的樹林之中。雖無燈光與月色。照耀得清朗。却也很顯明的。余欽直順着來路。接向後院看去。來從何處來去從何處去此中確有玄理在也不多一會。仍舊回到那座高樓的所在。遠遠祇見那傍東的一間敞樓。懸櫺虛掩。一眼瞥見。都是象牙珠寶。鑲嵌的牕櫺。隔以五色玻璃。光輝燦爛。若照那般妝飾得奢麗。就是古來的漢宮。梁苑。迷樓。阿房。也不過如此。余欽一見默忖道。這必定是甯王的後宮了。俺何不從此下去。窺探窺探。主意打定。將兩腳鈎定了屋檐。纔要作一個夜叉探海勢。順身倒下。忽聽遠遠的敲來一陣梆聲。却把個玄妙真人。猛喫一驚。忙將身兒縮轉。仍潛伏在漏水的檐下。祇見火光一幌。從西

院走進來兩個黑漢。一人手提着一個明角提燈。燈殼上寫着甯王府三個硃紅大字。一人手擎着一個二尺來長的竹梆兒。一路走着。一路敲着。慢步兒搖着走來。他倆的腳步兒都橫七豎八。亂搖亂幌。好像都有了幾分醉意。那提燈的說道：「老二你今天的燒酒可灌飽了。」那打梆的笑道：「這個自然了。如這等喜事。咱們王府裏。一年能碰着幾次咧。」那提燈的笑道：「這算得什麼希奇。想咱李勝奎。自十七歲進這府裏打更。如今已混過十五年了。似這等事。多不敢說。至少已親眼看見一百三十七次。」何不說明真再說這後花園裏所掩埋的女屍。足在一百以外。那都是些賤骨頭。現成的貴妃不做。偏要活得不耐煩。願受那一頓皮肉之苦。老二你想罷。咱們王爺。乃是一個採花的太歲。就是天上的玉皇娘娘。倘若被他看上了。還得想去親熱親熱。若說世間上的人。誰能違拗得他過咧。況且這南昌府。早晚就得變做皇城了。城裏城外的少年婦女。不必細算。足有十來萬人。平日誰不想去沾一沾王爺的福氣。還有魂思夢想。捧着大堆金銀財寶。貢獻咱們王爺。要求王爺看他一眼。尚不容易。如今碰着這個機會。那副賤骨頭。

說什麼守節守節。活活的皮肉受苦。如今還坐在那條神仙橈上。咬緊牙關裝好漢咧。
此段筆墨純是從側面寫入閃灼無定然慧眼人已早看入骨髓矣那敲梆兒的笑道。話兒有兩面風。各人自說各人的理。就如

這一樁事兒罷。有人誇他爲夫保身。乃是應該守義的。還有人罵他違抗君命。乃是不忠。這又從何處分辨呀。橫豎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咱們還是多呷他幾盃。少管那些閑事罷。二人旋說旋笑。一路梆兒敲過去了。余欽潛伏在屋檐之下。將那兩個更夫的說話。聽得一字不遺。他一時好奇之心大動。就要去看他一個青紅皂白。一翻身就想尋找那副賤骨頭。並見識那神仙橈的模樣。復又轉想道。俺今晚來幹什麼事兒的。那些神仙橈。鬼怪床。又與俺什麼相干。倘若俺能大權在握。將來百倍千倍。剋出比較他利害的刑具。却也說不定的。其志可畏其心可誅他想到這裏。便又立穩了脚根。不再去多管閒事。轉凝神靜探那所樓房裏的行動。猛聽得一陣笑聲。透牕而出。直向他的耳孔眼裏刺去。隱約間祇聽說道。哎呀。這幾天你怎麼不來咧。又一人答道。你也不曉得我的苦處。這幾天王爺聽那李士寔與劉養正的話兒。說什麼南昌府城裏來了一個活

神仙他有興妖作怪之能。提神遺鬼之術。倘若將他請來。做一個心腹之人。那大明天下。就可以垂手而得了。此一番說話而使余欽於暗中竊聞彼方寸之中應當如何愉快接着又聽那問者冷笑了一聲道。什

麼活神仙。活菩薩。都是你這張嘴巴。活造謠言。也不知在什麼地方。碰着了活妖精。可

就將俺這裏。冷淡下來了。什麼活神仙。活菩薩。王爺左右。文有文官。武有武將。尋找什

麼人物。却尋找不出來咧。偏要你去呀。那答者不住價歎氣。半晌方說道。橫豎這樁事

兒。我就畫了生龍活虎。你也是不相信的。不過這樁事兒。總得要明白的。你想罷。俺在

這裏混些什麼。靠着誰在這裏鬼混。除却了你。我還靠誰咧。好濃厚的米湯無醜醜灌頂又聽那問者

發出一種極尖嫩的聲浪。嘻嘻笑道。噴……噴……噴……好熱的勁兒。林二姑娘的興頭又

足。味兒又長。牌面又生長的俊俏。你認着俺不曉得嗎。那答者說道。那裏有這麼一回

事。俺倘有這樁事兒。就是抱着他親生的母親。困覺俺若除却伺候你老人家。另再與

別個人鬧頑笑。也是這般的。因頑笑而傷及親生父母其人格異於禽獸者幾希矣那問者又作一種浪聲笑道。乖乖。

你孝順的兒子。你還有這套本領。前來孝敬老娘嗎。接着。噤哩咕嚕。祇聽亂說了許多。

鬼話也分辨不清。他倆說些什麼。復又吱咕。若斷若續。彷彿那鄉間木機兒上織布的聲響。再也聽不着有人說話。只聽着吁吁作喘。也不知幹些什麼活計。果然真不知嗎。恐作者假

裝糊塗而掩飾閱者耳目。要知閱者之耳目終不易掩飾。不過冤煞余欽耳。

夜色既深。那喘聲越發覺得怒吼。那吱咕吱咕織布似

的聲浪也越發覺得猛烈。聽得那個活神仙一顆七竅玲瓏心。不住價在胸前突突跳起。雙手抵壓不住。一陣一陣的無名火。直向上衝。炙得臉皮上緋紅。頓時四肢癱癢。了一陣。疲軟如棉。沒有絲毫氣力。若不是他的武藝。素有根柢。險些一筋斗。就要滾下屋檐。此時他總想窺探清白。無奈那牕扇雖然虛掩。牕內却是簾幙低簾。祇見燈光隔簾射出。那房內的景況。却一些兒也窺探不得。如此非但余欽發急。即閱者亦代余發急。作者之筆真擺弄人不淺矣。正在焦急之際。驀地微微吹來了一陣兒。將那簾幙掀動了兩幅。恰好裂開一條虛隙。余欽急從這隙間向裏窺探。祇見那房裏的陳設。高櫥。矮櫃。長案。短几。羅列成行。左右兩壁。懸掛十多幅五彩綉花。案頭上。排列許多奇珍異寶。一時也分辨不清。祇覺五光十色。燦爛輝煌。看得頭腦昏亂。他心裏默忖道。這不是甯王的後宮。也是他龍妃的別院了。直向中

央看去。祇見正中安設一張紫檀木的臥榻。床面都是雕龍刻鳳。金鑲玉嵌得異常精緻。床前左右排列着兩座銀鑄燭台。足有五尺多高。台上燃着兩隻紅燭。那燭花並蒂齊吐出兩朵光燄。狀若含着幾分醉意。燭花同結並蒂亦真趣矣榻前低垂着兩幅猩紅花縐的飾

幔。四圍沿鑲五彩絲縷。映着燭光閃閃灼灼的搖顫不止。還有左右兩隻金帳鉤兒。與兩串玉牌兒。同碰着兩傍床欄的聲音。無異風吹檐前的鐵馬銅龍。清脆可聽。最可恨那兩幅錦幔。將無邊春色橫遮。半晌在那喘聲急驟之間。忽從幙隙伸出一瓣紅菱。高高舉起。遙睖那一隻蓮瓣。尙不滿三寸大小。緊蹬着一隻猩紅睡鞋。既尖且窄。襯着一隻羅襪。潔白如粉雪一般。還露出一段腿幹兒。彷彿新藕出泥。豐腴嬌嫩得吹彈欲破。光潤色白。遠襯着那隻羅襪的顏色。真是清潔無塵。不易分辨。初則搖顫不已。最後凌空蹬了幾蹬。方縮進錦幙。忽聽樓上一陣脚步雜踏的亂聲。燈光飛滾而來。接聽報道。王爺駕到。偏有若此巧事看他如何收場這一陣聲浪未息。又聽那樓房裏。扑……扑……兩聲。那房裏的燭光。頓時熄滅。一間花團錦簇的內院。瞥見間已變做黑暗世界了。當時檐角上的

活神仙反代那一對交頸鴛鴦。暗捏着一把冷汗。眼見大難當頭。看他等如何方能脫

險。

吹皺一池春水
干瀾風事耶

他正在給彼等担驚。猛見那樓牕開了一扇。嗖的一聲。恍覺有條黑影

兒。破牕躍出。從他的身側閃過。直奔而去。再定睛細看。那條黑影。已無蹤跡。不知向何

方去了。余欽便暗自驚詫道。外間爭傳甯王府的奇人異士很多。

此等採花剪柳之賊。而稱曰奇人異士。亦祇有余欽

可以作如評斷。然即此以觀。余欽之爲人。亦不過爾爾。如此看來。果然不是假話。將來俺若鬼混進府。倒是要留心一

二。咧。復又想到。這正是俺進身的機會。俺何不趁此。就去實行俺的謀略。便乘隙飛身

進房。在那人不知。鬼不覺之中。將他應辦的事兒辦安。轉身仍潛伏在檐下。那時這

間樓房裏燈火。纔恢復了前狀。並見有四個美麗宮女。次第從後室出房。都祇有十五

六歲。修眉曼睩。皓齒明眸。生長得皆聰明伶俐。當時房裏燈火交輝。也不似先前那般

冷寂。那四宮女。祇隔幙傳稟王爺進宮。接聽一人說道。什麼時候。他還跑來。我這時寒

熱纔淨。最怕吹風。你等就前去接駕罷。

好容易害的毛病。美女之恃嬌。賴寵大都。此所謂多愁多病者。直可謂之無愁無病也。

那四宮女同

聲應了兩聲。是便開門去迎接王駕。比時鷄聲四起。王府裏更樓已敲罷四鼓。余欽暗

忖自己應做的事兒。已如願做過了。天色不早。何必再留戀在檐前。偷看別人高興。他想罷便轉身而去。復又從府前府後轉了一個大圈子。並那府院最後甯王建築的那座花園。他也繞了幾轉。見着有那燈火通明的所在。他心想必是王府裏緊要人物居住的地方。於是見那些屋裏的人們。不曾注意。或是出房辦事。與尙未進房的時節。他便混進房去。將他定的事兒。不消多時。一一辦畢。忙折身回到呂祖殿。方解衣登榻之際。天色業已大明了。誰知那一夜的光陰。他已廣闢了一條進身大道。從此大動刀兵。四方蠢動。鬧出驚天動地的很大禍事。都在這一夜之中。通種下一點惡因。咧。杜漸防微乃是一種阻止禍亂的妙法。甯王宸濠如未得余欽未必不叛。明室然終不至余欽謀劃之奸惡苛刻也。閑言少叙。接說甯王宸濠。他世居江西南昌府。凶惡專橫。意欲謀爲不軌。前書已曾一再敘述。但其未作亂之前。那一種驕奢淫佚的行爲。已足以禍及一方了。其他所作所爲。出於天理人情之外者。真是擢髮難數。今且約略叙寫一二。宸濠雖是個華貴的後裔。自幼却不安正業。什麼鬥鷄走馬。訪柳尋花。真是無惡不作。迨他的父母雙亡。襲了王位。便越發胡作非爲了。他的原配李氏。乃

是那散職侍郎李士實的愛女。乳名叫做珍兒。李士實無子。故愛他如掌上明珠。入世以來。他父母都十分的寵愛。這李珍兒的顏色。卻生美麗超羣。天資且又聰明伶俐。十二歲時。就能夠做幾句吟風弄月的詩詞。並且他最愛的。乃是李商隱韓冬郎元微溫飛卿辛稼軒等詩詞集。終日高坐繡樓。他也不從事女紅。專以敲詩拈韻取樂。日久時長。可就不斷的發生種種邪念雜感。什麼人約黃昏。地下桑濮。漸漸的有些自主不定。那醜聲四播。鬧得風雨滿城。女子無才便是德。然青年婦女而以吟咏以致身敗名裂者。不知凡幾。可見文學之才。洵不利於婦女也。李士實夫婦。因爲寵愛過分。也都不願給他個嚴加管教。祇好粧痴粧聾。任他自己處分罷了。這也是天緣湊合。鬼使神差。般給他二人繫了赤繩。一日。宸濠正率領一夥侍從武衛。擁到教場裏試馬。日暮旋府的時節。打從李家後門經過。正值李珍兒倚門散悶。忽被宸濠看見。就驚愛他是個天仙化人。一時目不轉睛的。就向着珍兒看了一飽。回時珍兒見了宸濠那般聲勢。那般威武。也就狠覺注意。直到宸濠旋府。派人八方打探。方知是李侍郎的女公子。當卽派人前去求親。那李士實散職之後。正懷抱滿腹經綸。無處發洩。要

想與甯王接近。又苦無門可投。如今得着這個機會。那敢拒絕。使一口承允。從此李珍兒就實授甯王宸濠的正宮皇后。李士實也就儼然以國丈自命了。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宸濠完婚未久。正式納寵。已有十人之多。那劫奪良家閨女。通奸殺淫的。尚不記其數。在

他那十妃之中。祇有潘高二妃。得震濠奇寵。按這二妃。那潘妃名喚順姐兒。乃是個皮匠女兒。高妃名喚玉珠。向在九江倚門賣笑。一登龍門。就身價十倍。儼然都是待補皇帝的。新貴人了。他倆與李珍兒鼎足而三。都有顛倒宸濠忘魂失魄的魔力。但是各人都大開方便之門。別有專寵。這也是天理循環。果報不爽的道理。當那余欽未往南昌城之前。李士實就在宸濠左右。時時刻刻都勸他興師起義。謀奪天下。同時有個劉吉。表字養正。雖是一個孝廉公。平日包攬詞訟。卻不安正業。後經李士實的保荐。也頗得宸濠歡心。一人爲禍不足。便更加一人。勸之宜乎宸濠蹈入圈套矣。二人在宸濠左右。無日不勸他爭王爭帝。宸濠每日

受他二人左輔右弼。百般煽惑。便覺怦怦心動。決計密謀稱孤道寡的事業了。一日。就是活神仙入府窺探的那一天。三鼓以後。宸濠因興兵之事。特召李劉二人密議。最後

的解決。還是以靜待時機。廣招將士爲定議。那時劉吉從旁就說到余欽的身上。極力揄揚余欽的萬能。並且說是開國的劉伯溫。未必比他強勝。說得宸濠心花怒發。恨不能立時就將這個活神仙請來共謀大事。直說到四鼓將盡。李劉叩辭出府。宸濠便直往潘妃的別院。誰知那時潘妃稱病。已早安寢。果真病歟。閱者應該明白。當時命四個宮女迎駕入院。宸濠進院。見紅燭高燒。彩幃低掩。潘妃倦臥在睡榻之上。精神異常疲憊。所爲何事耶。願姐自己應該內默默的半晌不言。良久歎一口氣。彷彿病勢很重的模樣。但是他因這病形容。魑發顯得嫵媚。宸濠正在那裏出神之際。猛一抬頭。便大喫一驚。欲知後事如何。且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余欽抱無窮奢望。自告奮勇。入南昌設壇。以爲甯王必來訪賢。儼然以姜尚自況。誰知設壇多日。杳無消息。若非親身出馬。另作手法。恐雖窮處。呂祖殿百年。亦無人過問。活神仙若到彼時。恐亦無法施佈矣。

甯王府最後之高樓。當然如宸濠之宮院。而其間忽然現出種種醜相。作者以迷

離恫悅之筆。雖未實現其形。然已深刻入骨。惟其深刻入骨。故較繪形尤覺尖刻。文人毛錐。甚於利刃。安得而不能誅伐妖魔鬼怪哉。

堂堂自命之皇后。未嫁時已不安於室。雖出自名門。人格早已破產。又如潘高二妃。一係皮匠之女。一係路柳墻花。如此等破銅爛鐵。齊集於甯王府中。其甯王府之污臭。可與臭坑等埒矣。作者不必直貶宸濠。卽以偏鋒之筆。略一寫之。雖不加褒貶。而褒貶自在。若直罵宸濠之凶惡。則未免太笨矣。

陽明先生格言

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
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
、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得力處、亦便是用力
處、(一)

陽明先生格言

人須在事上磨練、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二)
不立志則事不得成、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三)
今之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
自是、不肯屈下、傲之反爲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外
貌要恭遜、必須中心要敬讓、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己受人
、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克謙也、

(四)

第四回

宸濠見詩急訪異士 余欽入府遍媚羣僚

話說甯王宸濠自進了潘妃的宮室。正想歡度那千金一刻的良宵。詎料他可愛的寵妃。倚枕呻吟。現出那弱不能支的病狀。懨懨若睡。倦眼惺忪。倒也顯出幾分嬌媚。宸濠站在榻前看着。既有些憐惜。又有些親愛。兩眼覷定潘順姐。默默價發怔。不知怎樣向着他做那敷衍工夫。方能博得那個美人一笑。然在他這時的心理。反疑潘妃。又因什麼事兒。有意粧病。擗攢那個酸溜溜的醋罈子。却也說不定的。却巧猜了個反而若使彼知個中真相恐此方未必發醋而彼遂反欲撚酸矣他正在胡思亂想。猛一抬頭。忽見靠牕那一堵粉壁之上。驀地高帖一張白紙條兒。那帖兒上。狂草了一章七言四韻絕句道。

莽莽中原百事非。騰蛟起鳳此其時。峨眉萬里孤行客。一瓣馨香拜紫薇。

正文看完。那上款寫甯王萬歲四字。下款寫峨眉玄妙真人六字。宸濠初見這幅白紙條兒。已覺有些兒納罕了。後見他的留名是玄妙真人。驀地想起方纔會議與李劉二卿。所提議那余欽的外號。這豈不是那個活神仙嗎。這甯王宸濠。雖然出身貴族。不好

讀書。但是粗識文字。却能解釋得明白。如今仔細揣度那詩中語意。分明是一篇勸進表。慫恿他乘此亂時。永佔帝業。他並有保俺稱孤道寡之意。似這等奇才異能的賢士。俺正想從四海中廣求。如今他不遠萬里奔來。想必是順從天意。特來助俺大事成功的了。古今癡人慣作夢想如宸濠者亦可算得癡人之一也他默忖了一會兒。不因不由的暗自驚喜道。這纔是踏破

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咧。復又驚道。似這個王府裏。崇臺大廈。浩如淵海。龍樓鳳閣。高插雲霄。他又從何窺探到此地。就能預測俺今夜必來此地麼。於是又有些兒猜疑起來。半晌。方自想道。他既然稱做活神仙。自有未卜先知的本領。如今要這些須手法。又算得什麼希奇。咧。他一時左思右想。祇默默的向着那張白紙條兒。默作幻想。早將敷衍他寵妃的心事。遠扔到九霄雲去了。潘順姐因此冷擱下來真不知從何處呼窸叫屈恨不得立時飛召那個活神仙。與他共謀興兵奪位的大事。方遂心願。再說那個粧病撒嬌的潘順姐兒。他先時本做了一場虧心事兒。深更殘漏。猛聽王爺移駕進宮。就怕是那一段隱事。暗透出消息。所以他假稱犯病。一則想藉此撒嬌獻媚。多邀得幾分雨露之恩。一則又想

乘此遮掩前番的痕跡。

如此用心直抵弄夫君於股掌之上孰謂婦人手腕不艱險哉

復見宸濠進宮之後。並不如何去敷

衍他。祇兩眼覷定粉壁上。默默價發怔。也不見他說一句話兒。越發懷疑。便暗自捏着

一把冷汗。神智更覺不安。又如那四宮女。隨侍左右。見王爺與潘妃。那神色都變了常

態。也都暗暗的喫驚。不知要鬧出什麼彌天大禍。進退都不敢動移半步。

各人心事各人知這一個悶葫

蘆却畫得有趣

又久。宸濠狂笑了一陣。轉向潘妃問道。今夜這間房裏。可有什麼人兒。走進來

的。這句話他問得不打緊。可把個潘妃嚇得四肢發冷。怦怦心動。幸好他聰明伶俐。此

時祇好一半裝愁。一半用種倒抵門的手法。先阻止他的問話道。妃子今晚的病勢加

重。黃昏就解衣安寢了。若說這房裏進出的人們。說着就瞋了那四宮女一眼道。大概

就是他等姊妹罷。宸濠道。不是他等女孩子們。還有什麼男子漢呢。

答以聰明問者亦頗利害事出兩歧所問皆非

所答而旁觀者清越覺引人發笑也

潘妃急得沉下臉色。硬撐着坐起身來。培着冷笑道。咦。這真奇怪咧。這

等深宮內院。除却你王爺千歲。能彀隨意兒出入。其他還有什麼大胆男兒漢。敢跨進

這一道門檻呀。果真有此事。大概他的腦袋瓜兒想遷都。也活得不耐煩了。宸濠發急

道話兒也不是這樣說的。潘妃見他發急，便實行他先下手爲強的政策。不管青紅皂白，也不待宸濠的話兒說完，忙橫插進去。大發牢騷道：「王爺，您老也不要發急，聽安心罷。俺潘順姐雖然不是大家小姐，却也還懂得些兒禮義的。如今承王爺百般愛惜，被選進宮，這也是祖宗的德行，方得如此的。妃子也不是什麼路柳牆花，倚門賣笑慣的。」

高玉珠聞之應作如何感想，恐其此一醋罈攪去彼一醋罈攪來循環不已也。

那些事兒，就是真火燒到頭頂上，呷一口冷水，也止住

了。當真能設這般下賤麼？況且妃子已病得這般樣兒，什麼要緊的事兒，俺也不敢妄想的。妃子也明白，總算承王爺厚恩，百般愛惜，別人看着這一顆砂子，揉不進眼裏，所以要造出許多謠言來。要知道大家馬兒，大家騎，王爺也不是誰一個人獨有的。咱們就多留三天五天，也不犯法。你若是好的，王爺他愈不愛你咧。挺着肚皮，大家比比看，看是誰人的乾淨些。俺也不願意多說了罷。半夜裏到花園裏去燒香，說敬什麼仙大爺，自己的床舖上養一條獅子狗，那一夜的怪聲怪響，不使人聽得骨頭痲癢，橫豎妃子是快死的人，又何必作這等口孽。大王爺，你既然有這等疑心，何必再來這宮裏

受氣發急咧。請您快開天恩。賜妃子一死。也好拔了別人的眼中釘。使人能伸直脚。又

何必這般糟塌人咧。說話時節。早已夾着長一聲。短一聲。扭扭捏捏。伸手捉住宸濠的

龍袍。拚命大哭起來。此一假婆婆經形容酸護惡之婦真是淋漓雋致那宸濠謀朝篡位。雖然凶惡非常。而平日

對於左右的嬪妃。却一身勇氣。都銷磨乾淨。比時見潘妃節外生枝。又發出那一大套

話兒。明知是對着高玉珠直射。又不敢再幫高妃辨誣。左難右難。寡人難煞然亦自作之孽。自應受罪也祇好假

裝糊塗。岔開說道。這乃是另外一樁事兒。潘妃分外哭鬧得利害道。什麼另外另內。難

道另外一樁事兒。就應該加俺一種不端的罪嗎。當時宸濠急得。也不知怎樣說明纔

好。嚇得那四個宮女。足立床側。如銅澆鐵鑄一般。默息吞聲。也不敢大聲出氣。宸濠祇

好暫避一避潘妃的舌鋒。好不容易。全用甜言密語。將潘妃的酸氣。敷衍平靜。然後將

那四宮女揮進後房。那時宸濠已解衣登榻。就潘妃並睡在鴛鴦枕上。方將活神仙的

事兒。與那粉壁發現詩條等等。說了一個大概。潘妃見並非自己的秘密。被他看穿。這

纔笑道。你何不早些說明白咧。宸濠道。我還未曾作聲。你先就爛的臭的。爛的臭的究竟

作者何不直接說明耶橫罵了一陣。叫我又怎樣說得明白咧。潘妃便不自禁。嗤的一笑。伸手在宸

濠腮邊輕輕的搨了一下。悄聲笑道。你是白天也想求神仙。夜晚也想求神仙。如今進

來了這個活神仙。你偏偏的看他。不見。那時俺也是睡昏了。真是一些影兒。都不曾看

見。你若是早些告知這樁事兒。俺拚命也得等候他一夜。倘若見他進房。俺必定給你

留住。就死也不能放他走的。說得實在好聽。若細嚼說話之中用意。益覺使人難受。閱者亦可試一咀嚼也。宸濠道。這活神仙。現在已

來到南昌城裏了。明天就四方派人尋訪。請他進府來共謀大事。俺若得着這個活神

仙。又何怕那大明天下。不垂手而得嗎。潘妃便將嘴唇兒一抵道。天下不天下。還是小

事。倒是王爺您的身體。却狠要緊的。他說話時節。復一伸手向宸濠的腿邊摸捏。悄聲

笑道。您想今年纔多大年紀。怎麼這般現老相。似這般軟皮條的模樣。一抓一包水。可

不把人厭煞。那宸濠被他揉捏得不住的格格笑。不絕聲。頓覺小肚子下面。一陣麻癢。

未幾。他的鼻尖一冷。兩顴如火燒的緋頭。從背脊向下。直癡了一陣。接着又打了兩個

寒禁。也不知什麼東西。又煖又滑。鬧了潘妃滿手。潘妃連聲嘖嘖道。你看。你看。他又冒

出來了似這樣的傢伙又怎麼能夠稱心如意呀說罷又惡狠狠的長歎了一聲道俺也是命該如此。說得如此可憐安得不知尋門徑耶倘若熬不住的早給您王爺加冕套上一頂荷葉盔

了。我看那活神仙必定會醫治這一路的病症。王爺您也應該求他想一個法兒。宸濠

接笑道俺倒不相信。如你這般說話。俺倒變做老公爺啦。接着唆囉唆囉祇聽喘氣的

聲音。瞥眼之間天色大明。那種種怪聲也因此寂靜了。次日宸濠召集左右謀士。如李

士實。劉吉。畢真。王綸等四人在那所密室裏會議。李士實等入室後各行了一番君臣

常禮。分排入座。此是宸濠儼然以帝王自居固屬胆大臉厚若無李士實等狐羣狗黨從旁諂媚彼又何得而自尊若是哉宸濠便將後宮所見的題壁

詩句約略說了一遍。却也奇怪。那李士實等各人都晉呈一兩張白紙條兒。其中所寫

的詞章與字跡與宸濠所見不少差異。宸濠閱畢越發驚駭。再問各人發現那詩條的

情形。各皆同聲奏道。此乃天明之後各從熟睡中醒來。忽見牆壁之上。即高貼着這等

詩條。至於如何入室。如何分貼這種條兒。大衆都瞠目不能答復。原來當夜余欽因亟

思大顯神通。恐僅貼後宮牆壁上那一紙詩條。甯王左右能人甚多。未必能夠使他驚

異。於是乘大眾酣睡之際。便給他耍一套滿堂紅。使全府上下人等。都因此傳爲奇聞。就不怕宸濠。不急來請教了。果然宸濠見大眾都如此驚奇。那求才若渴之念。越加濃厚。當時密派小韋陀王宏。率領十二名武衛。假扮行商旅客模樣。秘密尋訪。何必秘密從事。彷彿活神仙已專待迎駕久矣。前章所述那呂祖殿課壇左右。忽冲進來一個形似武官的壯士。率領十多個

彪形大漢。一擁趨前。就是王宏奉命。率一夥武衛前往的。今可不再贅叙前情。接說王宏探明那高坐課壇的道士。就是王爺極望他進府的玄妙真人。便當面彼此通過姓名。接說王爺召見他進府。究竟宸濠召見他的用意。是善是惡。是吉是凶。妙在他是一字不提。祇拉着余欽一同進府的形狀。却很緊急。所以一般看熱鬧的路人。也有給余欽驚喜。也有給活神仙擔憂的。但是余欽個人的心理。他早有成竹在胸。默忖他自己行爲。當然沒有什麼危險啦。雖然沒有危險。但如此登臺未免太無價值。若以江湖術士口論。總算得是大出風頭。他最初的使用意。見王宏那般急躁。還想乘此擺一擺架子。借着休息爲名。特地慢些兒前往。或者他再三顧茅廬。俺豈不有武鄉侯的威武嗎。後被王宏催逼得不能離身。轉又暗忖這等時機。是少

縱卽逝的。倘若他見俺不受召命。反疑俺對他謀國不能効忠。他就不再派人專請。那豈不是我坐誤良機。自討沒趣。他想到這裏。便毅然決然。緊隨着王宏。一同進府。此

心急胆虛。雖憑三寸不爛之舌。說得天花亂墜。亦不值半文錢也。

迨同到甯王府的門首。余欽便留心細看。祇見八字門首。形

勢雄壯。在那未曾得意的余欽眼中。看着。暗想千朝門的形狀。也不過如此軒昂。當時早有百數十人。都是戎裝打扮。如狼似虎的。排列左右。各見王宏進府。都站齊如銅澆鉄鑄一般。向着王宏。舉行一個常禮。好不威武。王宏接須領他走進府門。又從西廊繞行了許久。先進一所空廳。王宏就將余欽安頓在這所空廳房裏。略事休息。他復轉身走進。不多一會兒時候。王宏便飛奔進廳。笑着說道。王爺召見。你快些跟俺去罷。倒是召見時。一切奏對說話。你須得留意些兒。余欽連應答兩聲謝。忙站起身。緊跟着王宏走進。東拐灣。西磨角。眼看着那條官道。已走到盡頭。迎面乃是一座大廈。黃壁硃樑。龍翔鳳舞。儼然是一座皇家宮殿。

在此略點一筆。與余欽深皮進府時種種寫景之文。遙遙相印。足證作者總攬全局。能千頭萬緒。始終不亂。故此數句。形似閒筆。實不可

以廢除也。

台堦之下。也有一方盤龍雕石。狀似丹墀。堦下左右分排站立的戎裝壯士。都似

御前武衛一個個的弓上弦。刀出鞘。凶惡得怕人。台階以上。左右分立的冠帶整齊。雍穆嚴肅。都是些未來的王侯將相。大廈中央。高懸兩幅赤黃綢幔。兩旁金鈎掛住。幔上繡盤兩條。金龍奪珠。五色錦雲。四圍鋪滿。又橫設一張龍案。金爐嵌寶。香氣氤氳。甯王端坐正中。頭戴一頂滾龍冠。身披一襲繡龍蟒。都作赤黃顏色。濃眉巨眼。却生長得凶惡非常。座後擁着許多宮女。也有掌羽扇的。也有持拂塵的。皆打扮得豔麗出衆。妖冶動人。余欽慢步走上台階。便俛伏龍案之下。大禮參拜。山呼了幾聲。王爺千歲。當時甯王便命他起身。余欽復又叩頭謝恩。卽站起身。與王宏並站在案前。甯王又接問余欽的姓名邦族。以及他一生經過的種種情形。問得卻很精密。余欽他本是個口若懸河的術士。一身本領。全繫在上下兩片嘴皮。所以應對得井井有條。絲毫不紊。一時宸濠聽着。便自覺驚奇。復又忖道。世間既有這等奇才異能之士。而埋沒江湖草莽之中。不得揚眉吐氣。這真是帝王無道。君子隱居了。話却說的不差。祇是說話之人太不識時也。接着就接問他許多治國安邦的策略。余欽乘着這個機會。便放開他的獅子大張口。傾腸倒腹。就將前番進

呂祖殿時。與那法明道長。所說的一套話兒。什麼彗星朝北斗。天子下階走。上天垂象。紫薇星現已離宮。正應在南昌。卽有真命帝主發現。上天體念好生之德。不忍黎民塗炭。特由呂祖示意。命貧道下山。不遠千里而來。正是爲新主輔政的。接次又說什麼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連日貧道夜觀天象。皆紛紛離宮。將下凡扶保新主建相。今千歲奉天承運。特創新基。海宴河清。必自今始。萬方來朝。卽在目下。而指日可待的。那一番見神見鬼的胡話。說得宸濠心悅神怡。樂得就要調兵遣將。當時把個賣嘴巴的術士。看得彷彿是天神一般。一登龍門身價十倍預料余欽今後之行動決不似枯坐呂祖殿課壇之上蕭索無人過問矣恰巧他左右有個謀士。姓王名金。外號稱他鉄嘴道人。也是一個江湖術士。最初亦恃吹拍工夫。方得宸濠寵愛的。如今聽余欽這番說話。心坎裏早冷笑他臉皮眞厚。但是這一粒順心丸。明知是對症藥品。宸濠聽說。必定受他迷惑的。如今若想破壞他的事兒。一時卻不易下手。無奈他若得寵之後。自己必受他打擊。那甯王對他寵愛。必不如他不來時的濃厚了。左思右想。總無妙法破他的邪術。權利競爭關係生死觀此益見處世艱難不寒而慄矣最後王金忽想到潘妃的身上。

默忖俺今既有這個後援。就不怕他將來不在俺的面前。低頭求教。他想到這裏。那一樁磬石般大的心事。已安放落平。不再與他爭長較短。比時宸濠聽那余欽的一番話。一字一字都打中心窩。當然不再分辨虛實。如獲得奇珍異寶一般。即命王宏伯歸率領那十二名武衛。趕到呂祖殿裏。將那課壇收拾起來。並將余欽的衣履行囊。全數搬進王府。又派左右侍衛四人。指定西廳一所院落。打掃乾淨。準備余欽下榻。散班之後。宸濠就將余欽偕進一間議事密室。同行祇有李士質。劉吉。畢真。王綸四人。共商謀國大事。從此余欽一登龍門。朝夕與一般王侯將相列伍。真不輕易跨出侯門一步。再說入國問境。入鄉問俗。余欽他本是江湖上南來北往的混世漢子。應酬交際。可算得是個漂亮人兒。如今新進王府。朝夕相見的。都是些文官武將。自是放開手腕。拚命周旋。不多幾日。果然合府之中。上下人等。均被他交結得如膠似蜜一般。沒有不在甯王左右。密保他的人才出衆。強龍不伏地。頭蛇余欽參透此句。玄機宜乎處處得心應手。再說那王金對於余欽。本有些不懷好念。誰知余欽在大衆交際之中。驟見他彷彿似曾相識的。仔細默想。原來那夜從潘

妃宮室中破窗而出的。正是此人。若是他人，必將此事密奏宸濠了。畢竟活神仙的閱歷深明，覺他既與潘妃有那一場隱事，自必具有強大的後援。況且他也是個江湖術士，安見不同行嫉妬。俺今新進王府，未樹寸功，又何必樹此大敵？於是掉轉方法，拚命與王金要好。那往來應答之間，越發比較他人親密。並且時在宸濠左右，誇獎王金，日久被王金聞知，非但掃除從前的惡想，反對他興知己之感，互相標榜，儼然各居伏龍鳳雛地位。就是宸濠也恃他倆爲股肱之助了。

余欽可交圓滑而消滅私隙且得宸濠歡心羣僚美譽可謂江湖術士中狡極猾者矣

陰迅速，不覺又混過一年。那余欽在王府的聲勢也日益增加，非但閔念四凌十一等都引入龍門，就如法明及鶴子道童也都保荐在王府裏，各佔重要地位。並且密派閔凌二氏廣招綠林暴客，赤髯英雄，屯兵積聚，橫征暴斂，私造軍器，暗設機關，與那些奸淫擄掠，霸佔田產，凌辱官吏，壓迫商民等事，什之八九都是這活神仙的奇謀妙劃。宸濠因此權利雙收，不逾兩年，居然養得人肥馬壯，倉廩充實，越發對他信任不疑。前後余欽又進獻建築接仙臺，非但可向天上迎接神仙，輔佐謀國，並且可召古今美女獻

媚承歡。宸濠本是個財色霸王。猛聽這番奇策，便急想即刻成就。又那肯須臾延緩呢。於是一切皆聽從余欽胡說，分向四方招買童男童女，各一百名，便從此而起。於是害得各有子女之家，人人胆戰，戶戶心驚。前如林以德一雙兒女，無端被劫失蹤，也都是受此謀之害。

一筆遙接前文天衣無縫可算神來之筆

欲知後事如何，請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潘妃因隱事而出神，宸濠因見白紙詩句而發怔，四宮女又因宸濠與潘妃形容異於平日而恐懼，彼此各有所因而各皆不能窺破其隱。於是此疑彼猜之中，顛倒錯亂，可謂極滑稽之微妙矣。

宸濠因一詩句而驚余欽爲奇人，因聞其一席之談而愛余欽爲異士，舉世奇人異士，苟如是而可以成名，真易拾芥也。宸濠何常不知得一奇人異士難如登天，彼既知其難，而又如是輕信，皆係希望權利之心過激而智昏耳。其惟如是，斯不足以成大事也。

余欽利用王金之手腕，尖刻入骨。王金竟入其圈套，此余欽畢竟勝王金一籌。

第五回

千里孤身負骨歸葬

長宵古廟野鬼弄人

話說明憲宗成化在位。朝野安謐。草木不驚。婦織男耘。各守本業。頗有歌舞昇平的氣象。雖知國家的隱患。皆伏藏在草野之間。專橫強霸呢。當時侍從皇帝左右的宦官。如劉瑾。馬永成。張忠。許秦等。號稱內宮四虎。專事淫巧。蠱惑君上。於是承歡獻媚。博得皇帝的寵愛。對外就狼狽爲奸。虛張聲勢。專權干政。暗使君臣隔閡。上下消息不通。他倆乘此就作威作福。外如贛藩甯王宸濠。包藏禍心。早想窺竊神器。謀奪大位。內有奸宦外有惡藩宜乎明室天下。隱伏危機。不易粉飾安謐矣。自那玄妙真人余欽進府之後。迭獻奇謀。以供宸濠娛樂。所以愈得宸

濠的歡心。未久。那余欽說話。宸濠便無不依從。加以余欽時以謀朝奪位的一片神話。專在宸濠左右播弄。又有李士實。畢眞。劉吉。王綸。王金等。也都默想宸濠當朝。他等都好加官晉爵。所以也在左右大吹大擂。狂敲邊鼓。宸濠他本懷得有野心的人。再時刻受他等蠱惑。又安得不雄心勃發。躍躍欲試咧。後又聽從李士實。劉吉二人的謀劃。密派心腹二人。飽囊金銀珠寶。賄賂劉瑾等四虎。暗中援助。由此宸濠益加肆無忌憚。專

事募匪練兵。擴張他本身的威力。一旦羽毛豐滿。就準備直搗黃龍了。謀劃周詳在宸濠未嘗不可自炫。密惜手行爲不正本不足以成大事耳。

誰知天心難如人願。國事難遂私謀。當他厲兵秣馬的時期。忽發現一人。將來與他不能並立的勁敵。此人是誰。咧。待記者慢慢的說來。閒話不談。事歸正傳。接說浙江餘姚縣東鄉。有一顯族隱居其處。那一家的主人翁。姓王名華。表字德輝。別號又叫做寶菴。原籍瑯琊。乃是晉代王羲之的嫡裔。當那王右軍的時代。便移居山陰。後由山陰移居餘姚。已經五世。他第五世祖王綱。字性常。與明初誠意伯劉伯溫交誼最厚。洪武四年。王綱受劉伯溫推荐。應徵文學進京。當時王綱已年逾七旬。但髮齒精神。仍是健如壯者。藉此一端已是秉賦特異。爲常人所不可及矣。洪武帝召見的時節。就驚異王綱爲人。便拜他爲兵部郎中。後粵省潮民作亂。聲勢猖獗。皇帝又升擢他爲廣東參議。督辦兵糧。王綱因年老遠征。恐非幸事。就帶他的愛子王彥達同行。那時彥達纔十六歲。他父子二人。行抵潮州。王綱便向民衆。曉諭大義。一時潮民羣皆折服。那如狂濤猛浪的爭端。祇聽王綱一番的說話。頓時迎刃而解。各安事業。凡事之爭不越情理。即便一時憤激。動苟有賢者。曉以大義。未嘗不可浪靜風平。王綱赴潮之動作。概可鑒。

矣

一時王綱的賢名大震。遠近人民。都沒有不仰慕盛名的。後王綱率子。回往增城。忽

遇海盜混海蛟曹真。將王父子。擒入盜窟。當時曹真一夥人。因仰慕王綱的賢名。初想

長留居窟。共謀大舉。王綱本是賦性忠直。怎願屈從。初以良言規勸。不聽。王綱遂破

顏大罵反賊。日夜不息。曹真苦不能耐。於是怒殺王綱致死。王彥達見他父親慘遭賊

戕。復從旁哭罵不已。並求速死。當時衆賊都要結果他的性命。最後還是曹真阻止道。

父忠子孝。殺之不祥。便縱放王彥達背負父骸出窟。比時王彥達自知孤掌難鳴。空拳

不敵。也就將亡父的遺骸。用羊草包裹。順道負至禾山。備棺安葬。從此他自覺風塵多

險。便耕田養母。不願身入宦途了。其後人遞石翁。槐里子。皆以文學自隱。直到王華的

生父。竹軒居士王倫。纔得翰林院修撰。死後追贈禮部右侍郎。王華幼年聰慧過人。尤

好讀書。每讀書必盡卷纔息。寢饋忘廢。乃是他的常事。丹桂有根獨長詩
書門第閱真信然性溫和。惟見市

中不平事。輒喜爭辨。由此那鄉村之中的無賴子。偶爾與他相遇。多遠避而走。那餘姚

縣內。有座龍泉寺。寺中方丈和尚。法名智元。仗寺產謀活。倒也逍遙自在。未幾。餘姚縉

紳之子周筌于守誠蔣福銓等。因愛那方風景幽靜。每年夏秋之季。都相約同往龍泉寺裏讀書。但是他等都是狂妄不拘之士。每年邀往進寺讀書。總把那所寺院糟塌得壁穿瓦漏。方纔罷手。迨他等去後。智元必須收拾一番。始能恢復原狀。因此智元對於他等。都隱恨刺骨。但懼他等勢。祇敢怒而不敢言。每年自認幾個月晦氣。和尙乃食四方不受世人閒氣不意竟爲若儕所窘這年又屆新夏的時候。那周筌等都負笈聯袂而來。當時王華

也在那所寺院裏。選擇一間清閒所在。避暑讀書。後見周筌等已捷足先登。王華便不願與他等打擾。遂作罷論。於是就在自家後院中。另闢了兩間茆屋。專備讀書。不再作龍泉之想了。一日薄暮。正黃昏燈上之際。王華方纔罷讀。獨自在牕外徘徊。忽見左鄰張三木匠的兒子福兒。慌慌張張奔到王華的面前。不住價吁吁牛喘。臉色發白。半晌不能夠作聲。王華猛見此狀。却暗喫一驚。急問道。福兒……福兒……你因什麼事。嚇得這般形狀呀。張福兒又喘了一會。出氣始覺平息。便接說道。王大爺你不曉得麼。如他龍泉寺已發現妖怪了。王華禁不住的一笑道。俺還認着有什麼要緊的事。你

們小孩子家少胡說些鬼話罷。張福兒便發急道：「你老不相信別的事兒，俺可以胡說。這鬧妖怪的事兒，也能夠亂謫亂扯的嗎？」何妨亂謫亂扯，一回亦不犯法。再說你老人家是何等人，別的

面前，俺可以胡說。你老人面前，又怎敢亂說的。王華聽說，祇是微笑，並不作聲。張福兒越發着急，恨不得對着王華盟誓，證明他所說非虛。王華見他這般發急，便轉口說道：

「你的年紀很輕，曉得什麼，必定是你那夥小朋小友，故意說些妖魔鬼怪，哄騙着你頑

笑的。」此時王華亦係少年較張福兒祇長數齡耳，竟如是見識卓異，判斷高超，畢竟天賦特厚，非常人可比也。張福兒急着搖頭道：「李家二伯伯對俺

說的，他老人家最不相信鬼怪，並且最恨造謠說謊。昨天他與俺母親閒談，方說出這樁事兒，還說他曾親眼看見的。這也能夠假嗎？再說咱們那夥小朋友，曾在黑夜裏翻牆扒壁，暗去那寺院裏偷花，不斷看見什麼大腦袋、長舌條、奇形怪狀的妖魔，都嚇得直奔回來，發寒怕冷。方纔俺與陳家阿毛二人，打從那寺院的後牆經過，彷彿那寺院裏鬼哭神號似的。咱倆一口氣飛奔前來，他趕回家，俺就到這裏來了。難道說這也是假的嗎？王華仍是微笑着說道：「黃昏時候，大路上還不會斷給行人，就有妖魔鬼怪發

現。這也奇怪得緊。張福兒不悅道。咱說你總是不相信。明天你再詢問別人。那于守誠等諸位相公。都一同搬出寺院。各人回自己家裏去讀書。這不是活靈活顯麼。一層一層逼入真境

方顯得後文之奇妙

王華聽他說出這句話。便暗忖道。俺非是不信鬼神的。但是幽明路隔。陰陽畢

竟不能夠通行。若使鬼怪鬧得這般利害。那智元方丈與那些同刹的和尚。又怎麼能

夠居處安甯。若說這樁事兒。全是烏有子虛。俺曾聽別人說過。似是張福兒信嘴胡說。

這其中必有別項原故。俺倒要親身冒險。探聽他一回兒。我看還以不探聽為佳。若使探出真相。難保不笑得肚皮痛也。他

想罷。又轉臉向張福兒說道。張福哥。俺非是不相信你的說話。但是這樁事兒。俺很覺

有些奇怪。既然于相公等。都搬回家讀書。那寺院裏。當然越發清靜。俺倒不怕異怪。早

晚就搬去住幾天。看那些鬼怪。是怎樣的利害。張福兒連連價搖手道。王大爺。王相

公。您老人家。快些兒不要搬去罷。就算俺這小子。說的都是些假話。莫要鬧出禍事

來。俺張福兒還喫罪不起咧。說時。連連的打躬作揖。攔阻王華進行。張福兒總算是個好人。若是狡猾之徒。落得從

旁靜觀把戲。即使鬧出禍事。亦決不至波及彼身。

王華雖默然向他點頭。但是心坎裏的主意。早已拏定了。二人又

說了幾句閒話。張福兒方告別回去。再說距王華住所。祇有三四里之遙。有一座龍泉山。相傳秦漢時代。曾有一條白龍。困陷在那山之麓。後在那山麓之間。連掘了十三口泉穴。然後得着泉水爲滿。方興雲佈雨。遨遊而去。從此那十三口泉窟裏。涓涓長流。不見枯竭。因此那座山名。就叫做龍泉山。不知又過去幾年。橫遭幾次兵劫。便將那些泉窟。閉塞了十二個。祇餘有一口。尙川流不息。後來有個妙空和尚。因愛護那口龍泉。他就八方募化。纔在那口泉上。修築這座寺院。故名曰龍泉寺。那寺之左右四境。風景絕佳。清幽無比。有此幽境始可
以供賞者居也那口龍泉。完全包圍在寺院裏面。那泉水的滋味。清香甜美。就白煮飲之。也覺濃厚爽利。由此遠近縉紳之家的仕女。都仰慕這泉水的美名。都不惜金錢。爭來茗戰。秋夏之間。尤其繁盛。還有租賃寺院裏餘屋數椽。享受那避暑的清福。當那妙空和尚。化緣築寺的時節。祇有這荒地一隅。別無絲毫產業。可供妙空和尚的生活。後來全靠這口泉水。養活住寺和尚。還有餘貲。不多幾年。妙空已老。居然積蓄了二三千金的廟產。妙空圓寂之後。接替主持的和尙。異常安適。前人種樹後人
乘涼世間萬事

大抵如此

香火也日趨繁盛。直到智元方丈的手中。那廟產已加增到五萬金之數。但是那

廟產既已增多。那掛單的和尚。也就越來越夥。其中良莠不齊。反鬧得寺中烏烟瘴氣。

不似昔年幽雅了。接說鬧鬼的這一年。那龍泉寺長住的和尚。除却智元方丈。還有四

個僧人。一個燒火老道。與兩個纔入佛門的小和尚。可巧那年的前一歲。浙屬奇荒。非

但掛單的僧人。來去不絕。還有許多江湖術士。風塵流丐。奔走寄宿的。也日漸加多。鬧

得智元方丈。寢饋不安。大有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勢。恭喜發財歎即大法師倒灶歎智元一見這事有

些不妙。若從此開放山門。不定鬧得座無虛席。還得鬧成反賓奪主。鵲巢鳩佔咧。時剛

這年暮春之際。智化便與左右僧夥。熟商了多時。纔想到那寺院中左右兩廂的平房

很多。當初本是准備廣招香客租賃的。自智元經手之後。如于守誠等。每年必來避暑

數月。那餘屋間空的很多。況且于守誠等。雖然都是些大家公子。無奈些小銀錢。看得

異常利害。向來不肯空費一文。惟有如是精刻方可發財也但是一個一個的空架子。却攔得十足。少

不遂意。不是冲鍋。就是摔盞。門牕榻扇。險些被他等糟塌得體無完膚。有時還勾引些

不遂意。不是冲鍋。就是摔盞。門牕榻扇。險些被他等糟塌得體無完膚。有時還勾引些

閒花野柳。携帶進去。朝歌暮舞。把一塊清淨佛地。直鬧得鷄犬不甯。神佛引避。智元久想對於他等。特頒逐客之令。無奈他等伯叔兄弟。都是些出入公門的大老官。恐怕將他請走。將來還鬧得自己不安於席。如此艱難。雖方外人亦不易解除。煩惱足證爲人處世洵不淺矣。左思右想。祇得暫且忍

氣吞聲。祇好等待香客加多。能尋找三五位勢力威大的客人。撐支門戶。再與他等爲難不遲。如此足受了他等三年閒氣。這年他等又趕早搬來了。智元見他等提早前來。眼看着那般胡鬧。實在有些氣悶不過。當入夏之際。又與左右僧衆熟商了一會兒。決計打掃餘房。廣招香客。那時果然來得人多。座無虛席。不管來客的勢力大小。決定以衆敵寡。鬧出事來。再作計較。他等大致辦法。已磋商定規。於是智元又僱了鄉鄰幾個粗漢子。偕一個老道。兩個小和尚。將那寺院裏準備住客的餘屋。從新粉飾。打掃一番。復又配置許多應用器具。又在城鄉四鎮。出帖召租。一時轟動遠近各處。不多幾日。果然將那許多空屋。分賃完結。那一項收入。當然可供給他寺院裏的膏火了。然智元的預計。原想召集這般新客。可以羣衆勢力。將于守誠等攆出寺門。免他朝歌暮舞鬧得

佛地不清不淨。誰知那夥新來的住客。什九都是些公子王孫。最好頑笑的。大眾進寺之後。見于守誠等那般行爲。正好情投意合。因此成羣打夥兒。越發鬧得利害。活把個智元方丈的肚皮。氣悶得如同彌勒佛一般。祇得慢慢兒的再想退兵之計。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可見

應世碎物殊不易顧慮周全

一日正是天中節的前三日。時方入夜。月朗風清。氣候涼爽。合寺裏的僧

衆都進了睡鄉。祇有于守誠等及三四個新來的客人。仍在佛殿右側。高歌酣飲。並且有兩個鄰鄉土妓。一名喚紅玉。一名喚翠英。夾在其中說笑。他等正在相對忘形的時候。忽聽隔壁走廊之下。砰然一聲。如山崩石裂似的大衆聽着。都嚇得相對無語。突突心跳不已。那紅玉翠英二人。更加嚇得瑟瑟作抖。險些要哭叫起來。座中祇有蔣福銓與周筌二人。胆量大些。任爾膽量如何鉅壯總得要你嚇得發昏一見大衆嚇得那般形狀。周筌便笑道。這必是那間空屋裏。坍塌什麼物件。也夠得這般驚嚇麼。于守誠便搖頭道。不對。不對。隔壁那間空屋裏。並沒有什麼物件。俺早看明白。這必定有什麼野鬼出了來。周筌哈哈大笑道。那有什麼野鬼。咱們這房裏。倒有幾個酒鬼。色鬼。還有兩個迷惑人的女妖。

不才以爲
居倒也有趣

座中還有新來的住客錢琴心沈大章兩人都同聲說道。周爺你不必發笑。

于爺方纔說的話兒。俺却很相信的。因爲這幾天夜裏。咱倆都睡得很遲。在那倚枕神

倦的時節。常聽着這院裏。哇哇的鬼叫。有時嗚嗚。還含着帶着哭聲。咱們早想通知諸

位了。又怕諸位笑咱們假造謠言。所以不曾說出來。蔣福銓笑道。什麼妖魔鬼怪。俺這

一生。是不曾看見過的。今夜倒要出去見識見識。我看這是不必見識的妙說罷。便舉起一盃老酒。痛

飲乾淨。忙轉身向外走去。衆人見他已有幾分醉意。都向前攔住。那裏攔得住他咧。一

股氣。蔣福銓已冲出房門。接着周筌起身道。蔣爺你慢走一步。咱倆同去罷。他方纔離

座。那蔣福銓已冲出門去。不見影兒了。周筌方纔出房。又聽嘩啦啦的一聲怪響。好像

亂洒什麼石子兒似的。接着又哇……哇……叫了兩聲。大衆嚇得忙亂了手脚。不知

怎樣躲避纔好。當時周筌也覺有些陰風刺骨。你看何如爾可不必逞強罷。暗自纔說了不好兩個字。

接聽門外大喊。哎呀。復又咕噥一聲。彷彿有人栽倒在地。飛砂走石了一陣。大衆都嚇

得臉色如死灰一般。要想逃走。可恨那兩條不爭氣的腿。幹兒如鐵鑄銅澆。再也提他

不動。比時周奎祇靠着房門吁吁喘氣。半晌說不出話來。好大的膽這待門外萬籟無聲。

風平浪靜。大眾方敢喘一口氣兒。但是驚魂纔定。彼此仍不免有些慌張。那紅玉翠英

二妓祇嚇得哭着念佛。此所謂急不抱佛脚也倒是蔣福銓尙未進房。還不知他的生死。周奎說道。

老蔣還不曾回房咧。咱們應該同去看一看他要緊。沈大章道。蔣爺你的胆量大些。還

是你跟着出去罷。周奎頓時一陣臉紅。膽量既大又何必臉紅呀掉頭就要舉步出房。還是錢琴生說

道。這時不要開頑笑了。還是大家同去。壯一壯陽氣。無奈紅玉翠英拉着錢沈二人。抵

死的不肯放手。後來還是大家高聲狂叫。驚醒閻寺裏的和尙住客。都披衣起來。紛紛

擁到那間客房門前。驚問原故。周奎等方邀同大眾。燃起許多燈火。在那寺院裏尋找

蔣福銓。直找到西廊拐角。方尋着他老人家。已直挺挺的斜睡在堦前。兩眼翻白。嘴巴

裏直流白沫。不住價出冷氣。大眾一見這般形狀。也顧不得追問情由。便七手八脚。扛

到他自己臥室裏。將他曲坐在床榻之上。那時智元也奔來了。口中祇連聲念佛。又是一個

念佛接着你忙去燒薑湯。他忙着煨糖水。狂呼亂嚷。惡灌他許多薑湯糖水。直鬧到天

色大明。蔣福銓方微微的喘了一口氣。蘇醒轉來。但是他的精神。已疲憊極了。欲知後事如何。請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凡有大聖大賢之人。發現其秉賦天地之靈氣。必特厚。且彼之先人。亦必具有忠義之氣。肝胆照人。而後始出奇才異能之嗣。所謂忠臣出於孝子之門。決非毫無憑藉。而使大聖大賢出世。治國齊家平天下也。試觀陽明先生之先人。卽知余言之不謬矣。

當明代潮民之蠻野。異于禽獸。幾希初並未受華夏之文化。等於苗裔。然經王綱一場勸導。頓卽順從。此非一般潮民易受感化。乃王綱一腔忠義之氣。易於感化人也。孫公說法。頑石點頭。可見一正足以壓百邪也。

龍泉寺鬧鬼。幾鬧得一般住客。寢饋不安。然余以爲係若儕自引之咎。苟若儕安居佛地。而不放胆胡爲。彼妖與魔。又何敢侵犯。且夜深酣睡。雖有鬼怪。亦不覺也。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卽鬼怪敢于欺人。亦由於此。

陽明先生名言

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五)

第六回

蔣福銓倚枕談怪物 王德輝入寺遇妖魔

話說蔣福銓被大衆灌救。蘇轉轉來。精神非常疲憊。此時紅日當牕。曉風栩栩。雖節屆天中。氣候尙不覺暴熱。大衆胡鬧了一夜。都覺有些昏昏。還是錢琴生向衆說道。咱們直鬧了一夜。不曾合眼。蔣爺他受這番驚駭。當然須靜養一會兒。就是咱們不曾合眼的。也都應該休息休息。復又向紅玉翠英二人看了兩眼。祇見他倆春山鎖黛。秋水無神。鬢髮蓬鬆。雙頰的殘脂粉。都鬧得零亂不整。其間現出青一塊。黃一塊。津津的大放油光。也是強自撐支的模樣。錢琴生接說。造難爲你倆辛苦了一夜。還担驚受怕。也得回去養會兒神。如有什麼事。咱們明天再說罷。此君八方顧全周到。若非社會交際之老手。難得如是圓滿。實則全自作筆底一寫。出作者若非洞悉世情。恐錢琴生之交際至佳。亦難形容得如此秘密也。紅玉翠英二人聽罷。這番話。便嫣然一笑。同向大衆道。咱倆也得回去梳洗盥沐一會兒。如是下半年得閑。再來給蔣爺請安啦。他倆說話之際。強撐着十足的精神。秋波內動。向大衆兜了一轉。掃坐風。轉身走去。大衆見他倆走遠了。也都分道各歸臥室。那一夜不曾合眼的人。都去倚枕。衾衾各尋好夢。祇有蔣福銓隨

身攜帶的一個書童。名兒叫做金寶。陪伴他的主人。供應呼喚。這一場酣睡。大眾直睡到次日將午。方算恢復原狀。那蔣福銓因受猛烈的驚駭。畢竟與衆不同。次日午後。他纔一翻身醒來。掃盡了睡魔。但是精神仍舊不能強健。筋酥骨軟。周身麻木。癱睡在床榻之上。時覺心坎裏跳動。彷彿他所見的那個妖魔。仍在他左右繞來繞去的。當日午膳已罷。大眾紛紛圍坐在蔣福銓的房裏。那時紅玉翠英與那智元方丈也都在座。大眾急想聽說那一段怪聞。便爭着詢根問底。蔣福銓連歎了幾口氣。纔慢聲兒接說出來。原來那夜蔣福銓在于守誠住室之中。猛聽房外發現一聲奇響。便自告奮勇。獨身跨出房門。四方略看了一眼。並不見有什麼奇形怪狀。他心坎裏想道。俺說是沒有什麼鬼怪。他等總不相信。復又思忖道。方纔那一片響聲。却也有奇怪。難道真有鬼怪。見俺追趕出來。他就遠避了嗎。爾胡自信太深。真不知燈籠火把也。或者他不在這一方。俺倒要尋找他個水落石出。比時他心坎裏想着。信步就向西廊走去。尙未走出十步。忽覺一陣冷風。扑面向他吹來。他便猛打了兩個寒禁。頓覺有些兒瑟瑟作抖。那兩條不爭氣的腿幹兒。漸

漸有些發軟。不甚容易強提起來。急忖道：「不好！今夜當真有妖魔作怪嗎？俺向來就不自知懼怕。現在怎變做這般樣兒？復又一躲脚道：『噫！這都是俺自己心虛胆怯。』」到此還要強撐好漢

當然討苦喫矣

難道這陣冷風就能將俺攔住嗎？靈臺一轉，精神陡振，纔舉步向前追去。忽聽

對面當空又砵然一聲，仍如前狀。接着嘩啦啦一陣亂響，早洒來許多砂石子兒。他那

額角、額邊、肩頭、胸際都打得又麻又痛。蔣福銓這一驚非同小可，猛見來勢太凶，就要

縮轉身逃遁。

鬼避爾歟，抑爾避鬼歟？何不奮勇直追前去而稱英雄好漢耶！

可恨他父母的構造力太差，不會在他兩脅之

下，特生兩翅。又恨他兩脚之下，不曾駕駛風火輪，害得他兩條腿幹兒如銅梁鐵柱，再

也提拔不動。正在進退兩難之際，又聽哇……哇……的兩聲怪叫，他又覺眼光發花。

在那天光昏黑之間，恍見迎面扑來一個怪物，身高一丈，腰廣十圍，周身披滿了三寸

來長的白毛，被風吹得飛起，全身上下都是白毛裹體，並不着寸布縷絲，復招頭看他

的臉部，越發怕人。一顆腦袋，足有笆斗般大小，一對拳大的眼珠兒，灼灼直射紅光，口

如血盆，鼻如懸膽，那口中拖出一條二尺來長的紅舌頭，彷彿是一塊硃漆，朝笏倉卒

之間。分辨不出他的眉耳。只見他項間繫着一副金圈。頭上高戴一頂披蕨尖帽。迎面直扑蔣福銓。復又張開他的血盆大口。舉起兩支長瓜兒。纔要來抱蔣福銓。未到蔣的身邊。蔣已嗅着他口中那一股血腥的臭氣。直薰得頭昏。當時他的脚跟站立不穩。便哎呀一聲。咕噥栽倒。固一時之雄也蔣福銓既栽到之後。也不見那個高大怪魔。怎樣再與他握手。祇覺自己的心窩裏。突突跳個不住。放眼再看自己。已捉拿不定。那些房屋草木。祇在他的眼光裏。飛轉起來。他那一副眼光。也被這些房屋草木紛紛飛轉。攪得大亂。雖睜着兩眼。也不能分辨什麼物件。心坎裏越覺糊塗了。此時又覺有兩隻冷而多毛的手掌。拖他兩隻膀臂。他此時已無力抵抗。喉中祇能出氣。也呼喚不能發聲。惟覺自己一縷魂靈。飄飄蕩蕩。已離了他栽倒的所在。此後他的神筋益加紊亂。那個妖魔如何走去。他自己的身軀如何行動。大眾如何救他回房。如何使薑湯糖水灌救他蘇醒。種種經過的事。他是一概不知了。一概不知乃是彼之幸福苟其能知又不知須加演許多惡劇矣蔣福銓將這番經過的事兒。約略說了個大概。他自己早累得上氣接不了下氣。臉紅耳赤。吁吁價作喘。大

衆聽說都各自倒抽了兩口冷氣。彼此都覷定他發怔。紅玉翠英二人自不待說。當然比較在座的一般人。更加害怕。就是那自命胆大的周筌。那時也將舌頭伸縮了幾下。子再也不敢說別樣妄話了。可巧智元方丈當時也在座中。大衆因寺院裏鬧出這等的怪事。應該是主持方丈設法驅除。便紛紛向他說話。智元聽說。祇連連的點頭。也不再說別話。大衆七言八語。彼此又胡亂說了一陣。當時沈大章見蔣福銓神色萎頓。昏昏欲睡。就知他在驚嚇之後。受了些須感冒。必要配幾色艸藥。調理調理。恰好沈大章還懂得著苓術。便在蔣福銓榻前。診了一番咏氣。隨手就開了一帖安神劑。眼看着日光已漸向西偏。紅玉翠英二人早已將胆兒嚇破。因此再也不敢遲歸。遂辭別大衆而去。那滿室所坐的衆客。也因蔣福銓急待養神。相繼回室。此後那座龍泉寺裏。幾乎半夜都鬧得鷄犬不安。不是東廊之下。嘯吟作聲。就是西院之內。啣啣作響。不是張三遇見鬼火。就是李四看見神燈。什麼白毛怪。赤髮鬼。小頭大臉的妖魔。在那星昏月黑之中。漏盡更殘之際。險些每夜都有人看見。那些同住的客人。與掛單燒火的僧道。朝夕

相見。開口就談說各人所見的奇形怪狀。彼此見鬼見神。都鬧成忘魂失魄的模樣。却把個幽靜禪林。轉眼就變做妖魔世界。風吹草動。月冷烏啼。大眾都鬧得猜疑不定。諺云疑心生暗鬼。即使龍泉寺發現鬼怪。又何至若是猛烈對人不少。懼怯耶。即有若猛烈之鬼怪。日夜與人衆奮鬥。則人衆必不能處處安甯。必因此項妖魔鬼怪。而枉或嚇病若干人。既不見此等事項。發現所謂妖魔鬼怪者。大可供吾人之研究。然其邪說日盛之故。無他。蓋人心愈覺猜疑。愈覺無處不鬼怪也。所謂心理作用。豈真確有其事哉。

十日半月之間。這一篇神話。已傳徧遠近村鎮。都曉得那座大好禪林。日常鬧鬼。再加傳話的人們。故盛其說。險些說得龍泉寺裏。白晝都有妖魔鬼怪。出頭露面的捉弄人。由此一般香客。都不敢經過寺前那一條道兒。就是許多喫八方的遊脚和尚。也都不敢往龍泉寺裏掛單。再說那已曾寄住在寺院裏的客人。因發現這樁鬧鬼事。都紛紛遷移回家。就是他等不願遷居。然因他等家族中父兄叔伯。聽說這事。活活的也將他等逼走。所以一月不滿。那寺院寄居的新舊客人。已搬回家什之八九了。當這箇時候。那張二木匠的兒子福兒。便將這一番怪事。報告王華。那王華聽說之後。便暗自尋思了一會兒。復又暗忖道。幽明中隔。陰陽不通。人世間果真有這等事發現嗎。俺倒要親去探望個虛實。誰知他的母親孟氏。

向來是愛子如珍。不肯放開一步。如今那孟氏夫人深居內院。尙不知那龍泉寺裏鬧鬼事兒。但是他聽說寺院裏寄住的少年公子很多。又怕王華沾染許多惡習。所以始終不願他的兒子離開寸步。但是王華的探奇心急。又不敢將這番話說明。祇得轉出許多圈套兒。最後借着文會爲名。說要移住餘姚縣城以內。寄住他的表兄孟和家裏。孟夫人這纔放心允許。實則他已與孟和磋商決定。他倆都搬進龍泉寺裏讀書。接說王華表兄弟二人規畫既定。王華便出面與智元和尙交涉。當時智元因于守誠等前車可鑑。不願再召住客。後因王華的來意甚堅。且懼他乃是本村中一個世家公子。世公子竟如此利害耶。然而冤煞王華與孟和矣。又不敢以嚴詞拒絕。便笑說道。王相公。老衲乃佛門弟子。素以慈善爲心。不敢以虛言假語欺騙人的。今小廟不幸。時有鬼怪發現。凶惡非常。倘日後累相公們受了驚嚇。老衲如何承擔得起咧。王華笑道。世間那有這等怪事。唛。好在大和尙已預先說明。將來縱因什麼事兒受累。決不怨您就是了。今老實對大和尙說罷。俺們正聽有這等謠言。特移到貴處來。探望虛實的。智元聽了這兩句話。反不便十分拒絕。

便接說道。老衲不能不將話說明。相公們既願屈降。那豈不是小廟的光榮嗎。如此請相公自訂一間書室。老衲就招呼他等早日清理了。王華連聲稱謝。當即隨從智元和尙殿前殿後。遍游了一會兒。方選定一間書屋。正是蔣福銓所住的那間臥室。指定妥當。便辭別智元去了。次日與孟和約定。就搬進寺院。從此他表兄弟二人同住一室。一燈相對。半夜書聲。仍舊實做他等功課。瞥眼之間。光陰又混過去十多日。那裏有什麼妖魔鬼怪。分毫不見有什麼響動。豈爲王孟二人之正氣所壓倒歟抑智元和尙別便佛法而以驅魔逐怪歟王華便向孟和笑道。村市之言。真不足信。若聽張福兒那一番神話。說得亂墜天花。彷彿青天白日。都可以碰見鬼魔。好像與鬼爲隣。朝夕都持有一種極恐怖現相。如今那裏有什麼影響。咱們倒喫了他一個小虧。幸喜此地還幽靜可住。不然倒反自尋煩惱咧。他倆說說笑笑。依舊伏案讀書。不覺又過去四五天。孟和因他自己有些兒私事。須得下鄉裏去。住宿幾天。况見這寺院裏安靜如常。料想他表弟就一人獨處。也無甚妨碍。須知萬事不能遂人所料。即此一隙之閒。空偏演出許多惡劇矣。於是與王華說明。辭別進城。當晚仍舊安靜如故。迨至次日之夕。約二鼓纔過

時候。王華自覺有些困倦。便將一盞油燈。移置床側。復又擁衾倚枕而坐。手捧着一卷南華經。看得悠然遐想。迷離入夢之際。猛聽牕外嘩啦啦一片聲響。如飛砂走石一般。直向牕前扑來。王華忽一怔驚。遂起身端坐。擲卷靜聽。又沒有什麼動靜。王華便暗笑道。不過如此。這又算得什麼。安閑態度畢竟非于守誠輩可比人之賢愚於此可辨矣仍舊捧着那卷南華經。接着下去。

方纔翻過一頁。接聽牕外。又嘩啦啦的亂響了兩陣。此時王華聽着。便不再去理會他。方寸之中。空無一物。並那怔驚也不自覺了。接着又聽嗚嗚咽咽。如啼哭的一般。半晌不止。實在鬧得王華有些兒發煩。即將書卷向榻前一擲道。你有冤報冤。有仇復仇。專來這裏胡鬧。幹什麼事呢。實對你說罷。你那些小伎倆。專在這裏擺弄。那是沒有好處的。他說話之聲纔止。接聽那牕外的啼哭聲音。也漸覺微細。瞥眼之際。忽聽房門砰然一聲。已將兩扇房門轟開。接着閃進一個女鬼。土華初見時節。不禁的暗喫一驚。驟見其狀不禁喫驚此乃人之恆情。雖大聖大賢亦不免此。並非若蔣福銓于守誠之流。而自稱無意識之雄。及作不合情理之恐怖賢愚智拙。由此判別矣。復又鎮定自己的神與氣。

注自向那女鬼細看。見他一束長髮。散披在兩肩。一副削瘦臉皮。枯槁露骨。臉色黃白。

發灰已沒有絲毫血氣。雙眉倒鎖。兩眼之角低垂。鼻孔高張。口如巨鉢。七竅鮮血長流。一點一滴的痕跡猶濕。上身披着一件赤紅衫子。下身繫着一條百摺裙。也是作赤紅色。削肩長聳。兩袖長拖。一陣風似的閃進房門。飄飄蕩蕩。直向王華睡榻前扑來。彷彿點水蜻蜓。站立不穩。方距王華睡榻二尺遠。近驀地站住。再也不向前進。兩眼注定王華。現出似啼若笑的怪狀。此時雖自命胆量雄壯的蔣福銓。周筌等。恐已不免哎呀呀。呀狂呼。栽倒昏暈過幾次。但是王華仍舊不變常態。擁衾端坐。正色向那女鬼說道。俺與你素不認識。你冲進俺這房裏。鬧些什麼。那女鬼祇在榻前。忽進忽退。搖曳不定。僅離那張榻邊。始終約在二三尺之間。既不離遠。也不走近。並不回答些什麼話兒。或者設有

難言之隱所謂邪鬼終懼正人也

王華又說道。你如有事求俺。儘管說明。或者你對俺有什麼惡意。出不

妨乘早動手。這般不進不退的。爲甚事呢。那女鬼依舊仍如前狀。不回答一言。王華復又凝神向他細看。又久。便哈哈狂笑了兩聲道。你今這等混鬧。俺也祇好任你擺弄了。說罷。便向牀欄上靠着。仍是默讀南華經。不再向他斜看一眼。如此反把那個女鬼。僵

在房裏進也不能退。又撐了許久。那女鬼驟近王華榻邊。方伸手欲扼王華的咽喉。猛被王華當胸一掌推得他倒跌出丈許遠。不是那扇房門攔着。早跌了一個元寶筋斗。

人與鬼戰已屬離奇。而彼鬼竟被人一掌推得倒跌。丈許險跌一個元寶筋斗。可謂荒天下之大。唐藉此以觀似非記者。有意如此描寫情形。蓋其間尙別有隱情也。

那女鬼翻身

出房。一路嗚嗚價哭去。比時鄰鷄高唱。天色漸明。再也不聽着什麼響動了。王華當時精神疲倦。朦朧睡下。直睡到日影當空。方披衣下榻。當他盥沐的時候。智元和尙已搖進房門。二人相見入座。智元劈空的問道。相公怎麼這時纔起身呀。復又長歎一聲道。月前這廟裏的住客。足有二十多人。大概都是讀書相公。老衲並非當面恭維的話。如相公這樣發奮用功。確真是少見的。王華笑道。似俺那般隨便看書。那能說得上用功二字。昨夜因多貪看了一兩本。不覺看到天色將明。所以今晨多睡了一會兒。宰予晝寢。聖賢不以爲訓。俺平日也很痛恨貪眠。最易誤事。如今天也不過是偶爾的事。他祇說到這裏截止。那夜間與鬼格鬥的事。却一字不提。智元又說道。相公莫要誤會老衲之意。老衲並不是譏諷相公晝寢。實因平日敬愛相公的爲人。如相公這樣發奮。却有

些不利養生。無論日夜。似應少加節制要緊。天生賢才。必有大用。又何必這般苦求咧。
字字良言。確是一慈悲大士口吻。觀此即可見彼敬愛王華。乃出諸真誠。而不可與其對於蔣等比也。再說孟相公因事回府。三天五日。尙不能轉

來。這一排空屋之中。祇相公一身獨守。小廟又常鬧鬼怪。倘相公深夜讀書。若受什麼驚嚇。即使尊府沒有人說話。老衲也自覺不過意的。王華笑道。大和尚的盛意。俺很感謝。若說到寶刹。却很安靜。俺今已寄住多日。並不見有什麼妖魔。俺覺先前寄住的那夥人。大概他等自己行動。都近於妖魔。所以纔招出許多鬼怪來。幽明殊異。天生一個人。又怎能夠時常見鬼咧。智元笑道。相公的說話極是。然小廟鬧鬼的事。確非他的捏造謠言。往事今不再說。近如昨夜。相公可曾聽見什麼。王華連連搖頭道。並不曾見什麼。智元也搖頭笑道。未必如此。這幾天小廟裏。又發現了一個女鬼。夜間碰見的人很多。昨天這女鬼又鬧了一夜。什麼飛砂走石呀。露面現形呀。嗚嗚啼哭。又鬧得不安。相公當真一無所見嗎。王華直俺不會看見什麼女鬼。今實不相瞞。那些飛砂散石的怪動作。確曾聽得些須。但並不覺得可怕。最後祇見一個和尚。闖進俺的房門。後來被

俺一掌打得倒退丈許。他乘隙出房。一路哭去。此說之怪分明是一女鬼如何一變而和尚耶如他那般伎倆。尚難自保。如何能夠使人懼怕。智元聽說。頓覺臉色一紅。忙接說道。不錯。如老衲進廟時。節。就聽說曾經病死兩個和尚。或者是他等靈魂作怪。也是……王華不待他說畢。急接說道。俺所見的不是那已死的和尚。乃是現在活着的和尚。智元聽他說了這兩句。不禁臉色緋紅。急問道。怎麼。這廟裏的和尚。他等竟放鬧鬼嚇人嗎。王華道。大和尚。你早就應該明白啦。說着。又哈哈狂笑了一陣。欲知他接說些什麼話兒。請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一篇鬧鬼文章。寫得活靈活現。躍於紙上。雖秉羅兩峯之妙筆。其窮形盡相。亦不能專美於前。詎知逐段寫來。筆筆似真。而筆筆不真。最後經王華一言道破。愈將一篇生龍活虎之活文。其最後結脉。完全以莫須有三字總束。奇峯陡轉。若非具有扛鼎之筆力。曷克反覆自如。天衣無縫耶。

周福銓因事前大吹法螺。始召當事感受偌大之恐怖。甚至危及生命。些小細故。其間確隱含有循環至理。雖然。彼蔣周二氏。藉云胆大如斗。不過一莽漢耳。苟其

識見高超。見事特具有一種定力。早辨此項鬧鬼爲虛爲實矣。又何致鬧得通邑皆知。彼本身因嚇爲病耶。

王華初入龍泉寺讀書。已懷欲窺察鬧鬼虛實之意。故既入寺而後。闌寂無聲。在他人視爲安靜。而在王華則認爲失望矣。及至鬧鬼。他人則驚入恐怖之境。而彼又認爲可以窺察真相之機會。所以女鬼入室。彼已有成竹在胸。乘此窺察斯事之真僞。若彼既有把握。當然減少其恐怖心。况王華之爲人。本非庸俗可比。其胆量雄壯。全是由學識之中得來。如蔣周二氏。又烏可並論哉。

陽明

朋友相處、常見自己不是、方能默化得人

名言

之不是、(六)

第七回

慶登科賢德母訓兒

占異兆寧馨子入世

話說智元方丈猛聽王華說出那幾句話。接着又狂笑了一陣。那笑聲之中彷彿含着許多芒刺。直向他的心坎裏戳去。那智元方丈不因不由的暗自發怔。兩頰上漲得緋紅。便自忖道。看不出他小小年紀。倒很有些古怪脾氣。聽他這幾句話兒。却很有些分量。不似前番那夥人的樣兒。咧。復又凝神靜氣的問道。王相公。你這兩句話。是有什麼意思。老衲愚魯得緊。實在有些聽不明白。王華仍舊笑道。大和尚。就是這麼一回事兒。你又何必苦求明白。就是這麼糊裏糊塗的混過去罷了。

說者糊裏糊塗問者亦糊裏糊塗如小子批此不得不糊裏糊塗恐閱者

至此難保不糊裏糊塗祇有記者或不致糊裏糊塗雖然如此終必使大家不糊裏糊塗

智元方丈被他逼得不能夠下臺。方自辨道。王相公。你莫要懷疑。別的事兒能夠。這鬧鬼鬧怪。也能夠做假嗎。再說這寺院裏頭。本沒有什麼廟產。老衲也不願四方奔走去募化。每年香火柴米。都靠着那幾位大檀越。按月收些須房金。貼補。貼補。如今因爲鬧鬼鬧怪。把些客人都鬧走個精光。按月所收的款子。再也想不到一文。若是做假。這豈不是自開頑笑嗎。王華正色說道。這些事咧。大和尚

你也不必細說。俺早就明白的。就是大和尚的苦衷。俺也猜得着八九。寺院乃是佛家一塊清淨地。若招來許多狂蜂浪蝶。反鬧得大衆日夜不安。且而這股邪氣。一旦遠揚開來。反覺不便。這寺院裏風景清幽。還怕沒有人來居住嗎。若說到妖魔鬼怪。俺也是很相信的。但如俺昨夜所見的……說到這句話。忽然停住。復又冷笑了兩聲道。祇好嚇一嚇那夥人兒。大和尚。你看俺說的對不對咧。他說話之際。兩眼覷定智元方丈。再不轉睛。智元方丈聽說這番話。頓時低着他的一顆葫蘆式的腦袋瓜兒。半晌不語。王華又說道。他等既然搬走了。料想也不會再來。你這裏招客居住。却是很要緊的。他這一番沒頭沒腦的話兒。就是記者一筆一筆的代他寫出來。也不明白他的用意所在。倒是智元方丈。猛聽他說到最後的一句話。便站起身兒。合着兩掌恭恭敬敬。向王華施了一個稽首禮道。王相公。你真是聰明絕頂的人。老衲的心裏事。都被你說了個透明。此時老衲也不再隱瞞你了。老衲實被那夥活妖怪。蠻纏得萬難分開。他等都是有所勢利的人家。又不便與他等翻臉。最後方想出這個辦法來。昨夜的事。也正是試一試

你相公的見識如何。並沒有絲毫惡意。雖然大和尚不懷惡意。但是險些將人嚇煞矣。不料事事都被你看得透明。

你相公真是別具慧眼。迥非凡人。今後就請你相公安心長住罷。將來老衲還有許多事。須求大教呢。王華笑道。大和尚。你也不必客氣。實對你說罷。俺此次來。正因為此事來窺探真相的。如今大家既然明白了。俺早晚還得回去讀書。此地俺也不能長久居住的。智元方丈聽說。急忙說道。王相公早遲回府。那都可以聽從尊意。老衲也不敢留難。倒是鬧鬼那樁事兒。外人還不知其中真相。務請相公大發慈悲。莫要遠傳出去。倘被人知道是老衲作法。那老衲就不能夠做人啦。智元既有此等顧慮。尚不失是個好。王華笑道。大和尚你

請放心。俺何必破壞你的名譽。再說你這種行動。實在是迫不得已。對付那些不安本分的浪子。也祇好用這些方法。就嚇煞他幾個。却也算不得是罪惡。俺平日見着那夥人。也是很憎厭的。不過以後這等頑笑。可就再鬧不得了。倘若嚇煞一兩個無辜好人。那豈不是你的孽債嗎。智元方丈連聲應道。阿彌陀佛。就此老衲已時刻自抱不安。怎敢再如此做法咧。二人又閑說了一會兒。天色已暮。智元方丈便自辭去。當夜萬籟

俱寂。果然不曾聽着什麼奇聲異響。不覺混過去三天。孟和方從鄉下趕來。初與王華見面時候。當頭就詢問那寺院裏鬧鬼的事兒。王華便信嘴支吾了幾句。將他看破智元作法的事。一字不提。祇假說俺們以正氣鎮壓。縱使真有妖魔鬼怪。量他也不敢作亂的。

王華所以假作此說。此正王華之美德。對於孟和以惡報善。不得謂之曰欺友。然對智元方面。則顧全不謬矣。

孟和信以爲真。不再窮追細故。二人

同在寺院裏居住。不覺已混過一月有餘。始終不曾聽得異樣響動。日久時長。他倆都將這樁事兒。棄擲到九霄雲外。早不安置在心頭。再說那四境鄰村。日長都曉得王孟表兄弟二人。同住在寺院裏讀書。安靜如常。並不見他倆鬧些什麼鬼怪。大眾都覺有些驚疑。於是各人對於龍泉寺。又是一番說話。都說龍泉寺並無什麼妖魔鬼怪。倒是紛傳這廟裏的神佛奇靈。並說前番鬧鬼鬧怪。乃是寄住寺院裏的那夥輕薄少年。太不安分。花天酒地。狂嫖濫賭。因此觸動神佛之怒。纔調遣神兵鬼卒。驅逐他等出寺。大眾又以王孟二人。居住安定爲證。越顯得寺院裏本無鬼怪。乃是那夥少年。招來鬼怪的。這番話傳播開來。不待智元方丈。親口向人分辨那寺院鬧鬼的惡名。鄰村人衆。早

代他洗刷個乾淨。反說龍泉寺的神佛寺靈。因此每日的香火。就漸漸增盛。倒是于守誠錢琴生等。無形之中。衆口一辭。都將他等送進不能分辨的冤獄裏去了。就是于守誠等。聽着這番說話。非但不知自家冤屈。怨人胡說。彼此回思往事。都覺往日放蕩過分。有些懺悔。每次走過龍泉寺門首。惟恐神佛再與他等爲難。便繞道而行。任他聲勢如何浩大。誰也不敢向智元方丈施威。那裏曉得都蒙受着莫大的冤枉呢。如此受驚。如此被逐。最後

而如此受謗。此等冤枉之事。若使善人受之。似覺不平。而若等受之。則咎由自取。吾閱至此。非但不爲若等。且對龍泉寺浮一大白也。

接說智元方丈。因四方人衆作這

番談論。那寺院裏的香火。日加繁盛起來。非但于守誠等都斂跡藏形。不敢光顧。並類似他等少年公子。也都不敢在寺院裏任意放蕩。且如那些閑空的客房。漸次又換了許多純良文士。前來賃居。那座龍泉寺。非但不感受寂寞困苦。因香火繁盛。那金錢上的收入款項。却也加多了。智元方丈。他飲水思源。都是感受王孟二人。進寺居住的惠賜。由此款待王孟二人。分外豐裕。但是王孟二人。受他這番優厚款待。反覺不安。當時王華的母親孟太夫人。已知他表兄弟二人。都在龍泉寺避暑讀書。又聽說那寺院裏

時常鬧鬼。便專差遣使。嚴逼着王孟二人回家。恰巧那時炎暑已過。節屆中秋。那欽使學差。將要臨場小考的日期。業已預定了。王孟二人。便辭別智元方丈。各自回去。那王華本是世代書香。家教嚴肅。加着王華幼年喪父。兄弟祇有二人。孟太夫人因愛子益深。教子也就益加嚴厲。此番見王華回家之後。不免痛加訓誨了一番。自此不許他出去一步。王華受了這一番母教。也自悔不該多管閑事。從此他就閉戶讀書。不敢聞問外事了。慈母孝兒讀之令人肅然起敬其家庭之間既如是嚴肅苟出而治國安得不是賢才良匠耶是年王華與孟和二人一同赴考。果然一榜登科。各中了一名秀才。得勝歸家。親友間齊來恭賀。自有一番熱鬧。不待贅言。次年連捷。折桂南宮。那時王華纔十六歲。當那親友趨賀的一日。賓客滿堂。孟太夫人便當衆向王華說道。我自入王門。至今已二十年了。撫兒養兒。也經一十六載。含辛茹苦。從此對於兒身。可告無愧。爾弟榮兒。非治世才。將來祇好隱於畎畝。繼父夙志。惟望吾兒一身。今日之前。爾尙是吾左右。一個孺子。今日之後。爾乃是創世之人。既受朝廷重恩。自應以身許國。男兒以治國爲重。養親次之。以後你應分的作爲。老身也不能再加教

誨賢愚善惡。但憑你自己的向背了。說罷。微微笑了兩笑。王華聽說。便恭立在一旁。連聲應是道。兒遵母命。自應始終謹守父志。不易初衷的。大眾聽他母子這番說話。無不肅然起敬。暗自欽服道。王氏有此慈母賢兒。還怕不富貴綿長。鐘鼎悠久嗎。一時徧傳鄉里。那贊頌他母子賢德之聲。如潮湧般奮起。反將豔羨王華少年科弟的聲浪。平壓下去了。又次年。孟太夫人。便給王華舉行婚禮。娶媳鄭氏。也是名門閨秀。那王華完婚之後。雖遵母訓。以身許國。但是自覺年幼。仍應專心讀書。學業既成。再謀治國之策。也不遲的。於是侍母讀書。一如故態。那在孟太夫人左右。舉止動定。仍如往日孺子嬉戲的一般。後來賜進士及第。奪得天下大魁。官至南京吏部尚書。卒因開罪劉瑾。掛冠歸里。隱於龍泉寺讀書養氣。自號龍山老人。這都是後來的事。今且不提。再說王華自娶鄭氏以後。伉儷之間。異常和睦。王華孝親。鄭氏伴讀。頗有梁鴻孟光的遺風。琴瑟靜好。如兄如弟。不滿一年。鄭氏已身懷六甲。孟太夫人得着這個消息。私慶抱孫。已在目前。那一番喜悅。自無倫比。由是越發愛惜鄭氏。舉凡操作用力的事。都不許他親執其勞。

飲食之間。孟太夫人必親加臨視。有時還在他媳婦面前。說今說古。講些做母親養兒撫兒的要法。古諺說得好。十家姑媳九對頭。若照孟太夫人與鄭氏看來。適得其反了。吾以為非鄭孟姑媳適得其反。乃彼姑媳仇讎者反乎人情也。 那年正是明憲宗成化八年。若計算鄭氏懷孕的日期。已經

將滿十有四月。若依照尋常生育的習慣。已起過應生的時期。四個月了。舉家人等。都不免有些驚嚇起來。大家暗自談論。皆說這必是一個怪胎。將來產生的時候。恐不利於產婦。當時王華與鄭氏二人。也都不免暗自担驚。恐怕凶多吉少。其間祇有孟太夫人。力關衆說。並問鄭氏說道。過月產兒。乃是常事。算不得是什麼稀奇。老身昔年生你丈夫時節。也遲到十二個月。臨生之際。太平無事。這不是一個狠確的明證麼。鄭氏聽說。雖然少覺心安。但是他初次臨盆。已覺有些心驚胆怯。驚地又過了四個月。總覺有些兒不安。此乃人之恆情。寫得精細入妙。 一日仲秋九月的末一日。孟太夫人晚餐用畢。又在鄭氏房中。閑說了許久。無非安慰他媳婦的話兒。直說到夜寒霜重。約到三更時分。孟太夫人自覺有些倦容。這纔歸房安寢。解衣就枕之後。未幾。朦朧已入睡鄉。那時他腦筋中的印

象彷彿本身走進一座園林。乃是他的平日未曾見過的所在。虬松古柏排列成行。還有些怪石狴狴。堆砌作奇峯形狀。巍然屹立。高可插天。

非此不足以狀陽明先生大氣磅礴。以此而形容本書主人翁之身分。可謂奇筆。

祇是那園中道路。既狹且曲。當道還亂堆着許多碎石。忽凸忽凹的不平。比時園中闕寂無人。僅有幾個烏鵲。在那松柏之間。跳躍飛舞。孟太夫人手拉着一根青藤拐杖。由那凸凹不平的道路上走進。約計走到百數十步。忽見迎面有一座茆亭。方圍約有丈許大小。那亭中擺試着一張石桌。三張石凳。仔細看去。恰巧王華鄭氏夫婦二人對坐敲枰。鈎心鬥角。他倆正在爭強競勝的時際。孟太夫人悄走到案前。微笑着說道。華兒。你可是走白子的。這一局布勢。可是黑子兒佔勝了。

名才多藝。集於一門。真具有天倫之樂。殊使人豔羨不已也。

王華夫

婦。猛聽太夫人在案前說話。彼此霎地一驚。都扔掉棋子。站起身兒向前迎接孟太夫人。接着笑道。你倆也真會尋樂呀。這等幽靜的所在。也不給我個信兒。你倆倒趕先躲在這裏消閑啦。老身還自覺腿幹兒狠長的。誰知俺五更纔起來。却碰着你倆半夜還不曾睏。真是慢說俺來早。還有早來人呢。說着。便嘻嘻笑了兩聲。順勢就坐在居中那

張石堯兒上。接續笑道。這局棋還不曾完結。你倆快些兒對殺罷。俺倒要看看。那個手強些。孟太夫人滿臉慈悲一團和氣。爲其子媳洵不知是幾世修來。王華依舊站着笑道。兒媳們閑在這裏數棋子兒似

的。那禁受得你老人家的法眼咧。當時鄭氏也站在一旁。微微淡笑。兩頰不住價漲得緋紅。王華接着伸手就要去亂那盤中的棋勢。孟太夫人忙伸手攔住。又笑道。媳婦的手法。比你高強得多。你可真要乘此鬼混。轉臉又向他的媳婦笑道。你倆可真是有些憎惡嗎。復又站起身來說道。老身就……這句話不會說完。鄭氏嚇得趕忙攔住道。你老人家。又何必多心。王華又接笑道。實因兒媳們這手法太差。若累你老人家。笑得嘴歪。豈不是更外罪過麼。孟太夫人又笑道。古道說的話真不錯。有兒慢娶親。娶親就變了心。看你這一句一句話兒。都把你的媳婦包裹着說。俺看你活活的冤煞人了。老身還是讓開些。免得在這裏討沒趣的好些。他更拄着一根青藤手杖。就要走去。孟太夫人真會惡作劇。此不啻問其兒媳耍把戲也。王華夫婦。那能放他一人走開呢。於是王華暗向鄭氏使個眼色。鄭氏這纔近前入座。繼續補那局未結的殘棋。那時若似近午的時節。王華手拈着一顆白子。

兒還未曾落枰。忽覺暖風一陣。扑面吹來。並有一陣奇香氣味。裊裊入亭。那香氣氤氳。使人嗅着。險些要浸透肌骨。當時孟太夫人。及王華夫婦等。嗅着這一陣香氣。頓時他等身軀。飄飄蕩蕩。不能夠自主。彷彿乘雲駕霧似的。他三人都暗自驚異之際。遠遠的天空之中。接着又吹來一片鼓樂之聲。笙簫管笛。色色俱備。那琳琅琮琤的聲浪。異常好聽。孟太夫人聽着。很覺奇異。方凝神聽那聲音的由來。猛抬頭向遠處看去。忽見天空冉冉飛來一片紅雲。漸漸的扑面飛來。瞥眼之間。如籠罩在亭畔。那鼓樂之聲。越發清雅可聽。孟太夫人不禁的站起身兒。偕同一兒一媳。迎出亭外。剛纔舉步。頓見那個斗大茆亭。被那片紅雲籠罩得。如血染般赤紫。一片紅光燦爛。印得滿園林樹木。枝枝葉葉。好像是凝脂結彩的一般。光耀奪目。當時孟太夫人。還疑發現了什麼火劫。便兩手扶攙着一兒一媳。準備出亭遠避。吉星高照雖欲逃避亦不可能誰知那片紅雲。密密層層。將個斗大茆亭。包裹得點水不透。孟太夫人等。其身陷濃霧之中。惟見紅光逼人。其外森林草木。已遮掩得杳不見影。當時在那紅雲之中。忽然現出四將。金盔金甲。披掛整齊。都是龍

眉虎目作赳赳狀。他等走近亭邊。便左右分排站定。其中又發現一位神人。一時辨不清他是男是女。慈容善色。不似什麼奇形怪狀的妖魔。頭戴赤巾。身披紫褶。胸前懸掛着一片緋色玉珮。紅的透明。他身後還擁着十多個豔妝美女。也有持笙的。也有執蕭的。鼓樂喧闐。原來都是他等擁在後面合奏。那赤衣神人。雙手捧着一個尺來長的孺子。眉清目秀。骨傲神奇。不似尋常人的小孩子形狀。那神人笑嘻嘻捧着。走近孟太夫人身側。雙手將那小孩兒。送給孟太夫人。隱隱聽他說道。這是你王氏的寧馨兒。將來立大功。享大名。成千秋萬世的大事業。可就靠着他了。

本書之主人翁從此入世矣。以一世無倫比的主人翁出場。宜乎如此尊重。

有意鋪張揚厲。蓋應分如此耳。

當時見那神人這番形容。與聽他的那番說話。雖然自知凶少吉多。但是眼前拘在一時。霎地發現這等奇狀。總不免有些兒驚異。所以孟太夫人接着這個小孩兒之後。不自禁的一怔。那眼前的現狀。早化烏有。凝神自視。那有什麼園林。那時他正躺在自己的臥榻之上。前景俱非。惟覺滿室的香氣氤氳。遠遠還聽着鼓樂之聲。若隱若現。當時正時夜色方濃。三更纔罷。忽聽他左右的侍婢燕兒。趕進榻前。報道。恭喜

太夫人。少夫人已產生一個小相公了。孟太夫人猛聽這一聲稟報。再默想他夢中的情景。一時慧心領悟。就知方纔的夢景。乃是天賜麟兒。那一番欣喜。自不待言。欲知後事如何。請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王華以一年少書生。見事精密明透。而判事如神。雖智元之狡。終必向其折服。此固天賦其優秀之特性。然亦多由於書卷中得來。所謂腹有詩書氣自華。讀其與智元方丈之一席話。則益信矣。

孟太夫人教子有方。不必觀其平日之瑣碎事。卽以王華中舉而後。賀客滿堂。大廷廣衆之間。孟太夫人侃侃教子。不少隱諱。其氣節偉大。學術淵深。自非尋常家主婆。祇津津於柴米油鹽者所可並論也。

陽明先生入世之初。其太夫人夢神人衣緋玉。自雲中鼓吹送兒。此事見諸年譜。及其行狀中。非作者好奇杜撰。然作者未寫陽明先生之爲人。先以精密之筆。寫此一段。其後可不必寫其大仁大義。而其身分自見。所謂彰善揚惡。正不必全用。

正筆寫之也。

陽明先生名言

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

第八回

巧了環對主說異事

狂和尚訪作奇談

話說孟太夫人一夢驚醒之幾。恰巧那侍婢燕兒飛報進房。說是少夫人現已生產一個小公子了。孟太夫人得着這個喜信。老年人慶得孫兒之喜。當然那一場愉快忻悅。莫可比倫。他轉又想到夢中景況。那分明是天賜麟兒。更加樂得不可言狀。比時夜色已深。霜濃風冷。星移斗轉。鄰鷄已喔喔爭啼。約是亥盡子初時候。孟太夫人那能再睡得安穩呢。急忙披衣下榻。接着王華也趕進房來。忽見他母親披衣下榻。便急忙攔住道。媳婦生產。很安順的。如今小孩子已沐浴包裹事畢了。媳婦也上榻倚枕安神。大小都很安靜的。這秋夜天寒。你老人家。又何必再起來咧。兒子正恐你老人家起身。特來勸阻。還請你老人家上榻養神。明晨小孫孫再向你老人家。行見面禮啦。孟太夫人此時纔披着外衣。還不曾下榻。恐王華進房。這一番說話。默忖夜寒氣冷。那都沒有什麼要緊。倒是媳婦。他產後急須要上榻靜靜的養神。俺去苦將他驚醒。他又是個很盡禮的人。倘若累他強撐着陪我說話。勞神喫力。那可反爲不美了。

老人愛惜子媳之心無不至。若非賢母又烏得有此精密。

思想而顧慮周到哉。便向王華笑道。既然他母子平安。俺明天再去看他倆也好。說時。便連着外衣。順着身勢。向床頭靠着。又向燕兒要了一盅茶。呷了兩口。王華見他母親並不躺身睡下。也不便就退步出房。祇一歪身幹兒。就在孟太夫人床沿坐下。孟太夫人又問他媳婦生產的情形。與那小孩兒的模樣。王華一一回答個大概。無非是產婦生子的時間靈捷。小孩兒的體格肥大。哭聲宏亮。那一套話兒。孟太夫人聽着微微的點頭。復又問道。當他臨盆之際。可見那樓上。發現什麼異兆咧。王華猛聽他母親問出這句話兒。一時却尋找不出頭腦。若非前文曾述其夢中事恐閱者亦不易尋找頭腦也便默忖了一會兒。方說道。倒不曾留心這些事兒。那時兒子躺在那隔室一間外房的榻上。祇覺媳婦臨盆之際。一剎那間。就聽着小孩兒啼哭。並未見有別樣的異兆。孟太夫人纔要接說。劈空的燕兒岔嘴說道。那時少爺祇專心記惦着少夫人生產的事。那還留心到別的事兒。孟太夫人轉臉問道。如你所說。想必你己看見什麼。還是聽着什麼。快些實說出來。我看可對不對。說時。他兩眼注定燕兒。不少轉動。一時嚇得燕兒倒抽冷氣。復又自怨不該岔嘴。但是既說出

來却又不肯隱瞞捏造便半吞半吐的說道。婢子自伺候太夫人安睡之後就奉太夫人之命往少夫人樓上去探聽消息。那時婢子該死實在困倦得睜不開眼睛。便靠在那樓牕下面偷個空兒打盹。誰知昏昏的睡去。再也不想醒來。也不知睡着許多時。忽聽吱喳吱喳的鬧個不休。婢子猛睜眼看去。原來是十多個老鼠。在樓板上打架。孟太夫人罵道。胡說些什麼。這那能算得異兆咧。太夫人所夢爲園林爲亭臺爲兒媳對奕婢女所見爲老鼠打架此乃形容所見異兆之身分不同而與正文無關 燕兒急辨道。不是這樁事兒。婢子被他等鬧醒。就聽少夫人房裏叮咚叮咚。好像有許多人忙着做事的樣兒。婢子就知一定是少夫人快生貴子了。急起身走進房去。誰知婢子纔起身舉步。一抬頭向牕外窺看。哎呀。可把婢子喫了一驚。孟太夫人急

着道什麼快說……快說……燕兒說道。那滿天燒得緋紅。婢子暗想今天乃是九月三十日。那有什麼月兒。但是那片紅光。照得比月光還亮些。婢子又疑是別處起火。仔細靜聽。却又聽不着紛鬧的聲音。倒是遠遠聽着。好像有許多人細吹細打。也不知在什麼地方。奏樂似的。此時孟太夫人聽着。祇連連點頭笑道。對了。對了。你還有見什麼

咧。燕兒接說道。婢子還看見如濃烟密霧一般。那一片片的紅雲。把這一座樓房。重重的圍着。婢子當時忙亂了手脚。便趕進少夫人臥房。想拉周媪李媪與春喜妹妹。同出來觀看。誰知剛跨進房門。就聽哇啦哇啦。小孩子啼哭的聲音。方知孫少爺已經出世了。那時還有一樁奇怪的事。當時少夫人房裏。並不曾燃燒什麼香料。婢子進房之際。祇覺清香扑鼻。乃是婢子向來不曾聞嗅過的氣味。直到少夫人上榻。甘姥姥將孫少爺沐浴包好。那股香味。纔漸覺散去。這並非婢子一個人說謊。甘姥姥他等也都說這樁事兒希奇。後來婢子奔走報喜。再向牕外偷看。祇見星斗交輝。風清氣朗。那有什麼紅雲紅霧。與細吹細打的奏樂咧。一則明寫一則暗寫一則虛寫一則實寫一則正寫一則側寫合前後兩文觀之不嫌重複並不嫌拉雜無味洵是妙筆孟太夫人聽說。便微微笑了兩聲。即向王華說道。此子你夫婦須得留心撫養。將來必定是榮宗耀祖的寧馨兒。接着就將他夜間所夢的事兒。詳細說了一遍道。這不是天賜麟兒。以酬我王氏歷代祖宗存心仁厚嗎。王華聽了這一番。越發喜得難撓癢處。便笑應道。將來此子果有出息。也是你老人家的仁慈餘蔭。方得如此的。他母子二人說說

笑笑不覺四更將盡鄰鷄又爭唱起來孟太夫人道你還不會安寢也太辛苦天色不早你還是打個盹兒罷如今恭喜你得了兒子我們本房又多見一代將來瑣碎事兒還多得緊咧王華便起馬告辭道你老人家也得多安息一會兒他剛轉身走去孟太夫人復又囑咐道那些話兒你得招呼他們不許在外邊亂說小人們口中最易惹是非這是很要緊的王華應着走去孟太夫人又牢牢囑咐燕兒一番這纔安息

奇聞奇見出于智者口中並無若何得生關而出于愚者口中則易惹是非孟太夫人之見所細入毫芒

誰知那夜這一段奇事四鄰八舍與那近村遠鎮凡當時未曾安寢的人都親眼目睹並且鄰近的人皆看着一片紅雲將王家後樓密密包圍得絲毫不透紅光高照彷彿起火的一般王氏世代人丁都很結鄰緣並且遇着拯急救危等事都很願盡力幫助所以羣衆見着這般奇事遠近都恐怕鬧出火劫所以次日黎明都紛紛奔來問安說異後聽是王華新得一兒並無鬧火的情事越發驚奇由是一人傳十十人傳百其中還任意加些油鹽醬醋直說得見鬼見神活靈活現那豆棚瓜架之下羣衆都編做歌兒唱起來所以無須燕兒等洩漏風聲不滿三日

可就鬧得滿城風雨了。閒話休提。且說孟太夫人。因爲欣喜過度。那睡魔却不敢近身。兩眼覷定牕外天光。再也不能夠合睫。直望到東方發白。他老人家。再也睡不安枕。便悄悄披衣下榻。迨王華一夢醒來。那孟太夫人。已端坐在鄭氏樓上。抱着孫兒說笑。說也奇怪。那兒五官四肢。生長得清奇出衆。與孟太夫人夢中所見的孩兒。一般無二。毫釐不差。因此孟太夫人。益信這小孩兒的根柢。確非凡類了。這日他舉家上下人等。都忙辦這椿喜事。什麼燒香。染蛋。產婦服生化湯。乳兒飲解毒散。午夜薰香。遠近報喜。舉凡生兒應辦的事。一一照辦。上下內外。都受孟太夫人一個人的指揮。足忙了三天。方將那些事兒。辦得有條有緒。賢母治家等於賢臣治國。讀此可知孟母之賢非尋常婦女輩所可及矣。直到三朝開乳。諸親六眷。都登堂稱賀。那一番例行的儀節。略而不叙。孟太夫人。因有夢中那一段奇事。便將這個孫兒的乳名。單叫一個雲字。譜名叫做守仁。王華一時高興。也就在那所樓上。橫題一額。叫做瑞雲樓。舉家歡樂陶陶。真不知人世間有煩惱等事。愉快光陰。飛度如箭。瞬息間。時屆滿月。諸親六眷。四鄰八舍。都齊擁來。給雲兒開湯餅大會。那一番熱鬧。自不待

言日將入暮。賓客都紛紛散去。當日孟太夫人受賓客之賀。不覺多飲了兩盃。頓覺有幾分醉意。直待賓客去後。他依舊回到媳婦房裏。閒抱着雲兒頑耍。他祖孫三代。正同在一室之中說笑。忽聽堂外一片喧嚷之聲。彷彿有人要轟鬧進門似的。王華便搶步出房。詢問事故。剛纔走出堂前。祇見他僱用的閹人。劉昇李發。攔着一個形似乞丐的和尙。不准他登堂。再看那個和尙。年紀約在五旬左右。却長蓄着一部鬍鬚鬚鬚。鬧得眉眼鼻口。都分不濟白。滿臉上盡堆的是黑毛。頭顱之上。亂蓬着滿頭長髮。拖壓在兩肩。頭頂還套着金箍。光灼灼的發亮。身披一襲僧衣。大洞小窟。籠的千行百結。腰繫一條麻帶。項下套着一串一百單八粒的佛珠。那珠兒好像是一種木質。天生成的。足有龍眼般大小。一雙赤脚。蹬着草鞋。一手提着一柄生鐵禪杖。一手擎着一個紫籐棕給的拂塵。那粗眉巨眼的模樣。猛看着。却很有些兒凶惡可怕。若仔細看去。他那眉眼之間。很覺神慈色善。不似平常遊脚僧人。王華便迎向前去。喝退劉昇李發二僕。轉臉向那和尙笑道。大和尙不必動氣。若有什麼冒犯的事兒。鄙人當另加責罰。仙山可處。是

從那個寶刹裏前來的。還不曾請教上下。今來寒舍。究因什麼事兒。說着。便引着那個和尚走進道。請到書房裏待茶。那和尚伸出一掌稽首道。阿彌陀佛。大施主何必這般客氣。如不見怪。還是請到後堂。坐一會兒。大施主這般客氣大和尚却太不客氣王華猛聽他說出這一句話。

便眉頭一皺。很覺有些爲難。方要開口去攔阻。忽聽堂後。孟太夫人隔屏說道。既然大

和尚須進後堂。我兒你就引道。請大和尚進堂坐罷。和尚誠怪孟太夫人亦殊奇也王華因奉母命。便引

着那和尚走進。那和尚旋走旋念佛道。阿彌陀佛。活菩薩大發慈悲。難怪天賜貴子賢

孫。一門萬福了。說話之際。已走進後堂。那和尚尚未入座。就要請太夫人出堂見禮。那

時孟太夫人自在屏後答話之後。便搶步先進內室。隔簾聽那和尚要請見禮。他也不

拒絕。就扶着燕兒出堂。與那和尚見禮。後賓主入座。奴傭獻茶。既畢。那和尚不待孟太

夫人作聲。便搶先說道。太夫人莫要疑怪。老衲出世多年。早忘却在家的姓名了。出世

之後。便自稱爲了了和尚。雲遊四海。久與猿鶴同儕。早不知有什麼菴觀寺院。這次前

來。乃是從普陀道經貴地。今來貴處。既非募化。也非來請太夫人締結佛緣。什麼香火

膏糧那都是老衲無用之物。

此僧誠怪寥寥。語然罵詞。一般喫八方之遊脚和尚矣。

孟太夫人問道：「那嗎大和尚究因

何事咧？」了了和尚笑道：「是特來看一看尊府的一件活寶的。」孟太夫人聽說，一時不懂得他的語意，便默然自怔。王華也被他說得不能明白，忙接說道：「寒門世積，祇有詩書那裏有什麼寶貝咧？」了了和尚復反哈哈狂笑了兩聲道：「當真的你們都不曉得嗎？」孟太夫人猛的笑道：「老身明白了。」大和尚：「你可是要看老身的小孩兒麼？」了了和尚點頭笑道：「太夫人真是智慧過人，他正是老衲的好朋友。」孟太夫人便命王華去抱雲兒。王華領命而去，不多一會，果將雲兒抱着下樓。了了和尚一見雲兒，便伸手在雲兒頭頂上撫摩了幾下，接着笑問雲兒道：「老朋友，你可認識俺麼？」說也奇怪，那雲兒入世以來，已滿一月，平常是很不輕易啼笑的。這番一見了了和尚，便格格的笑不絕聲，直扑到了了和尚面前，要他接抱。那一種忻喜的神態，乃是平日所不曾見的。後聽了了和尚說了那一句話，他那一張小嘴裏，噤哩咕嚕，咿哇不已，彷彿與了了和尚叙說舊事似的。如此看來，果真與彼了了和尚，乃是前世之好朋友矣。

一時看得孟太夫人母子，與左右奴婢，都一致發怔，暗暗的

驚奇。接着了了和尚。兩眼覷定雲兒額角。又自言自語說道。善哉善哉。祇可惜你這兩鬢缺少些兒。接着了了和尚。又在身邊掏摸了許久。却掏出一小段草根。狀似如意模樣。那如意頭上。還繫着一條紅線。伸手就給雲兒繫在襟上。轉臉就向孟太夫人說道。這個小孩兒。太夫人。你須得仔細留心看待。在這十年以內。千萬莫使他看人殺牲。果能如此保護他。或可免除他許多災難。這是最要緊的。孟太夫人接說道。如大和尚的佛言。大概此兒很有許多災難了。大和尚何妨大發慈悲。給他解脫些兒咧。了了和尚笑道。吉凶休咎。乃是生前早已註定了的。豈能靠着人力。可能挽回的。言略意深喚醒世人不少彼愚夫愚婦以燒香許願而求佛菩薩免除彼之災難又何異盜鈴掩耳自欺欺人耶逆來順受。這個小孩兒。自有福分。可以趨吉避凶。太夫人。

你但請放心罷。老衲也不能久留。就此告別了。轉臉又向雲兒笑道。老朋友。俺本要與你携手同行。只因你將來的事業很大。身負的責任不輕。咱們行道不同。也不必勉強同走在一條路上。前程遠。你須得放大胆量與氣魄。打起精神。做去要緊。日月如恆。山川不易。咱倆後會有期。再圖良聚罷。說畢。他又向雲兒頭頂上摩撫了兩下子。舉手

時拂塵一揮。也不與孟太夫人與王華等作別。掉臉走去。當場的上下人等見他來得
很奇。去得也很怪。大眾也不敢攔阻。祇默默望着他出神。再說雲兒一見了了和尚掉
臉走去。便哇啦一聲大哭起來。再也不想他休止。孟太夫人見他哭得心疼。便命劉昇
李發二僕。趕快追回那個了了和尚。不過一瞥眼間。劉李二仆接踵追出大門。街南街
北。他倆分道去追趕。一口氣直追到街市的盡頭處。也不曾見那個和尚影子。復又尋
問左鄰右舍。也不曾見有什麼和尚。走出他的大門。孟太夫人一時心裏早已明白了。
祇默聲向着天空。頻頻念佛。祇害得這個雲兒。真哭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好不容易。
還是孟太夫人。從傍假說什麼了了和尚你來啦。這一次可就不許你走去了。如此你
說我講。纔將雲兒的哭聲止住。雲兒入世一再發現奇兆。異相自然是大有根抵之神童無疑。然何以
到此處不得不爲之一結束也。而受孟太夫人之誘詐。卽止哭。那要知此非雲兒易於受騙。蓋文章寫
文人。狡閱者幸勿受彼之惑。 閤家上下人等。既經見此一段奇事。分外將那雲兒。看得如
奇珍異寶一般。誰也不敢對他粗心大意。如歲月悠悠。去如飛駛。不覺雲兒已混到五
歲了。真是一個人入世時節。既有許多奇徵異兆。他一經少解人事。種種舉動。也就有

些與衆不同。當他五歲之際。正是小孩兒們騎竹馬。放紙鳶的時際。那裏曉得幹什麼。正經事兒咧。誰知雲兒確大不然。那時王華仍在發奮忘食的時會。終日閉戶讀書。一心想奪殿試魁首。那裏這個雲兒。見他父親伏案讀書的時候。他就扶摸牆壁。尋到他父親案前。凝神靜聽。十日之中。就有七八天是這等模樣。孟太夫人時常見着。也就很覺驚奇。有時便戲問他道。雲兒。你聽你的父親讀書。你可懂得什麼咧。雲兒笑嘻嘻的說道。父親要讀書。孫兒也是要讀書的。孫兒別的不懂。祇曉得讀書那樁事兒。乃是一樁很有趣的事兒。孟太夫人笑道。你既然曉得有趣。你聽你父親讀的書。你可能背誦幾句咧。雲兒便喜得跳起身兒。一面兩隻小手舞着。一面詩云。子曰的。背誦他父親所讀的書卷。一口氣就背念了兩三篇。真是一個字也不會遺漏。可把個孟太夫人。真樂得笑不合攏嘴唇。當時就與王華言講。似這等聰明智慧的小孩兒。若不給他聘師讀書。那不是自甘暴棄嗎。王華聽說也高興非常。便八方的去聘請良師。這個風聲傳播出去。那些毛遂自荐的酸丁。每天也不知有許多人。奔來求聘。

酸秀才生活艱苦古今同慨觀已可見一斑無奈

孟太夫人母子。因擇師謹嚴。左右看得都不滿意。如此又過半年。方尋訪着一位老先生。真是品學俱優。道德高尚。列位欲知此翁是誰。記者暫且賣個關子。請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孟太夫人之夢。已足稱奇。而燕兒等所見。尤足稱怪。孔子入世而見麟。沒世而麟被獲。古今之大聖大賢入世。罕不預現奇徵異兆。此非小說家故作此驚人之筆。蓋天地間既產生一大聖大賢之人。先特具有山川靈秀之氣。而蒼萃於彼一身。自與常人迥異。彼之秉賦如此。當然別現一種奇徵異兆矣。

了了和尚。猝然而來。猝然而去。與孺子對稱老朋友。已屬天下之大奇事矣。而臨別贈言。殷殷若以天下大任而託之。此不啻爲陽明先生繪畢生之縮影。雖寥寥幾筆。淡寫輕描。而其間實隱有大邱大壑也。

雲兒秉賦靈敏。出于常人。偶聆其父讀書。卽能背誦無一字遺漏。儒家本有夙慧之說。然如此等大賢大聖之人。當然特具靈根。與市人之智愚。不能並論。又豈僅夙慧而已哉。

文 藝 名 言

古文者、韓退之氏厭棄六朝駢體之文、而反之於六經兩漢、從而名之者也、名雖殊、而其積字而爲句、積句而爲段、積段而爲篇、則天下之凡名爲文者一也、著字之古、宜研究爾雅說文小學訓詁之書、故常好觀近人王氏段氏之說、造句之古、宜做漢書文選、而後可、砭俗而裁僞、分段之古、宜熟讀班馬韓歐之作、審其行氣之短長、自然之節奏、謀篇之古、則羣經諸子、以至近世名家、莫不各有匠心、以成文章、大抵以力去陳言、戛戛獨造爲始事、以聲調鏗鏘、包蘊不盡爲終事、(曾國藩)

第九回

王華愛子奉命尋師

孟和迎姑爲母祝壽

話說孟太夫人因愛雲兒敏慧，便命他的兒子王華聘師給他開蒙讀書。於是四鄉八鎮尋訪，足有半年之久。各方親友推荐的先生，約有二十多人。若依照王華的意思，孺子初次開蒙，並無須什麼高才飽學的名士，祇要他品行端正，就可以來執教鞭的。無奈孟太夫人意見，却不以這句話爲然。他說孺子開蒙，乃是他一生讀書做人，很關重要的。一件事，他發軔開端的初步，很容易感受教者利害與善惡的。倘這番不特加注意，選聘一位品學兼優的老先生，給他啓蒙開學。譬如一方既高且大的木料，被一個技術不精的木匠，任意歪斫斜劈，鬧得不成材。後來再經什麼良工雕琢，總不易成爲大器的。求善之初，必慎于始，如孟太夫人，不僅可稱賢母，且可稱良師矣。他既抱定這種意見，所以累得王華朝尋暮訪，總求不着一位合意先生。眼見歲暮春來，又到臘鼓頻催的時候。一日，正是孟和的母親周氏六十生辰。可巧那年孟和也鄉試及第，士子登科，當然是興高采烈，乘着這個興頭，便給他母親做壽。正期乃是十二月十三日，他便提前一個月，專辦做壽等事。眼見忙

得百事齊備。專待臨期開賀。這日乃是十二月初六日。天朗氣和。很覺溫暖清爽。孟和當時想到他的姑母。暗忖道。姑母他已多日不曾進城了。這番他曾帶信來說。必定要趕進城來喫壽麵的。難得今天氣候很佳。俺何不親去迎他老人家。多在城裏閑逛幾天。這也是姪兒應該伺候的。主意打定。便稟明他的母親。就特僱一乘四人大轎。親自帶領着迎去。迨見孟太夫人之後。見禮已畢。便將來意說明。孟太夫人却也很覺高興。道。姪兒你就不來。俺也自己有個打算。你母親的春秋佳日。難得十年纔碰着一回。况且賢姪你今年又是蟾宮折桂。雙喜臨門。却是個很可以大大熱鬧的機會。這幾天風清氣朗。天色甚佳。俺正準備就動身的。如今你既帶領轎班前來。咱們就休息半日。明天一定動身。家庭瑣事叙得情到纏綿耐人尋味孟和聽說也很歡喜。當晚他表兄弟二人。就在孟太夫人臥房裏說了許多家常瑣事。後來說到雲兒身上。孟太夫人就將他能夠背誦父書的事兒。又向孟和說了一個大概。孟和也很覺驚奇。免不得順口贊揚了一番道。現在的事。真不能夠以常理比論了。就如姪家那個阿虎……孟太夫人不待他說完。便搶說

道俺那個虎孫孫。可還生長得有趣嗎？想他比俺家這個雲兒還小兩歲。聽說他養得很肥壯的。如今可能放手走幾步麼？俺日常抱着雲兒。就望念着他。想必也是很聰明的。老年人願此念彼寫得精密周到此一篇婆婆經真不知作者如何會得來佩服佩服孟和笑道。若說這個小孩子的把戲。真是三天三

夜也說他不完。如今他養得如同一個小牛子一般。生長得並不像什麼粗眉巨眼的模樣。也不知他從那裏練就那一副膂力。今年四歲。却纔過三個整年。早就滿地跑得如滾球一般。那並不算怪事。獨怪的他個人頑耍。常常自作聰明的擺開架子打拳。你老人家所曉得的。咱們家裏向來就沒有有人練習此道。他平日並不出門。總跟着他祖母不離身。也不知他是從那裏得來的。每天他總要耍幾場這等把戲。有時他爬到桌子上站着。說是點兵。有時又拏根竹棍兒跳舞。說是打仗。一見着什麼刀槍棍棒。他是沒命的歡喜。一到手裏。死也不放。一天俺家那燒火的老王。一時大意。將一柄砍柴斧頭。丟在後園裏。不知怎樣摸着了。於是大舞起來。說是要去殺強盜。那一柄鉄斧。足有二三斤重的分量。咱們偶爾拏着。還有些打手。但是拏到他的手裏。好像耍流星一般。

絲毫不覺喫力。他們奴仆等忙去搶奪。那裏奪得下來。最後還是祖母發動真氣。他纔放下。由此家裏的刀兒斧兒都藏着不給他看見。若是被他看見。總得要哭死鬧活。要來耍一會兒的。阿虎寫得如此凶猛。乃爲後文征苗之伏線。並非閒文。亦非孟和之家常話。不過借乃父口中爲孟虎暗寫其身世耳。讀者若以解文誦之。則埋沒作者之一番苦心矣。王華從旁笑道。此子却很能實做他的小名。倒頗有些英武氣概。孟太夫人微微笑道。文事武備。那都是大丈夫應作應爲的事。他既賦這一種特性。必特具有一種靈根。倒不可小覷他的。不過刀斧都是不祥物。孺子無知。一旦耍個失手。傷人固不佳。就是自己戳到那裏。也很不好。姪兒。你應該時時留心些。孟和道。誰不是這般說咧。所以現在爲他特地僱用一個女仆。寸步也不與他離開。王華又問道。虎姪四歲。也可以教他認識幾個字兒。想必他的天資也很聰敏的。孟和便將眉頭皺了幾皺。半晌方說道。若看他打拳舞棍等樣式。到很像一個聰敏小孩子。祇是對於書本兒。彷彿不曾結有夙緣。俺也曾試過他一二次。他總覺不甚關心。認起字來。倒也不見得艱難蠢笨。他總是給你個不關心。彷彿認字倒不如他打拳要緊似的。老母與你弟媳。都因此很有些焦心。恐怕

這樁事兒。將來不容易順手咧。孟太夫人又說道。這也不能一概而言。他既不蠢笨。就不是不可教導的孩兒。看他不甚關心。乃是年紀大小之故。如有良師誨訓。仍是不難上路。如今倒是不怕小孩子不能讀書。就怕沒有良師教導。如今俺爲雲兒讀書。就覺這聘師的困苦。現在已留心尋訪了半年。總覺沒有如意的。眼兒快到新春。雲兒已經六歲。不能再荒蕪了。那時還不知是怎樣辦咧。

老人爲培植子孫之心無微不至此等文字最易感化市人

說罷。又長

歎了兩聲。孟和接說道。姪兒倒有個老世叔。却是個教書名手。此人不但品行端正。學術淵博。他的氣節志趣。也非尋常書生可比。大概遺餘姚少負文名的。十有八九都會受業在他的門下。王華搶着問道。你說的可是棘樹人麼。孟和點頭說道。正是硯農先生。

閱者可憶及第一章開場之老翁乎不意於此章再見遠隔如天涯海角之間一筆輕輕點到可謂妙筆

若是請他教讀。那不是千美萬美嗎。孟太

夫人微微點頭道。你也曾聽你姑父說過此人的。哎呀。此人年紀不小了。如今他還在世上麼。王華連連搖頭道。此翁的文學道德。確實算得萬全。祇是性情高傲。恐怕不願來屈就的。孟太夫人笑道。正要他的性情高傲。將來教授的學生。纔有氣節咧。到他

不願屈就這又怎辦呀。孟和道：「此翁雖然高傲，却很喜愛孺子幼童的。橫豎這次老母壽辰，他也要來的。那時俺再探問他的意思，果然事成，虎兒俺也想給他關一關野心。他倆表兄弟夥子，豈不有一個伴麼？」孟太夫人笑道：「這是再好也沒有的了。接着說說笑笑，已是二更將盡。孟和便辭別姑母，去到書房裏安寢。次日清晨，孟太夫人盥沐已畢，收拾行囊，復又備辦了幾色土產物品，領着雲兒一同乘轎，隨着孟和進城去了一路無話。那二十餘里路程，直到日光正午，方纔趕到。那時孟和母親周太夫人，與他媳婦程氏、孫兒阿虎，早知孟太夫人午間必到，預先已打掃了一間臥室，並備辦許多茶點，專待蓮輿。後聽閨人王桂飛報進堂，周太夫人便偕媳携孫，領着女仆郭媪、柳姑娘、女婢秋鴻、春燕人等。此等筆墨愈拉雜愈不易寫得有神石頭記此等描寫最佳今讀此亦覺用筆不弱迎出前堂。那多日不見的老姑，老嫂，一旦相見，那一種愉快，各人都不知應說什麼話兒才好。周太夫人一手搶去拉着孟太夫人腕兒，忙笑說道：「老姐姐，你可真把我壞了。程氏也接着上前叫姑媽，並拉着阿虎，使他叫姑太太，婢女仆婦一個個的都等着向前叫老姑太太。孟太夫人又招

呼雲兒請教舅太。嬌娘上下人等。笑做一團。一同擁着孟太夫人。程氏並搶先抱着雲兒。走到後堂。孟太夫人一面走着。一面就向周太夫人笑道。我也是真懶得很。常常總念着要回家來看看舅太。與姪兒媳婦虎孫孫的。一天一天總怕動身。這次若不是致中姪兒前去。恐怕必定要延捱到十三。趕來喫壽麪咧。唉。人老珠黃不值錢。倒底精神不如往時了。復向周太夫人臉上。瞧了幾眼道。老舅太你真自養得狠康健呀。常言說得好聽。心寬體胖。說着。又向程氏瞧了兩眼道。這也難怪。你修着這個好媳婦。對內對好。對上對下。粗的細的。收的付的。那樁事兒。不是你的大幫手。那樁事兒。還是你丟不了咧。又加着你這兩個孝子賢孫。每天價在你的左右。繞繞來去。那樁事兒。不是叫你開心的。自然你這一尊老壽星。養得好似個彌勒佛了。

孟太夫人人口若懸河措辭亦極雅緻孰謂巾幗之中而無張儀蘇秦之流耶

程氏連聲笑道。老姑太您老人家。可真當面就開人頑笑了。姪媳婦時常自覺慚愧。不能體貼上人一分心。倘若俺如鄭氏嫂嫂。萬分之一。那也就夠我受用啦。周太夫人笑着說道。你莫要聽老姑太那一套話兒。他是在那裏當面罵人的。又向孟太夫人說道。

您說俺像個彌勒佛。我還說你是一個活觀音呢。現在你的面前。有的是一個金童。就

是缺少一個玉女。不然俺就大香大燭。早已迎接出門啦。周太夫人亦善於舌戰老姑。老嫂真可算得工力悉敵。這番

話把那些上下人等說得笑了一個滿堂紅。彼此走進後堂。各自坐定。首先程氏領着

秋鴻春燕與兩個女僕。一時穿來。一時繞去。忙得如走馬燈一般。手巾如雪片飛來。漱

盂似流星滾到。老姑嫂二人。草草的餐了些兒點心。那孟和祇在堂外。忙着開發夫役。

點收零星什物。程氏又在後堂。忙着安置行囊。舖設床舖。程氏這樣整理衣襟。又給阿

虎披上一件外罩的摺子。這纔帥領僕婢。慢步走到堂前。給老姑太行禮。孟太夫人。又

打發雲兒。給老舅太表妹表嬸磕頭。然後小表兄弟二人。也對面各作了兩個長揖。接

着說說笑笑。用罷午膳。所謂忻愉嫌日午。寂寞恨更長。瞥眼之間。不覺已是黃昏燈上。

正是說不盡的別後想思。說不完的家常瑣碎。彼此你一言。我一語。扯拉起身。越發覺

得精神健旺。人逢知己精神爽。話到忘形興味強。讀此始覺斯言之不謬矣。後來談到雲兒與阿虎的身上。各人又說了一

個滔滔不已。無非是說那些已往事兒。前文曾一再叙過。茲不贅言。猛聽鄰鷄高唱了

兩聲各自方歸房安寢。接說那雲兒與阿虎二人。除却前文叙說的事兒。他倆還各有一種特性。如雲兒雖在垂髫之年。性情却異常冷僻。不似尋常孺子。聽着敲鑼打鼓。或是看着許多穿紅着綠的小孩兒。都要爭着搶先去湊熱鬧。雲兒他却不然。如若遇着這等所在。他便遠遠的逃避過去。日常閒着。不是咿咿啞啞。默念那些竊聽得來的書卷。就是獨坐在一方僻靜所在。平息養神。孟太夫人最初看着。還疑他得了什麼暗疾。隱病。自己不曉得說出來。日久看他精神如常。飲食照舊。這纔知道他是一種天賦冷靜的性情。也就不以爲奇異了。雖曰不奇乃大奇。雖曰不異實乃大異。惟其若是奇異。斯成大器也。但是他自幼以來。除却在他祖母與父母以外。不輕易對人親近。尤不喜與一般鄰家小孩子。打夥成羣的。所以他已六歲左右。鄰舍小孩子。也足有二三十個之多。他就不曾結交一個小朋友。因此減少許多是非。孟太夫人。也就很願他如此的。若說阿虎的性情。却與他大不相同。平日他最愛趕那些熱鬧場夥。若見街市上有什麼紅白事兒。經過。也不管是凶是吉。奮不顧身。就要趕去。倘若你攔住他的道路。他也不管是大人孺子。劈面就給你一拳。拾

身就給你一腿。他平日如野馬一般。家庭裏是坐不住一時半刻的。周太夫人因愛孫心切。也就事事順從着他。所以那個女僕郭媪。就是專心領着他出去頑耍。寸步不離。他最愛結交小朋小友。也不管他富貴貧賤。一見着許多小孩兒。成羣打夥。他就拚命的加入其中。你兄我弟的胡鬧。但是他對人最後結果。總是與人打架下場。幸喜有個郭媪緊跟在身後。不然早就闖出大禍來了。所以他雖然性好交遊。却把些小朋小弟。打罵散盡。還是沒有一個要好的。

張飛歎李逵歎直
#和尙之流亞也

當時孟太夫人與周太夫人二人互

道這兩個小孩子性情。彼此都給他倆暗捏着一把汗。周太夫人就怕阿虎去打雲兒。孟太夫人又怕雲兒對着阿虎冷淡。老姑嫂二人。各懷着一種心思。都不便直說出來。誰知他倆却又大出局外人所料。二人一見之後。彷彿三生石上。早訂有宿緣。你親我愛。異常的要好。

大聖大賢之行動每每行事出人意料之外
夫如是始足見其特奇處不可以常人例也

慢說雲兒對着阿虎。非但不覺冷淡。

那一番親愛的情形。事事都把個阿虎。記在心頭上。一時離開。就要尋找。起居飲食。都要合坐在一方。而且事事都自居是他的哥哥。却小心翼翼的。將就阿虎頑耍。平日他

在家裏所不愛頑的事兒。一見阿虎要如此幹去。他也就跟着他。如此同嬉。就是阿虎也是這般。平日最壞的脾氣。無論與什麼小朋友。同在一處頑笑。不滿一時之久。就得要翻臉打人。如今對於雲兒。早把這個毛病醫治好了。

賢者以德化人觀此亦可悟其玄妙矣

平日他最好

出門頑耍。此時就要他出去。他也不幹。小兄小弟團聚在後堂。頑耍得火熱一般。非但不聽着阿虎揮拳。並且大高喉嚨說話。也不曾聽着。兄弟怡怡。倒把那老姑嫂二人。歡喜得不知怎樣疼愛方好。就是那些仆婢們看着。也都暗自稱奇道怪。光陰迅速。轉眼就到臘月十二日。乃是周太夫人六旬生辰的前一天。諸親六眷。都起來登堂祝嘏。就是王華夫婦。也趕進城來。給舅母上壽。祇有王榮夫婦。遠住京華。供差。未能離職。但是前三四天。已有專稟代祝了。再說那位林樹人老先生。也前一日。趕進城來。他本與孟和父親。乃是總角之交。所以每次進城。都是在孟府下榻。這次又是專誠祝壽。孟和當然預先備辦一間靜室。給他老人家安身。直到正期。宏開壽域。賓客滿座。車馬盈庭。除却親戚故舊。都紛紛趕來。還有孟和新科鄉試同年。也都趕來獻桃上壽。飛觴進罍。笑

舞歡騰。當日直鬧到三更纔散。

少長咸集羣賢畢至
洵一時之盛會矣

還有許多賓客從遠道奔來。餘興未

盡。足鬧了三天三夜。賓客方次第散去。那孟府之中。外客祇有林樹人先生未回。內親

祇有孟太夫人與雲兒二人未走。皆是因爲孟和母子拚命的挽留。大家祇好再住幾

日。好在年內也無多天。延到祀灶回家。也還不遲。一日將午。孟和正陪着林樹人對坐

在書室之中。談古說今。他倆正說得高興之際。忽見門簾閃動。早有兩個小孩兒。隱藏

在簾角竊聽。林樹人一眼瞥見。都不滿五六歲的光景。一個生得眉目英挺。一個生得

神氣雋逸。相貌都出落得非凡。林樹人忙起身喊住。

此老亦頗關心然非雲虎兄
弟之奇異亦不足以動人也

轉向孟和

問道。這兩個孩子。可都是令郎麼。孟和忙起身應道。一個是小兒。一個乃是表姪。就是

家姑母的冢孫。林樹人驚問道。兩個孩子。相貌都生得非凡。他者不怕生人。可能招呼

他進來看看。孟和便叫他倆進房。並指林樹人說道。這是林太老伯。你倆須向前行禮。

雲虎二兒聽着。都並走到林樹人面前。同着高喊了一聲太老伯。並行了一個長揖禮。

恭恭敬敬。站在一旁。不似尋常孺子。現出恐懼的形狀。林樹人看得異常高興。兩手就

扯近身邊。同靠在他的懷裏。從頭至腳。仔細端詳了一會兒。連聲的不住贊道。好孩子。……好孩子。……此老目力畢竟不凡復又問雲兒道。你姓什麼。叫甚名兒。今年你幾歲了。雲兒便答出他的姓名年紀。林樹人猛聽他說姓王。乳名叫做雲兒。頓時兩眼發直。直看着雲兒。目不轉睛。孟和從旁看着。這一驚非同小可。欲知後事如何。請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孟太夫人擇師求嚴。乃是正本清源之見。良師如良匠也。苟不慎重。則誤盡一生。市人對此每每忽略。然而因此遺誤佳子弟。古今來洵不可以數計矣。吾願爲父母者。亟應三復孟太夫人之言。

老年姑嫂。其情感厚篤。乃是出于真性真情之中。久別乍逢。其親愛不可言狀。作者不自憚煩。以精密之筆。曲曲寫之。洵是有出神入妙之美。然非真性情而厚於情感者。不能道出一字。比較描寫年少男女之苟活。又何如哉。

阿虎驟見雲兒。卽全易常態。彼生平暴躁之舉動。一一化除。說者譏此近於神怪。實則近硃者赤。近墨者黑。古今同情。又何足異。讀此雖覺其叙家庭孺子瑣事。筆

墨平淡而不知作者。實有一種感人化類之深意存也。

處 家 名 言

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爲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有贏餘、以備不虞、凡諸卑幼、事無大小無得專行、必啓稟於家長、(司馬光)

齊家之道二、曰理、曰情、而理不外情、詩稱宜家、理也、易戒反目、情也、而兄弟之翁、必先妻子之合、理不外情也、牀第之間、能篤於理、復善用其情、絕猜嫌、捐疑貳、歡然有禮以相接、而婦人復爲非禮之言、慙慙以離其家者、未之有也、不聽婦人言、用以矯世俗牀第之私則可、以爲齊家之要道則不可、(劉紹攸)

第十回

新春迎師王孟課子

中秋賞月主僕吟詩

話說孟和猛見林樹人。驀地向着雲兒發怔。不禁的暗自喫驚。正待開口詢問。復見林樹人轉向孟和問道。他可是竹軒居士的文孫。外間盛傳他太夫人夜夢朱衣神送子。什麼入世之夜。紅雲繞樓。異香盈室。還有仙樂臨空。冉冉而來。可就是此子嗎。孟和聽說。這纔知他驚怔的意思。便連聲應道。正是此子。所以他的乳名叫做雲兒。產他的那所後樓。又稱爲瑞雲樓。這都是家姑母的意思。也是因預卜異兆而定的。林樹人聽說。兩眼覷定雲兒。目不轉瞬。不住價點頭。又笑着連聲說道。真是個好孩子。怪不得生出這般好模樣兒。林樹人雖不見若何特異贊揚而觀其形容早發現一種真愛之意思即不言愛而真愛自見文人之筆妙在靈空接着又向孟和說道。尊姑太太。聽說也是賢淑多才。人稱是當代孟母。想竹軒老人。一生恭儉謙和。文學稱一時大匠。咱倆也是總角之交。自他溘逝之後。方不曾往來。聽說你的表兄。頗能繼續父志。如今既有這個賢孫。怕不衣鉢真傳。爲先人揚眉吐氣。復又長歎一聲道。想他清苦一生。後人如此賢能。總算值得。他也應該九泉含笑了。如老朽已到衰暮之年。仍不免爲

衣食所累。若與他相比。可與天壤懸殊啦。他說話之時。頓現出一種感慨的神色。孟和急忙岔開道。仁德二兄。志重實業。一旦開展。還怕不可笑傲王侯麼。林樹人搖頭道。那都是些後來的事。即使能夠開展。老朽眼中。可不易看見了。又問雲虎兩兒道。你小兄弟二人。可曾讀書嗎。雲兒笑道。孫兒是要讀書的。祖母曾與父親說過。新年過去。就要讀書了。阿虎也搶着說道。哥哥讀書。俺也得跟着哥哥讀書。俺也不再打拳啦。林樹人驚問阿虎道。你還會打拳。是誰人教授過你的。阿虎忙離開一步道。俺會打拳。不曾跟人學過。乃是俺自己想出來的。說着他早拉起一個騎馬式。兩個小拳頭。接着高舉起來。天真爛漫亦是一個可兒。毋怪林樹人視之欣然而喜。孟和恐怕阿虎忘形放肆。便喝住道。少頑皮些。這算個什麼樣兒。阿虎這纔放手。站在一旁。林樹人笑道。這正是小孩子的天真。老朽正愛他等。這般樣兒。轉又問雲兒道。你既然歡喜讀書。你將來是相幹什麼事咧。雲兒接口說道。孫兒想做世間上第一個人。阿虎就向他父親問道。爸爸。什麼叫做第一個人呀。孟和笑道。讀書進學。中舉點狀元。做官。就要做到太平宰相。那纔算得是第一個人。你哥哥有

這大的志氣。你呢。阿虎還不曾說出。雲兒祇搖頭道。表叔。那還不算第一個人。林樹人越發驚異。問道。你說做什麼。纔算得是第一個人。雲兒道。孫兒讀書。總得想照那做書的人幹事。那做書的人。他幹的什麼事。孫兒也學他幹什麼事。那書裏說的都是好話。想必那做書的人幹事。也必是好事。豈不算得是第一等人。孫兒若照他幹事。當然也是第一個人了。雲兒此段諸話。會見陽明先生年譜寥寥數言。頗有氣吞星斗。力拔山嶽之概。三代以下。如先生者。有幾人哉。樹林人笑道。那做書的人。都是大聖大賢。你能學嗎。雲兒正色說道。大聖大賢。也是人能夠做的。林樹人連連點頭道。好志氣的小孩子。儼然以聖人自居了。林樹人又問阿虎道。雲哥哥要做第一個人。又要做聖人。你咧。阿虎笑道。哥哥他做第一個人。咱就做第二個人。哥哥他做聖人。俺就做霸王。孟和喝道。胡說些什麼。什麼叫做第二個人呀。阿虎道。俺若把書看明白了。那書中什麼人會打人的。俺就學他去打人。什麼人應該被人打的。俺就去尋着這等人。暴打他一頓。豈不痛快嗎。如此那些不做好事的人兒。見俺打得利害。又怕我去打他。俺不是除却第一個人以外。就是第二個人麼。因此人人怕俺。俺豈不是一個霸

雖然七拉八扯都是至理之言鐘鼎之聲

土不同凡響宜乎他日爲大英雄大豪傑矣

孟和正顏厲色的罵道。信口胡謔。你配與雲哥哥

比嗎。林樹人忙攔住道。致中。你這句話可說錯了。雲兒既能與聖賢爭。令郎怎能與雲相公比咧。如今閑話少說。現如老朽眼光判斷。這兩個兒小孩子。一個是鳳毛。一個是麟角。大概一個以文事安邦。一個以武功定國。老朽向不喜以空言誇獎人的。他日這兩個孩子。必定都是國家棟樑。決不甘自與草木同朽的。老姪你若不信老朽之言。橫豎後日。你總可看得見的。倒是培植之責。最關緊要。既有這兩副良材。應該早些加以琢磨纔好。此翁愛才如命白叟黃童真可引爲知己矣孟和聽說便站起身兒笑道。小姪曾奉家姑母之命。倒

有一樁事兒。實在不敢啓齒。林樹人聽着。心裏已有幾分明白。接笑道。可是要請我開蒙麼。孟和笑道。家姑母蓄意已久。實在因些須小事。不敢求勞。但是這兩個小孩子。總算還有幾分天資。求善之初。必重於始。若能仰沾你老人家的文章道德。若得萬分之一。他倆都榮幸無量了。好在家姑母處房屋廣大。尚有一所園林。足供娛養。你老人家如所俛。兀將來就請下榻這園林之中。一切所需。全遵大命。說時又自首至踵作了一

個長揖。寥寥數言說盡妮妮動聽何患彼翁不俛如其請哉

孟樹人忙起身還禮。二人復又入座。林樹人道：「論理咧，老夫已到衰朽之年，不願再做那硯田的生活。實因這兩個小孩子太可愛的，老夫也很與這兩個小朋友結一段翰墨因緣。再說老夫家裏的人口衆多，俺也不慣受那般繁雜。遷住尊姑太太府上，倒也幽靜。況且老夫與他倆祖父都是總角之交，他倆也等於俺自己的孫兒。這些須小事，俺又豈能自高不允咧。請你向尊姑太太復命，就說老夫准如所約。明年元宵節後，就派人來接罷。孟和聽說喜出望外，頓時又稱謝了一番。比時已到晚膳時候，郭媪就領着雲兒阿虎去倒後堂。孟和就在書房裏，陪着林樹人用飯。既畢，二人直說二更將盡，這纔散去。當晚孟和就將林樹人的美意，稟告孟太夫人。自不待言，他老姑嫂二人都聽着異常歡喜。就是雲虎二人，聽說那林太老伯要做他倆的老師，也都歡喜得手舞足蹈。轉眼已到祀灶日期，外客如林樹人、內親如孟太夫人及雲兒，都各自回家度歲。當孟太夫人回家的時節，他老姑嫂二人雖然有些依依不捨，祇是路隔非遙，重見有日，也並覺十分難受。倒是阿虎一見雲兒回家，復又發動

他的蠻性。哭鬧得死去活來。

離別依依乃是恆情恆理。然雲虎兄弟又與尋常孺子不同。當然別有一番哭鬧也。

雲兒也覺捨不得分開。

却不似阿虎那般哭鬧罷了。最後還是老姑嫂二人。千言萬語。說明年他倆合在一處

讀書。從此永遠不會離開了。雲虎聽說這話。方纔息止。分手而行。接說孟太夫人攜帶

雲兒回家之後。與他兒子王華。媳婦鄭氏。免不得說些別後閑話。與周太夫人做壽熱

鬧。阿虎頑皮。冬日易過。轉眼已到除夕之日。什麼接天地。敬祖宗。迎歲辭年。接春賀節。

那種種社會習慣。刻板的禮儀。一一照例辦理。記者也不贅述。那一段浮文。

刻板文章大可略去。

眼

看着元旦已過。元宵佳節將來。王華攜帶雲兒進城。專誠給舅母拜年。孟和也攜帶阿

虎下鄉。來給姑母叩節。俗禮行罷。當孟和在王府的時會。孟太夫人就與他兒子王華

姪兒孟和等商量。趁着拜年的機會。他兩家各備了一副厚禮。表兄弟二人都往五義

村去。一則給林樹人拜年。二則就是請他訂期給雲虎二兒開蒙。林樹人見着。自無異

說。就擇定正月二十二日。乃是黃道之期。可與這兩個小孩兒開學。王孟二人領命回

來。孟太夫人便命劉昇李發打掃乾淨。從新又將門牕牆壁。粉飾了一回。元宵後第三

日又打發劉昇將阿虎接來也給他特備了一間臥房專給他小表兄弟二人帶着郭媪李媪居住二十日王孟二人又帶領全副夫役迎接林樹人當晚這正式備辦上等酒席一筵爲老師洗塵那日孟太夫人也出堂接見少不得又感恩戴德的客氣話說了一大套兒二十二日清晨方在書房之中特設至聖先師的神位紅燭高燒素香堆燃孟太夫人偕同王華孟和以及雲虎二兒各自修理得衣冠齊整專誠謁師最初由雲虎二兒並向至聖先師的神位之前行了三跪九叩首禮然後又向業師林樹人座前行了一跪三叩首禮孟太夫人率領王華孟和二人也向林樹人各拜四拜接着又感恩戴德的客套了一番轉面又囑咐雲虎二兒幾句話無非是用心讀書嚴遵師教等語孟太夫人復偕王華孟和退去書房雲虎二兒均各歸本座接說雲兒的譜名守仁兩個字乃是孟太夫人所取的所以開學之後並不另取學名惟阿虎祇有這個乳名如學名再用這兩字似覺不雅林樹人又因他生性好武便給他取一個斌字作爲學名蓋預祝他文武全才之意此翁用心精密如髮從此雲兒就叫做王守仁阿虎就叫做孟斌當

時王孟兩家各派一個書童專爲他小表兄弟二人伴讀。並供驅使。林樹人也給他倆各取一名。王家的叫做燃犀。孟家的叫做焙墨。孟太夫人又派李發專供林老先生驅使。一切佈置規定。那開蒙第一日正期。無非各行一回拜師的典禮。並未正式上課。直

到第二天。方各自開卷朗誦。說也奇怪。自王守仁與孟斌開課之後。並不勞先生如何勞力。他倆都能夠心領神會。彷彿前世曾經讀過似的。開篇點句已畢。都可以入目成誦。孟斌的天資。雖然少覺差些。然也不覺怎樣蠢笨。就如燃犀焙墨二童。年紀都祇有十二歲。每日無事。時在王孟兩位相公左右。也把一本三字經。半看半聽的。什麼人之初。性本善。都能夠背誦什之五六了。

書到今生讀已遲。聰慧孺子過日成誦皆。是夙慧使然。觀此益信此說不我欺矣。

孟太夫人與王華孟和夫婦。以及周太夫人。當然都異常歡喜。就是林樹人不時的自思自忖。默想本身已是行將就木的老人。此時還得這兩個聰明智慧的弟子。也自覺得高興非凡。日復一日。那王孟二人的學業。如雲飛電駛一般。直向前進。不滿兩歲。居然五經四書讀畢。皆可以搖筆弄文。這日正是中秋佳節。俗例須要放學一天。那時孟和也到王府。祇

因這年的氣候甚佳。雖時屆中秋。天氣寒煖適度。農家的收穫亦頗豐裕。所以鄉民都鵲躍騰騰。共慶昇平之樂。王華孟和因此也就高興非常。是日乘着天氣清和。便合辦了一席上等酒菜。邀請林樹人就在王家後園裏賞月。當時在座的並沒有外客。祇林老先生一人。偕同王守仁孟斌小兄弟二人。可巧那時王榮正自北京請假回里省親。

突然而出王榮並非閑筆蓋爲下文預隱一條伏線也

便也在座。其次就是王華孟和二人。是晚明月當空。風清氣爽。

星河在望。刁斗不驚。大眾入座之後。林樹人因愛王孟二童至極。遂把他這兩個高足弟子。贊揚得如同天人一般。王榮也隨口考試這二童的書卷。果然應答如流。王榮確也暗自驚異。酒過三巡。那月光越發爽亮。王榮便出了一個咏月的詩題。命他二人各吟七絕詩四句。王守仁聽說。便不加思索。轉臉向燃犀耍了一副筆墨。隨手一揮而就。雙手捧着。送他大伯面前。王榮接着看去。其詩云。

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

措辭古奧
寓意深遠

洵不落常人
之窠臼也

王榮看着連聲贊道。好大的口氣。看不起你小小年紀。到具有這大的眼光。隨手就在身邊摸出一個白玉獅子。遞給他姪兒道。你好好的讀書。這就是你那首詩獎品。明年俺再來看。如你真有進步。俺還有很大的物件咧。王守仁接着復施禮謝了一聲。王榮轉臉向孟斌看去。那時孟斌也草就一篇。送到他的面前。王榮接着看去。其詩云。

冰輪如鏡光如電。照徹人間萬象清。秋夜笳聲倍蕭瑟。是誰作此不平鳴。咏月中另含一種不

平之氣寓意雖不及王守仁之深遠渾脫而氣魄亦頗雄壯也

王榮看着又傳給大眾觀看。便接說道。寓意雖不及雲兒渾脫。吐屬甚佳。筆意也頗奇峭。又向林樹人笑道。難怪老世伯所說。此兒將來必定是以武功治國的。很好很好。又在衣袋裏掏出一個白玉蝦蟆。遞給孟斌道。來。你也拿一個去。明年俺再多辦些物件來看罷。孟斌也謝了一聲歸座。大眾飛觴獻斝。又狂飲起來。那時孟斌轉臉一看。見燃犀焙墨二人。都站在身後。便向王榮笑道。伯伯。他們兩人也會做詩咧。孟和聽說他倆也會做詩嗎。好得很。快叫他倆做起來。俺也有賞。接着王榮王華兄弟也都爭說道。

康成詩婢果然他倆會吟詩。倒也是很風雅的事兒。快些做來。快些做來。咱們大家有賞。原來這樁事兒。乃是孟斌一時高興。有意作弄這兩個書僮的。實在燃犀焙墨二僮。不過多認識幾個張王李趙。歌兒還唱不周全。那裏曉得什麼吟詩咧。猛聽孟相公說出這句話。早嚇得臉色紅一陣。白一陣。心坎裏如小鹿般跳個不住。要想偷身躲避。無奈已被大眾看見。並且連聲催他倆做詩。却也躲避不得。當時王守仁就知他倆爲難。便惡很很向着孟斌。噙了兩眼。却又不便給二僮轉圜。孟斌亦太惡作劇。畢竟王守仁比其忠厚純正矣。二僮被大眾逼得無處藏身。祇好拚命的搜索枯腸。噲噲哼許久。各人方勉強湊成二十八个字。二僮一併寫出來。呈到席前。那時孟和與王氏兄弟。都爭着看去。紙見燃犀的詩云。

尙說得明白

焙墨的詩云。

月光好似水晶球。人人向他常拜求。其中有個白兔子。梭羅樹下打筋頭。完全是頑皮搵子口

臆所謂有其主
必有其仆也

大衆看罷。哈哈狂笑了一陣。林樹人說道。若照這樣的好詩。祇好各人賞給兩下手板。王榮道。這也難怪。如他等能謫出來。並且沒有什麼懂不得的詞句。已經難得了。孟和道。大哥說得不錯。如他等日常所想念的。也祇有大麻餅。與耍着打筋頭罷了。說得大衆又笑了一陣。王華道。咱們勉勵他倆上進。也應該賞給他倆些兒。於是大衆將席中的鮮菓。抓了許多。王榮便招呼他倆拏去道。這些兒乃是勉勵你倆去發奮用功的。明年若再謫出什麼大麻餅打筋頭的詩來。可真要賞給兩下手板了。他兩僮自將詩呈獻之後。早各捏着一大把冷汗。也不知怎樣下臺。如今得着這些菓品。他倆便喜出望外。二人同向大衆打了一揖。連聲叩謝的。將菓品拿去。躲在亭角之畔。狼吞虎嚼去了。林樹人便向大衆笑道。詩以道性情。這句話却實不錯的。如這兩孩子。總然胡謫了幾句。算不得是詩。但是一個好喫。一個好頑。可算是他等自己實畫口供了。此論雖近滑稽確有至理大衆接着笑了一陣。直叫口角流涎。杯盤狼藉。大衆纔停止飲酒。正待要飯的時節。

表
忽見劉昇李發二人。慌忙張張奔進後園。臉色都急得緋紅。兩眼發直。不住價喘道。老爺們。大大事不好了。一言未畢。接着就擁進來十多個彪形大漢。團團將他等圍住。嚇得大衆目瞪口呆。也不知惹出什麼禍事。欲知後事如何。請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雲兒讀書。欲學人世間第一等人。且欲學聖學賢。不受功名羈絆。其胸襟其抱負。不待彼咏月之章。已足見矣。阿虎好武。且欲學做霸王。且不足與陽明先生倫比。雖然以武俠明志。亦是人世間好男兒也。

開學讀書。作者不憚煩瑣。以精細之筆。曲寫之。此乃立身根本之要點。作者對此。實具有一種救世之婆心。洵非等閒之作。

二僮作詩。滑稽至極。然非此不足以顯雲虎二童之奇。且非此不足以形容彼等詩意之妙。瑕瑜相比。自見軒輊。此亦作小說之秘法也。



A541 212 0009 7342B

文 藝 名 言

文章之道、須立禁約、法嚴而道始尊、大抵剽竊前言、字擬句摹、是爲戒律之首、稱人之善、佞於庸德、不宜褒揚溢量、動稱寄行異微、鄰於小說誕妄者之所爲、貶人之惡、又宜加慎、一篇之內、端緒不宜繁多、如萬山磅礴、必有主峯、否則首尾衝決、陳義蕪雜、茲戒也、或譏度不異人、而競爲僻字澀句、以駭庸衆、斷自然之元氣、斯又才士之所同蔽、戒律之所必嚴、明茲數者、持守勿失、然後下筆、造次皆有法度、乃可專精以理吾之氣、熟讀而強探、長吟而反覆、使其氣若翔翥於虛無之表、其辭跌宕俊邁、而不可以方物、論其本、則持戒律之說、詞愈簡、而道愈進、論其末、則抗吾氣、以與古人之氣相翕、有欲求太簡而不得者、兼營乎本末、斟酌乎繁簡、此吾輩所當勉焉者也、(曾國藩)

四
新春迎師

